

衍祥堂述聞

林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5896B

自民國十一年冬入長江水不死民國十五年  
病失心又不死始感於身心性命之義而入於  
佛門以持誦自課以未嘗學問故未敢與人論  
學也而心之所得則嘗寓示公武矣夫學佛者  
學覺也覺也者人自覺也佛言心佛眾生三無  
差別又言十方三世皆有佛菩薩行化可知佛  
之生也不限於天竺而佛之學問典籍不限於

梵英中國立國五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  
來聖門心學之傳也數十世羽翼六經為往聖  
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亦數十百人不識此  
當體即佛而目之為外道目其書為外典嗟乎  
此中國佛法之所以闇然日晦也而儒之詆佛  
則亦更甚宋明諸子心性之學明明受益於佛  
法禪定之學而亦堅不自承是與義和團之排



洋幾同為愚志其心則可原而其說則可憫也  
嗟乎此中國國學之所以闕然日悔也然而人  
之生也有涯而學問之道無際一生之責任未  
盡則亦何暇作此難言之辯哉國之衰也世之  
亂也人心之狂且愚也亦既極矣西方之科學  
挾武器之力以俱來吾苟不能學而至之至而  
過之則天魔死魔相將臨於國人之前不獨國

豚民命之前途至危即國學佛教之運命亦將  
視我中國文運之興衰以為斷救之之道第一  
曰挽回國人之身心衰運而已以言財乎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以言政教乎有人此有學  
有學此有政教聖賢不能離凡人而自生佛若  
薩不能離衆生而自有世間之義斯其平凡而  
不能易者也然斯我也夫誰能與言哉惟有秘

諸心而施諸事耳議論非其時也公武兄出其  
尊公所輯格言屬為之敘今之青年教育於此  
為急雖篇章稍繁而旨趣特端粹而行之補救  
當不在少倘能節而約之俾住者行者悉能備  
為懷中小冊則所益當更廣公武深能廣其孝  
以及人者其有意乎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戴傳賢敘於考試院之溫故齋

六



# 序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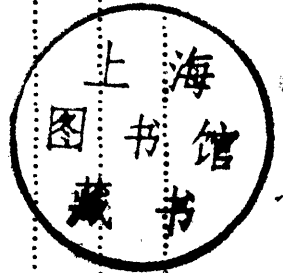
永建 獲交公武先生者且二十年共事於考試院亦垂五年先生操守謹嚴治事精審視公如私夷險一致實吾人之師表也私竊怪其天稟之粹有非尋常功修所及者今歲春永建奉院長戴公命將有事於洛都瀕行先生手一編授永建曰此吾先祖之遺著也既付歛矣例當有序跋蓋爲吾一言乎永建受而讀之則前浙江巡撫番禺許星台公手編先哲之嘉言懿行也顏其書曰衍祥堂述聞凡省身理家訓子涉世居官五篇約數十萬言所述皆吾人身心所當法戒語匆匆戒途置行篋中抵洛後以服務之暇口誦而手抄之積三閱月粗卒業乃作而曰此公武先生之制行服務所自本而亦卽戒勉吾人以遷善寡過者也永建何幸

得讀是書以永建之陋劣無似則又何敢妄贅一言於是書雖然三閱月以來幸以是得稍識先哲所以制行服務之道受庇多矣又曷能無以言書有之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家國天下如是人之一身亦何獨不然是書之以衍祥堂述聞名然則吾人之欲祓除不祥而獲百祥者曷可不於是書加之意而尊所聞哉抑星台公嘗陳臬吾蘇讀附錄紀念碑述公德政蘇人頌之曰許青天與海忠介蔣文定陳文恭駱文忠諸公合祠而祀然則述聞一編衍其祥於吾蘇而蒙其福者尤宏且多永建蘇人也吾祖吾父固亦嘗衍是書之祥而蒙其福者又烏能已於言乃最斯意以敘於篇質之公武先生其或不以爲無當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鈕永建謹撰

# 衍祥堂述聞目錄

序文	.....	一
省身	.....	一
理家	.....	四九
訓子	.....	一一七
涉世	.....	一七九
居官	.....	二六五
跋一	.....(附錄).....	二九三
跋二	.....	二九九



衍祥堂述聞目錄



# 衍祥堂述聞

番禺許應鏗星台編輯

## 省身

林逋曰。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廢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憂勞也。所以爲逸樂歟。

屠隆曰。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澹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於前。留有餘於後。可以養福。

屠隆曰。病從口入。能節飲食。病何從入。禍自口出。能寡言語。禍何從出。

雜錄格言曰。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

雜錄格言曰。知足使足。待足何時足。偷閒便閒。求閒何日閒。以上悅心集

芻言曰。積善須從切實處積起。不可徒託虛言。改過必從隱微處改起。莫待見諸行事。

李靜山曰。存知足心。去好勝心。甘澹泊心。持謙退心。方寸中何等寬舒自在。

朱鼎梅曰。胸中稍有不平。輒欲表白。胸中如有所得。必要宣揚。不但此中褊急。只是無量以容。故學者。當先開拓胸次。

致知小語曰。存心一字曰敬。行己一字曰恕。接人一字曰謙。居家一字曰忍。養神一字曰靜。

剩言曰。喜時百念易忽。不可無詳慎心。憂時百念易灰。不可無惕勵心。怒時百念易決。不可無舒徐心。

王夢峯曰。怨恨之心不可有。仁恕之心不可無。怨恨深。視人有理而無理。受屈者不少。仁恕切。見人有過而無過。優容者自多。

朱子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汪廷訥曰。君子不卻譽。亦不要譽。不招毀。亦不逃毀。修其在我。聽其在人。

方正學曰。聚談少則功夫易成。戲謔少則交道可久。出入有時。則心性不蕩。坐立有

體。則人品端嚴。往來之人。不交匪類。則牽引無由。爾汝之稱。不掛齒頰。則輕薄自遠。吝色驕心。隨時提省。則尤悔何愁不寡。躁情客氣。逐念驅除。則匪眦誰得相加。隱事不訐。容過失於同儕。則厚道自我而全。從諫如流。喜箴規於師友。則大益自我而獲。樂羣砥礪。發憤讀書。不惟功名可期。亦是變化氣質。

許彥輔曰。拾道傍遺物。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涉閭內隱情。絕口不言。便屬陰功。

陳白沙曰。責己者。當於無過中思有過。則德進。取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則情平。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騰湧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

湯愈曰。講過的話。能轉念一番。則尤怨目見。做過的事。能回想一番。則過失自明。胡尚英曰。勤儉之益大矣哉。勤生則不匱。儉用則無求。可以養身者一也。勤苦則遠淫。儉約則惜福。可以延年者二也。勤礪則操心。儉樸則明志。可以成德者三也。

金仁山曰。德業常看勝我者。則愧恥自增。福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

臥雲子曰。學道者於拂意時要忍。於貧窮時要耐。於辛苦時要受。於言語時要檢點。於煩惱時要消遣。於私欲時要遏抑。於見善時要力行。於過失時要急改。於濃熱時要看得淡。於久遠時要操得定。惟使心體清明。自有一種浩落趣味。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以至作事有節。處世有方。皆無暴其氣。如喜至於流。怒至於過。哀近於傷。樂近於淫。以及徇欲忘生。不愛養其精力。皆有損於天性也。

玉溪子曰。夫天下大矣。人物衆矣。焉得人人徧愛之。但於目之所見。身之所接。情之所聯。誼之所屬者。量我之力。用愛推情。全人髮膚。保人骨肉。與人恩惠。周人顛沛。卽此便是神佛心腸。不必出死救生。全家活命。始爲愛也。

魏去非曰。世路風霜。吾人鍊心之境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顛倒。吾人修行之資也。

晁以道曰。所以不言人過者。祇以自治爲急。時刻檢點。猶有不慊於心。尙多闕略之處。豈有工夫照管他人。反自抹了自己。若言人過。不但爲損福之機。實失長厚之名。須當禁絕。

警心錄曰。易云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若無二積字。安能生得二餘字來。

伍袁箴曰。前日之日。已往而不可追。今日之日。將去而不可留。明日之日。又來而不可卻。讀之凜然。令人猛省。可虛度此日乎。

劉慊齋曰。簡言以養氣。慎勸以養威。寡交以養重。省慮以養心。惜財以養福。鞠躬返照。下氣接人。存此神理。念念歸根。

朱文公曰。治怒難。治懼亦難。惟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上見得明透。何怒何懼之有。

王陽明曰。只存得此心現在。便是學。若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祇覺其放心而不知自求耳。

陳壽翁曰。凡事包容。覺有餘味。如發露太盡。恐亦難繼。故慎言語。養德之大節也。冷眼集曰。修身莫如敬。避強無如順。處窮不過忍。居富常自省。

鄭瑄曰。人之在世。嘗以危言自省。則庶乎不失。日日行的。有害人事否。件件行的。有折福事否。時時做的。有違心事否。在在做的。有背理事否。朝夕思之。纔爲學道之功。退思鈔曰。人生每事欲快。皆不思之故也。試觀快然諾者多失信。快應對者多悔吝。快喜怒者無容量。快許可者少誠實。與其快性而蹈失。孰若徐思而慎微。

止齋曰。寡思慮以養神。翦情欲以養精。靜言語以養氣。

介園常談曰。情境難當處。惟忍是藥。逸樂難制時。惟節乃佳。

呂伯恭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掩人邪者。厚人之行。救人過者。仁人之道。

張顧存曰。有可著力。當盡人事。不可概諉於天。無可奈何。只須安命。不可枉費其力。

戴忠甫曰。處通顯而無驕矜盈傲之態。常困窮而無憔悴嗟嘆之聲。聞訕謗而無拂鬱不平之氣。此其人豈得以尋常之品目之。

陳白沙曰。不實心。難成事。不虛心。難知事。不平心。難見事。不公心。難處事。心跡無不可對人言。則夢寐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皆安。

提躬要語曰。儉、美事也。過則爲慳吝爲鄙嗇。讓、懿行也。過則爲足恭爲曲謹。默、淑德也。過則爲陰險爲藏奸。若存有意。均見乖張。

婁迂齋曰。貧不足羞。可羞者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者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者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者死而無補。

省躬長語曰。量隘者福不廣。氣浮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者也。

東谷贅言曰。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敦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行之持重者壽。以此驗里中之黃耆者。無不誠然。輕忽淺浮。急躁儂薄。跳躍自喜。

往往不永其天年者。何也。總是鋒穎太露。略無含藏之意耳。

紫虛元君曰。世有不明之事。天無不報之條。人能巧於機謀。天更巧於報應。

省心集要曰。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正忌人之長。皆存心不廣。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此弊。不惟進德。且以遠怨。

破迷錄曰。吉人作事安詳。卽行住坐臥。無非和氣。凶人作事貪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備嘗語曰。事勢已成敗局。就該撇下。留在胸中。越添煩惱。事機未有頭緒。當聽自然。強去營謀。多遺悔恨。以上李士麟心影集

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念。爲善而急人知。善處卽是惡根。

富時不儉貧時悔。潛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病至然後知無病之快。事來然後知無事之樂。故醫病不如却病。完事不如省事。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以上陸紹



立身行己。應事接物。比科名緊要得多。不得科名。尙可以爲人。尙無大礙。立身行己有失。則不可以爲人。應事接物。一有錯謬。則破家取禍。卽在眼前。其所關非小也。若反把此一層看輕。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凡人做事。必先言語。言語不足爲憑。何處可行。此番說假話被人看破。下次卽有真語。人亦見疑。急難臨身。奔告親戚。彼雖欲相救。畢竟遲疑不敢動手。何也。以我平日之言。不可盡信也。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以上謝金鑾教諭語

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

人生舍讀書爲善。別無安樂法。讀書則人敬之。爲善則鬼神敬之。讀書則心細。而浮氣自然收斂。爲善則膽小。而光明漸久自生。

驟長之木。必無堅理。早熟之禾。必無嘉實。故爲士者。遇不憚艱難。將以貞吾骨。成不嫌遲晚。將以厚吾身。

爲人日多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爲人日無暇。其生平當有過人者。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瓜縮。將文者且樸。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必有養也。

陸清獻自箴云。到老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癡。

蘇子瞻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最知真實受用。

善開示人以養心妙訣。

通書云。其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見大三字絕妙。凡人諸念擾擾。其胸懷撥不開。只因所見者小。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或問夏忠靖。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

自然。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尙。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

靜則能耐事。懶則至於廢事。正則不阿人。戾則至於忤人。故敬之一字。所以輔靜。和之一字。所以輔正。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山谷此語。道盡學人通病。吾輩當以此爲座右箴。

顏修來曰。軀體猶炭。神氣猶火。火傳於炭。然後能成功。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

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由是觀之。則魏公之所養可知矣。

失意事來。治之以忍。方不爲失意所苦。快意事來。處之以淡。方不爲快意所惑。

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

薛文清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常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之氣未除也。自謂性樸。必鄙野苟且之氣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悞散之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之氣未除也。人性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以上周璣采菽堂舊聞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弱。謂之身窮。學問空疎。謂之心窮。

謝上蔡七年去一矜字。常患不得去。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常見不能治。可想見克治之難。可想見用力之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閒愈懦。

處處與人頂真。全不知道自己身子却是個假的。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羣居防口。獨坐防心。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虛盈滿。是福禍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爲善作惡。是天堂地獄關。

飽煖思淫慾。饑寒發盜心二語。切中世情。奈之何飽煖發盜心饑寒思淫慾者。又成通病耶。以上汪汲座右銘類篇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德。

天下之物。舒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夭禍福。無不皆然。偏急者可以思矣。

余平生做事發言。有一大病痛。只是箇盡字。是以無涵蓄。不渾厚。爲終身之大戒。凡常事無論是非邪正。都要從容蘊藉。若一不當意。便忿恚而決烈之。此人終非遠器。平居時。有心詡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飯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尙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媿。令其自新則可。好盡言以招過。無餘地以處人。非惟失長厚之道。亦且開仇怨之端。國武子是也。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拘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着。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耶。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

爲惡惟恐人知。爲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腸。安得長進。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

攻我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某平生只欲問口見心。不解作吞吐語。或曰。恐非其難其慎之義。予矍然驚謝曰。公言



甚是。但其難其慎。在未言之前。心中擇箇是字。纔脫口更不復疑。何吞吐之有。吞吐者。半明半暗。似於開誠心三字有礙。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我不能寧耐事。而令事如吾意。不則躁煩。我不能涵容人。而令人如吾意。不則譴怒。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而事卒以償。人卒以怨。我卒以損。此謂至愚。

涵養不定的。惡言到耳。先思馭氣。氣平便沒錯的。一不平。饒你做得到。也帶着五分過失在。

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知勞之爲逸者。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昏。其勞必多。以上呂子呻吟語

忍不過時。著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吳康齋先生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余爲之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爲之默默自諷曰。夫子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自反之道。

喫虧而已矣。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自容。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安草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耳。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能無故學吃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求福弭災之道。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失意時不可自處太輕。得意時不可自處太重。太輕則無氣骨。太重則無學問。平居寡欲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值義舉當芥視千金。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以上金樹本迪吉編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事隨後至矣。知此理可免怨尤。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語言之間。最可積德。如見人爲善。以一言贊成之。見人爲惡。以一言諫止之。人有爭訟。以一言勸解之。人有冤抑。以一言辨明之。以至勿訐人隱私。勿談人閨闈。其功德俱無量。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污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直道以伸人之

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自容。

或謂錢字從金。又從戈。聖人製字。警戒後世深矣。如以二戈爭此一金。戈乃殺人之物。若止知金而忘戈。必爲人所殺矣。

養生之道。當先寡慾。世以寡慾爲難者。皆愚癡之見也。試於無人之地獨臥獨行。日則以書史爲玩。夜則以寧靜存心。眼前既無亂境。胸中亦無妄念。如此半年三月。待其精氣內固。則慾念日消矣。語云。精全者不思慾。真名言也。

獨宿之妙。不但老年。少壯時亦當如此。日間紛擾。心神散亂。全在夜間鼾睡。以復元氣。若日內心猿意馬。奔走馳驅。及至醉飽。又恣情縱慾。不自愛惜。如泥水一碗。何時得清。病將起。病未全愈。尤宜慎。／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卽坐功服氣。往往致痰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

過思。自然氣血和平。却疾多壽。譬如爐火。置風中則易熾易滅。置靜室則難燼難消。此是必然之理。

人之所以生者惟精氣神。人能寡慾以養精。寡思以養神。寡言以養氣。再節飲食以和脾胃。避風寒以却感冒。稍勞動以堅筋骨。即可延年矣。

書樓翠館之游。不但有關行止。此中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發病生瘡。人人憎厭。不與同坐共食。大則喪生。少則毀傷鼻目。卽幸而無事。遺毒生育。害及妻子。可不慎乎。

從改名言曰。常見人於極尋常事處置得宜。便數數當衆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有者。分定故也。

先哲云。天下事不必太矜持。矜持太過。則心驚膽戰。手足慌亂。卽如審官司。不必存必伸之心。應試不必存必售之志。自然優游迎刃而解。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形體。兩其耳。兩其目。兩其手足。而一其舌。意使人多見多聞

多作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深奧。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籬。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衛生訣云。人生太閒。則恐別念竊生。太忙則恐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乃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行路耐藝耐官職。總之曰耐。人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事業終成。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學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室家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薄。八也。飲食甯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

世之談。十也。

薛文清公曰。人貴克己。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常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自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事功成矣。以上李士麟

願體集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以上馮沅醒世寶言

富後不儉。記那貧乏時。病後不謹。記那危篤時。過後不懲。記那羞辱時。困後不圖。

記那悔恨時。呂新吾

爭先的境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豔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呂新

吾

閱古時得一句好言語。不可不記憶。靜坐時萌一念好心腸。不可不擴充。應酬時見一人好舉動。不可不思齊。呂新吾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使人盡快我意。自家猶不能知自家心。如何要使人盡知我心。呂新吾

流水松聲。可以養耳。盆角蒲草。可以養目。觀書臨帖。可以養心。彈琴策杖。可以養手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骨。少思寡慾。可以養精神。呂新吾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奸大盜。皆此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祇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個無所忌憚心。此是生死關。猶畏有知。良心尙未喪也。

儉，美德也。古用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勤，盛心也。古用以勵業。而今徒以營私。

呂新吾

衣冠言動之間。可以觀人涵養。須要理會。王惺所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明道程子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朱子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行而無益。不若勿行。涑水司馬氏

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閉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東萊呂氏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致堂胡氏

學者須是培養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朱子

文公先生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

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而持敬之方。莫先主一。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拜於家廟。及先聖先師。退居深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威儀容止之則。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勉齋黃氏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未來茫如捕風。獨此現在之頃。自有常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孫鍾元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己之心。便覺惟日不足。防檢不暇。豈暇論人。楊椒山

唐仁卿曰。望重朝紳。不若信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閨門之內。與我同心。愚以爲此惟慎獨者能之。顧涇陽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

人乃多言爾。蔡虛齋

造物是房主人。我曹是藉房住的。限定幾年便不許住。固是大限已盡。若藉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多住幾年。亦有是理。此又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

心要光明。身要嚴重。意要閒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徐。量要闊大。志要果毅。機要縝密。事要妥當。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儉用。

所謂陰德者。時時有救濟之心。刻刻無殘害之意。教人之患難。解人之讎怨。濟人之困苦。不成人之惡。不幸人之過。不談人之短。不喪人之善。凡此類皆陰德也。

多一番挫折。長一番見識。多一倍享用。減一分志氣。

少思慮以養心氣。寡色慾以養腎氣。勿妄動以養骨氣。戒嗔怒以養肝氣。薄滋味以養胃

氣。省言語以養神氣。多讀書以養膽氣。順時令以養元氣。

知幾知足二義。知幾則無過望。知足則無過求。

凡事從儉。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守貴。儉於門關。可以無盜賊。儉於交結。可以絕外侮。儉於情欲。可以保壽命。儉於服食。可以却疾病。儉之爲道如此。苟體之。是以履盛滿而知懼。享無窮之厚福也。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有一事而折終身之福。不可不慎。不可不知。

老而強健精壯。人生第一樂事。而問其所以致之。不過曰節色省慾而已。固未嘗斷之絕之也。况人之一身。神以御氣。氣以化精。精神充實。百骸強固。若淫慾無節。則精竭而氣因之以耗。神亦不守其舍矣。疾病旋亡。職此之由。可不慎歟。

知鬼神之不必有知。則不當祈福。知鬼神之必有知。則不當爲非。

學者須養其氣象方好。輕浮者養其厚重。褊急者養其寬緩。躁動者養其靜穆。

書曰，有容德乃大。今人以一毫之拂。卽勃然怒。一事之違。卽憤拂發。是無涵養之力

。薄福之人也。如何割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乎。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箇容字。自己難過處。只消一箇忍字。

智慧如鏡。富貴福澤。其翳之者也。艱難困苦。其磨之者也。

慾心正熾時。一念着病。與使冰寒。利心正熾時。一想到死。味如嚼蠟。以上沈之縉理學格

言

先儒謂讀書要能變化氣質。蓋人性無不善。氣質却不免有醇疵。只要自己曉得疵處。便好用功去變化他。如曉得氣質昏惰。便振刷精神以變化之。曉得氣質狂傲。便謙恭自下以變化之。氣質忿躁。和順以變化之。氣質放肆。斂抑以變化之。氣質刻薄。時思惻隱。氣質浮淺。務爲深沉。氣質畏葸。則常觀忠義慷慨之事以激發之。氣質局促。則多識前言往行之美以開擴之。性緩則思佩弦之義。性急則思佩韋之義。諸如此類。難以悉舉。總之時時以義用事。刻刻以忠恕存心。則天性自現。病根自除。又何患爲氣質所勝。紀氏敬義堂家訓

魏環溪自修編云。

先生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諡敏果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

。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止。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心正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讀書自能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矣。力有餘。則行好事。力不足。則存好心。力有餘而徒存好心。不謂好心。力不足而勉行好事。真是好事。

竟夕須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却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却不作孽了一日。治心編云。善惡皆從心起。人當起念時。最要自己省察。察來是善。竟行出去。若是惡念。卽當立刻斬除。勿使轉念。惡念中極重者。第一是淫念。第二是毒念。淫念一生。糾察之神。卽追其魄。毒念一起。凶煞之鬼。卽隨其身。損福折壽。皆由於此。

魯敬姜云。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閒待忙。如水流而境自靜。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

景。

世俗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怒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爲福。

儉之一字。其益亦有三焉。安分守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調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李隱曰。凡欲身之無病。須在養心。使心不妄想。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着迷惑。則心亦無病矣。心若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治矣。

易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罪小。口所出者其罪大。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何如。而易我之自信。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體懈神昏。志消氣阻。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的。擺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

般人幹的。幹天下之事者。智勇深沉。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

伊川先生曰。吾幼年稟質甚薄。幸自調養。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豐形。今幸七十二。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乏而方蓄積。雖勤亦無補矣。

傅青野曰。身體壯健人。知得自先天。不知培養後天。每見本來寡弱者。自知不足。不敢妄加剝削。故老而益康。本來強盛者。自恃有餘。遂至肆行淫慾。故壯而卽衰。然則寡弱者。未必非天之所以福善。而強盛者。又未必非天之所以禍淫者也。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抱朴子曰。目乃神之牖。鼻乃氣之戶。尾閭乃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慮則氣虛。多慾則精竭。務須閉目養神。調息養氣。堅閉下元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人能守此。則百歲無衰。保生之道善矣。



傳青野曰。酒淫薪也。慾心熾時。益之以薪。則愈熾矣。精氣流瀉。莫可抑止。危矣哉。醫書曰。醉飽入房。五臟反復。

上陽子曰。人身之血。散於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小。無不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出。久久血枯。則不能生育矣。

百警編云。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右。蓋嗜慾四時皆損人。冬夏二時。陰陽相爭之時。尤能損人也。又云。凡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大雪日月食地動雷震皆天忌也。山川神祇社稷祖寢井竈之處。皆地忌也。宜淫犯忌。得禍奇烈。至於醉飽憂愁喜怒悲衰恐懼。皆人忌也。亦宜戒之。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不畏敬也。以上醜庵氏祥雲集

言辭以安定爲第一。安者紆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故謹言之人。先有心稿。吉祥

之人。口無擇言。世末有不易言者。任口妄發，憤然不覺。既失之後。萬悔難追。易曰。括囊无咎。存心君子。試觀稠沓之中。終日有幾言近道。有幾人寡言。鴉鳴鵲噪。四座誼闡。亦可哀己。呂叔簡四禮翼成人編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爲慌張。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齊。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箇箇安閒。誰養活你。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歎躁急。又增一病。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取。還增一毀。以上呂近溪小兒語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慚。

心不顧身。

多愁傷身。

口不顧腹。

多傷腹。

人生實難。何苦縱欲。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箇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此天下之大惡也。他若其實。與你干。倘若誣枉。甚於殺人。

若要德業成。先學受窮困。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

禍到休愁。

徒愁無益

也要會救。

救得一分

福來休喜。

也要會受。

空喜則福可爲災。能受則福且未艾。

以上呂新吾續小兒語

蒙養編合刻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情冷者。受享亦涼薄。惟和氣熱心之人。福厚而澤長。  
。人生必讀

凡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顧鼎箴言

無益之人勿親。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語勿說。石天基傳家寶

倪文節公曰。人生不過寢食二事。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以色妨寢。是二者皆失之。且中酒之後。繼之戕賊。夜坐達旦。日中而起。宿醒未解。又復強飲。其情思無聊。不如少飲安眠者多矣。况如是之人。未有能中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美也。秦坊範身集略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釋氏又云。說謊爲第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稱時卽喜說謊。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談。空中樓閣。雖有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非罪過之大者乎。尤可惡者。其炫耀已之才能學行也。則增一爲十。矜誇粉飾。以爲人可欺也。不知人皆厭聽也。徒增已之醜耳。人生必讀書

做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迷人尙不覺悟。甚是可哀。今人輒云。好人做不得。此語害人。不淺。彼但見好人眼前吃虧耳。豈知肯吃虧。方是便宜處。故旣做好人。須行好事。凡濟人利物之事。實心實力做得一件是一件。力竭方止。纔是真好人。後來才有大便宜。若但有好人之名。而未嘗實行好事。或浪費財於無益。就使一生吃虧。猶不過爲濫好人。無濟於事。而况作不好人乎。高忠憲家訓以上易容之傳家至寶

呂子節錄曰。某應酬時。有一大病。每於事前疎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

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

范文正公曰。吾每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寢。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一草堂錄云。凡人生得美貌多情。是大不幸事。

魏叔子曰。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烈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日錄

薛西原曰。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慮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

魏叔子曰。人極重一恥字。卽盜賊娼優。若有些恥意。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蓋恥字是人喉關。人一無恥。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能入腹矣。日錄

程漢舒曰。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筆記

唐翼修曰。人情盛喜時。必輕易約信許人。後不能踐。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顏色必變。詞氣必粗。人疑其怒我。且一語不合。卽加遷怒。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機密盡露。醒後挽回無濟。故醉極莫多言也。人生必讀書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怒則取怨。

范氏曰。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

朱子曰。今人輕易言語者。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心常如夢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

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近思錄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行己之要。可以終身持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唐翼修曰。聖賢無他長。只是見得己多未是。所以孜孜悔過遷善。而爲聖賢。凶惡之所短。只是見得自己是。而人多不是。所以刻刻怨物尤人。而爲凶惡。人生必讀書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惟心中謙讓。常見自己不是

。方能虛已受人。文鈔

朱晦庵告陳同甫曰。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

却一點使不著也。近思錄

呂新吾曰。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乃跳得高。呻吟語

張揚園曰。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果實。後來甘者。必先苦澀酸辛。訓子語

呂子曰。少年只要想我現在幹得甚麼事。到頭箇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節錄

史搢臣曰。進一步想。有多此而少彼。補東而缺西。時刻憂愁。退一步想。則俯仰寬然有餘。願體集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此降火最速之劑。願體集

呂子曰。做事發言。大病只是箇盡字、戒之。

潘仲謀曰。讀書貴靜養。每日間澄心默坐。將邪淫雜念。竭力屏去。使一毫不動。令心中常如止水。然後將聖賢書旨。細心體認玩味。方能有得。

史搢臣曰。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求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熊賜履曰。小人之巧處皆愚。君子之拙處皆智。小人之得處皆憂。君子之失處皆樂。邇語

魏叔子曰。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分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內。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日錄

魏叔子曰。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不能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者。天不能絕。能隨遇而安者。



。天不能因。日錄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筆記  
魏環溪曰。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實。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  
事蹟無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  
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箇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  
代爲遮蓋也。庸言朱子居家居格言

廉無咎三字。可以治生。靜無咎三字。可以養生。

眞誠者必有應。凝靜者必有養。寬厚者必有福。勤儉者必有成。程山夫子益以四語曰。  
嚴敬者必無失。廉謹者必無咎。詳慎者必無悔。謙和者必無辱。以上甘京夙興語

惟忍足以治心。惟恕足以治事。惟平足以自服。惟公足以服人。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  
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深處。

衣冠垢黷。不修身之一端。座席欹斜。不正心之一事。

心有拘束。則心反安。以上魏際瑞偶書

朱子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作止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方願英知幾篇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而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方願英定命篇  
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佔盡。不但奇福難享。造物惡盈。卽此三事不留餘。人便側目矣。孝友堂孫氏家訓

而今的人。未曾行善。先求報應。這就大不是。凡有所爲而爲善。卽是利心。雖有善因。終無善果。所以古人說。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就是爲善者。未必得福。而善不可不爲。爲惡者。未必得禍。而惡不可不戒。古云。甯可一日沒有錢使。不可一日壞行止。又說。屈死休告狀。餓死休做賊。又說。少宵勝多虛。千巧不如拙。若依了這樣好話。就是個戒惡的好人了。

要做長命人。莫做短命事。要做有後人。莫做無後事。凡人做事。切莫自與願欲相反。

勤。儉。廉。敏。謙。厚。寬。忍。此八個字。予以為持身八寶。須要實力躬行。不可一日一時少有懈怠。

十益寡慾最能益壽。慎言最能益福。節用最能益財。省事最能益人。改過最能益德。屏慮最能益神。少食最能益身。懲忿最能益度。持謙最能益交。好學最能益智。

前人云。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予謂天以厚福與我。我固以厚答之。即天雖薄<sub>其</sub>以福。我亦當力行寬厚以答之。天必鑿祐。則薄福者亦可轉而為厚福矣。若夫原有厚福者。果能再加寬厚。則福愈厚矣。譬如樹木。本來原自茂盛。我不斫伐。而勤加培植。則枝葉豈不更盛耶。所以富貴人宜學寬。若不寬。必致輕浮苛虐。其福自不能久矣。聰明人宜學厚。若不厚。必致刻薄尖利。其壽自不能長矣。大抵福薄者必刻薄。但刻薄。則福愈薄矣。福厚者必寬厚。但寬厚。則福愈厚矣。乃知寬厚二字。真是待己待人極妙之法。非獨富貴聰明人宜學。即不富貴聰明者。亦不可不學也。

威儀者。一身之觀瞻。衆目所視。威儀不端。惰慢之氣施於身體。召侮之媒也。必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飾其容止。左規右矩。聲律合度。則我不示人以慢。其誰敢慢我哉。

名節乃一身之大關。植之甚難。敗之甚易。天地在上。鬼神難欺。暗室屋漏之中。指視甚嚴。若不於此時。常自檢點。念頭起處。少有差錯。以致毀名裂節。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得失一時。榮辱千載。可不畏哉。

歲月本長也。而忙者自促之。天地本寬也。而鄙者自隘之。風花雪月本閒也。而勞攘者自冗之。總因不知足也。惟智者凡事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進步處常思退步。則面前徑路。何等寬舒。造物不能忌。鬼神不能損。這纔是安樂妙法。以上石成金傳家寶

人毀我。我即十分有理。必有致此之由。當痛自刻責。人譽我。人即十分確當。豈無過情之處。當深自愧勵。徐帽雲

事當快意處能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可免尤悔。且覺趣味無窮。花看半開。酒飲半醉。至爛熳醞醞。便成惡境。薛文清

鄙莫如營私。妄莫如自大。愚莫如欺人。賤莫如無恥。心鑑錄

偏是嗜利人。會說清高話。偏是好色人。會說老成話。偏是陰險邪曲人。會說光明正直話。緣只賭一箇說得過便了。然畢竟有敗露處。故曰。誠於中。形於外。君子小人。一而已矣。心鑑錄

輕諾寡信。多言亦寡信。大言無實。諛言尤無實。座右編

觀人者。當略其小而觀其大。略其迹而察其心。方可識其人之真。人有稟性溫柔。未嘗見有兇暴之行。似宜邀天眷矣。乃家道日見衰微。且壽元或致不永者。此必其於家庭間不能孝友。且衷多貪鄙。惟思利已損人。或更有淫穢隱惹。貌似善而心實不善者也。人有稟性剛直。恒有嚴厲之爲。人皆以爲兇人。似宜遭天譴矣。乃所爲無不順利。而子孫多昌盛者。此必其於家庭間克敦孝友。且中懷公正常思扶弱鋤強。或更有却色等隱德。外似惡而心實大善者也。蓋俗眼皆以皮相。而天眼則以骨相也。身世準繩

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卽胸中一段愷悌氣。自可

以長齡矣。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常思節蓄。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交游。可以擇友寡過。凡省得一分。卽是受一分益。張文端公格言節錄

檢身之要。務在自檢其心。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無事時不教心生。有事時不教心亂。無事時勿令落空。有事時勿令執着。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最不可輕忽忙亂。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一味不耐煩。是人生大病。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乃暴棄之習也。

英氣甚害事。渾厚不露圭角方好。故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臨之以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以非望之寵而不驚。此乃天下之英傑也。以揚雄之寂寞也。猶一懼而投閣。謝安之恬談也。猶一喜而折屐。况下此者乎。人之涵養抱負。不於其卒然

外露觀之。何以見其深淺哉。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身後皆用不着。所可恃以瞑目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

大抵人受命於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安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

衍祥堂述聞省身



## 理家

僧顯公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意味偏長。

僧顯公曰。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積財可以避患。患亦生于多財。與其患生于積財。不若無財亦無患。

章懋曰。貧者入一錢。出不及一錢。雖貧亦富也。富者入千錢。出浮于千錢。雖富必貧也。故強取不如節用。

章懋曰。百日省一日不省。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省同。百事節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耗與百事不節同。

雜錄名言。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無事以當仙。只如此以爲過分。更如何方謂稱心。

雜錄格言曰。進一步想。有此則失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吃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以上悅心集

朱晦菴曰。忠孝傳家之本。讀書起家之本。守業成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

李于鱗曰。服以文身。不必太絢。食以養生。豈宜過豐。小戶成大家。只是從樸甯儉。大家成小戶。都因越分好奢。卽此觀之。便見福不可享盡。

寐餘曰。貴而有勢。僕隸生事者多。富而有錢。子孫勤業者少。當場若不警省。過後悔恨亦遲。

省心錄曰。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寬裕。家不難理也。好惡公則悅服。

袁氏世範曰。骨肉之失歡。皆起于至微。而終於不可解者。止因各自負氣。彼此不肯相下耳。如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談笑。自然相忘。遂至酬酢如平時矣。居下者尤當先施爲妙。

方遜志曰。治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尊祖睦族爲先。勉學修身爲要。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可以成德。

蒙南鄉約曰。名門望族。莫不由祖先忠厚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驕奢傲惰以覆墜。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人當自省。

賀時泰曰。士人從讀書起家者。冠婚喪祭。宜令閒雅子弟考究精詳。臨事一稟於禮。追還古道。最有餘榮。

省躬長語曰。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但當責備自家。切勿怒氣凌人。或訪知事情可惡。卽加懲戒以儆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而不怨矣。

喃喃集曰。孝悌如飲食衣服。一日不修。便有性命之憂。何今人事事要好。物物求美。獨於父兄子弟家庭骨肉間反不留意。譬如樹木已枯。要求其枝幹暢茂。花果結實。恐未之見。

李完白曰。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

。要思其傾覆之易。

銘座常言曰。子不畏父。妻不畏夫。弟不畏兄。僕不畏主。是爲逆徵。貧不安心。賤不安分。幼不安學。老不安常。名曰凶德。

胡師蘇曰。凡兄弟同受形於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而悖逆天性。情同吳越。迹若路人。不知薄視兄弟。正所以薄視父母。薄父母而欲望子弟之厚於我者。必不能也。

由醇錄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合。或夫荒蕩。或妻暴悍。未有一家不獲此患者。譬如身患瘡疣。可惡而不可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諭之。俟其潛移默化。庶乎彼此泰然。若必事事見其曲直。言言白其是非。不但終無了義。抑且荆棘反生矣。

悼世集曰。家庭嫌隙從何而起。惟見之僻者觸景皆非。聽之偏者積疑成恨。故牝雞司晨。同氣鬩牆。此無他過。只是不肯自反。一味見人有不是處。己不正。則人亦不正。從此孝

慈媚睦。件件皆無。雖有智者。委曲周旋。亦無如之何也。

範俗訓曰。待婢僕當先五事。一者。審其饑渴寒暑然後驅遣。二者。有病當爲調治。三者。不得妄加鞭撻。審問其虛實。然後責懲。四者。纖小私財不得奪取。五者。給與物件當令均平。凡主家者。必當斟酌體貼。而恩威並濟之。

顏光衷曰。凡家世值茂盛之時。主政者必教以仁厚謙恭。不爲人物所忌。或可保其久遠。但處世宜寬。而律家必嚴。時時訓誨。事事提防。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得來。猶知謹守。以義理自閑。若子孫驕縱性成。暴氣凌人。且以老成爲迂闊。以脫略爲時行。以承奉爲歡悅。如此。安得不敗。

靜山子曰。理財之法。先審治生之道。次究靡費之源。勤儉撙節。量入爲出。可免告匱。稱乏於人前。而不作酸鼻攢眉之苦狀矣。

顏光衷曰。凡兄弟妯娌。最難處者在彼心未必如我心。或識見有不到處。性氣有乖張處。所以終難和好。我必適其情以順之。因其偏以全之。使意氣清而漸磨熟。能變他幾分氣質。

轉來。不但同於和好。抑且兼慰父母也。

李氏家訓曰。人家成敗多由內助。不算少。不刻薄。方是會幫扶。能安分。能循禮。方是會積蓄。

鄭瑄曰。每見富貴之家。常有日午始興。鷄鳴就枕。在貧賤者無之。賢子弟者無之。勤於治生者無之。驕奢淫佚。反天地之常。則不祥之事定接踵而至矣。

醒世恒言曰。婦之所以不柔順者。一則父母驕養。在家失教。恣意任性。積習之久。化為暴戾。一則丈夫溺愛。聽其指揮。任其舉動。放縱之。至養成潑悍暴戾。望其家之有成。斷無此事理也。

李約菴曰。齊家者立禮法不可不嚴。行禮法不得不恕。不嚴則不足禁下人之惡。不恕則不足通衆人之情。以恕求情。烏有不得者哉。

柳玘曰。凡門第高家業盛。卽此是消息之機。實可畏而不可恃。門高易驕。業盛招忌。縱有美德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加焉。羣喙責焉。故膏粱子弟。必使學加勤。行

加勵。出入惟謹。語言爲遜。方可長享富貴。

需璧子曰。夫人生難報者父母也。難得者兄弟也。難聚者夫婦也。難合者妯娌也。難多者子姪也。極意和好。相親相愛。猶恐聚散非常。會合難期。胡爲乎其忿爭哉。然忿爭大抵由於不和。不和從於不恕。不恕起於不忍。不忍見於不義。爾我生心。彼此見隙。小則分顏而各懷嫉忌。大則破口而共挾讎仇。如是。則休戚不關。違理悖義。欲圖一家安樂。恐亦難得之事也。

沈孺人閨訓曰。大凡待至親。論不得曲直。爭不得勝負。要用些沒會問的苦心。要受些不明明的拂逆。

知飛子曰。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幾亭家矩曰。愛惜暴殄。本屬兩意。愚者有時合成一病。如飲食衣履。未至無用。急以分給與婢僕。每見人之慳吝愛惜者。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一句。皆腐敗矣。衣

履破敝。藏之笥篋。則不必。欲與之人。又難捨。堆閣閑處。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惠。物不得伸其用。皆以愛惜爲暴殄者也。

范忠宣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先正格言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當爲此身惜名。不當爲此身市名。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

木鐸聲曰。成家自立。不爭祖父之遺。財帛分明。勿甘負累之恥。孝順父母。強如死後悲號。和睦兄弟。勿聽枕邊唆搆。勿與世俗競紛華。當與子孫積陰德。太晏起不成家主。且妨正務。忒夜深難防疎漏。更起邪心。理家者。深當醒惕。

鹿門子曰。嚴親之下多令嗣。溺愛之家有敗子。子之敢於逆親者。其故有三焉。一曰欲順。二曰護短。三曰失教。父母不自反。而責子之無成。不亦傷乎。

李氏家箴曰。若論女人的好處。最妙在常存個不敢之心。常有個不安之意。自無恣情任性之謬矣。



聞于庭曰。爲人在世。只是學做一個好人。不致虧體辱身。敗名喪節。便是能孝其親。使人稱爲某人之子。做人甚好。有聲譽於鄉黨。便是不沒其親。隨自力量。善事父母。以一點愛敬將之。雖菽水承歡。不下鐘鼎供奉。便是克養其親。

長者言曰。孝於親。悌於長。慈於衆。便是宜家之道。秉以敬。奉以謙。行以恕。便是涉世之道。不昧理。不欺心。不瞞人。便是答天之道。

李竹軒曰。家庭之內。惟和氣可以致祥。而取和之法。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若不見。聞而不聞。此之謂不啞不聾。做不得壓家翁。

徐而法曰。待下人尋常凌辱他。便是無恩。有過姑息他。便屬無威。

徐曙雲曰。勤儉二字。終身受用不盡。若以之立身處家。則步步有寬裕自得處。可以永澤。可以延年。

李靜山曰。齊家者。貴乎禮法森嚴。情意雍睦。倡導率先。則縱恣之態不作。而諛語之事勿興。自然敬憚而家齊矣。

昨非菴曰。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楊瞻之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盛興。念及此。蓋知福不可享盡。

陳德昭曰。嘗觀讀書人家。不患不得科第。惟患中了一個不好人出來。上將祖宗之培陰剝盡。下將子孫之命根斬絕。可惜哉。

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以上李士麟心影集

學問之道。不日進則日退。家計亦然。富貴之家。須年年買業方可。若說此一二年只敷費用。不能有餘。則破產在即矣。

語云。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又生貧賤。昔人謂之六道輪迴。夫勤儉生於貧賤。驕奢生於富厚者。此人事之常也。今浮食無根者。本以貧賤之身。而學驕奢

之態。則終於敗絕已矣。將長爲貧賤而不可得矣。

非分之財如人吃鴉片。驟長精神。亦轉眼卽疲憊。愈憊愈吃。終戕其生。以上謝金鑾教諭語。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只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哀而已。

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個積陰德平民。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便是忠厚。以上陸紹符醉古堂劍掃

司馬溫公嘗曰。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

治家嚴乃和。居鄉恕乃睦。

杜正獻嘗言。人家祝祖先。非簡慢則媠瀆。得其中者鮮矣。

外地潔則內地亦潔。外塵去則內塵亦去。故掃地亦清心一助。

林退齋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徐餘齋曰。常以骨肉之合睽。徵人家之隆廢。不失者十九矣。故有子孫必先教以睦。夫均一則不妒。有定分則不爭。習之以禮讓。明之以大義。然後閒言不入。烏乎。墜石數仞。楔則裂諸。金隄百丈。蟻則決諸。骨肉之鬩肇於微。成於積。慎之哉。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甯盡一生之功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甯竭財資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返而思耳。

人治家業以貽後也。治家不治守家之人。貽業不貽保業之道。智乎哉。

爲家者嚴非類倍於嚴寇盜。寇盜賊財。非類賊人。財敗可再營。人敗難再爲也。故狎交邪客。子弟之賊。三姑六婆。閨中之賊。於此不嚴。惡乎用其嚴。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以上周磯采菽堂舊聞

孝莫辭勞。轉眼便爲人父母。善休望報。回頭只看汝兒孫。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乎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先儒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來。我以順受。彼以詐來。我以愚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較量。讀之令人心平氣和。渙然冰釋矣。

家長不能令人敬。則教令不行。不能令人愛。則心志不孚。通宵夜飲清晨臥。此是人家大不祥。

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人皆知少之爲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惟智者憂之。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質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

不逢極逆之境。不知順適之安。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厚之善。不嘗別離之苦。不知聚處之歡。

世人多慎於擇婿。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

可歎者。一文錢如性命。自己性命反看得不值一文錢。

毋以床第耗元神。毋以飲食傷脾胃。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毋以言語損現在之福。毋以田地造子孫之殃。毋以學術害天下後世。

老來疾痛。皆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能得吉地即是命。誤葬凶地也是命。其理一也。以上汪汲座右銘類篇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修。

家人之害。莫大于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齊家如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地。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將無極。故古人以父母爲嚴君。而家法要威。蓋對症之治也。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

者。烏乎。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所以使人慢。使人陵。使人恨。其故不在家人。全在家長耳。急於治生。而不急於齊家。則又所在皆是矣。

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

僕隸下人昏愚者多。而理會人意。動必有合。又千萬人不一二也。居上者。往往以我責之不合。則艱缺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是我之過大於彼也。彼不明而我當明也。彼無能事上而我無量容下也。彼無心之失而我有心之惡也。若忍性平氣。指使而面命之。是兩益也。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詩曰。匪怒伊教。書曰。無忿疾於頑。此學者涵養氣質第一要務也。以上呂子呻吟語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大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

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人之饑。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一二品。餽贈省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賸贏餘以濟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昔人博弈不過乘間適興而已。至今日則流爲鬪弔。專以賭錢爲事。風俗敗壞。莫此爲甚。夫要賭最是下流。所謂負販奴隸之徒。沿街擲錢。冷廟鬥骰。爲民上者。猶必緝訪治罪。乃今好賭之風。偏盛於所號爲縉紳士大夫者。儼然身列士班。裝模作樣。自謂我貴人也。及貪心無處發洩。則詐謀試之呼盧。設局開場。引誘少年子弟。甜言巧語。哄騙富戶癡呆。一入圈套。百計擄掠。妻子從而乞肥。奴僕因之生色。甚至娼優臧獲。對席並坐。只思利其財寶。絕不顧及體面。良心喪盡。廉恥全無。推究其隱。不過欲藉此養家活口。豈知種種醜惡。有不堪盡述者乎。讀陳成鄉戒賭十則。有不汗流浹背否。

淫惡多端。男淫更大。行者污心亦污口矣。養生家每言男淫損神尤倍於女。况蓄頑童者。閨門必多醜聲。最宜防戒。如司馬所用奴僕。則烏得有意外之患者哉。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則雖無益之事。亦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而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幃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媿。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何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時有潰倫犯義之事。而况乎官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將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平生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甯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甯過於仁慈。有一險詐

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甯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甯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甯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並可解此人于厄。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欲。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至然後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然後知無事之福。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他人。須以平心處之。和氣應之。則無滿懷冰炭。滿目荆棘之苦矣。

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物力艱難。浮薄輕費。太遲則變幻多端。如子孫繁衍。眷屬衆多。家務統於祖父一人掌管。一切食用衣服。個個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稍有低昂。卽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如常。稍不遂意。卽懷不滿之心。目擊婢僕暗竊。視爲公衆之物。不以爲意。且好尙不同。意見各異。遇事互

相爭執。以致家室不和。莫若酌量各房人口多寡。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著已財。使知物力錢財之難。不獨惜錢。亦且惜福。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僮僕亦爲仇讎。外侮一至。將誰禦之哉。故善處家者。當由兄弟而推恩。善防患者。當於兄弟而加厚。

教子在嬰孩。教婦在初來。初時待婦嚴肅。終身必定相安。若初時溺愛。千依百順。縱壞性情。漸至慢公姑。輕丈夫。好懶惰。貪口腹。探聽是非。不謹行止。爲丈夫者。方俯首聽命。無可如何。家道安得而不敗哉。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遠。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僧尼往來。及佞佛燒香。卽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家傭作。三姑六婆斷不可使入門。此輩能採取婦人意。且巧爲詞說鼓動誘脅。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或爲賊之導。或爲奸之謀。其害有難勝言者。

夫婦擇配不可攀高。每見婦以勢傲公姑。婿以勢凌姻亞。或巧婦配庸陋之子。或美男娶

醜妬之女。皆高攀所致也。締姻不宜太早。人之賢否。境遇不常。一有更變。從約不甘。背盟不許。相持日久。爭訟以興。卽勉強成婚。夫妻反目。悔恨無極。宜預防之。

張楊園云。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心。充較量之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一念。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况宗族乎。安有一步推得去。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皆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他人遇此。猶慨然動念。思有以矜恤之。况在宗族而可漠然乎。自應損衣衣之。損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清明祭掃。歲一舉行。此蒸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者。不過草草了事。且邀朋攜友。借此遊玩踏青。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卽應獨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鄰知爲某家之境。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

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中請客宴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凡幾。何獨祖宗面上吝此一歲一次之禮。至於富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美而意深者也。

人思取財於人。不若取財於天地。余見放債收息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已嘵嘵有詞矣。不然。則怨於心。德於色。浸假而並沒其本。惟田地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土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異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人忌疾。嗚呼。天下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短者哉。

余曰。田產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其根源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於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

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完給錢糧而外。分爲三分。留一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丰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又一月之中。飲食應酌宴會。稍可節者。節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少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此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產之由。此外則有賭博狎邪侈靡。其爲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絕爲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昏嫁。只當以丰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俯育之具。以供一時之華美。豈既昏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烏乎。亦愚之甚矣。

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持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丰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醢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酌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於錢。丰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狽。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可以課耕畝。其租倍入可以俟八

口。雞豚畜之於柵。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畜之於山。可以經旬屢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應酬寡。卽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囊無餘蓄。何致爲盜賊所窺。吾家湖上翁。子弟甚得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產者。更爲丰腴。且山水間優游<sub>仰</sub>。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官。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況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尙有遺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分令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乏者。賢士之困窮者。

。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我冥罪。果何福之有哉。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於干求親舊。以滋過失。青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

。今世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此財也。蓋有財貴善用。須要約已周人。常用處雖多勿蓄。不當用處雖少勿妄。能守能散。是名財主。若一味慳吝。直財奴耳。

。生財之道。先要除去債根。蓋宿債在身。則病根不拔。雖生財有術。亦只爲他人滋息耳。當早爲割愛。變產以償之。若惜產而轉借以償。是利上加利。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房器物。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

。昨非日纂云。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尤忌者慳吝。人多不知也。慳與儉不同。慳吝之極。必生奢男。其父一毛不拔。其子一擲千金。往往有之。故懷儉以裨躬。惠以及人。



方爲貽謀長久之道。

又云。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不可要在他身上討便宜。使人當面咨嗟。背後議論。有傷厚道。至於挑葱賣菜之人。尤不可在他身上討便宜。

顏光衷曰。頃有富人貪取重利。盤剝窮民。計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不知禮義爲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羣相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其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王朗川云。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其爲人刻薄可知矣。

唐翼修云。凶人貪冒無恥。隨處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爲。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屈。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或及其身。或及子孫。歷觀往昔。無不然者。

袁君載云。劫盜雖小人。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薄。又能樂善好施。種種方便。

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劫盜所快意於焚掠汗辱者。多是刻薄之家。富家各宜猛省。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關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卽還其值。尙可以了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鈎之。以重扼其價。旣成矣。則姑還其值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卽耗散。向之所擬以辦事者。不復辦矣。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哀哉。

施濟是第一陰功。然必須去慳吝心。此心去得淨。自然捨得徹。捨得徹。總是見得到耳。蓋財是人分中一定之物。分中有財。捨得去。積得來。天必倍息償之也。分中無財。卽積之囊中。而天地神明。獨不能奪之乎。故此處要見得到。

積德兩字。不但有財者要行方便。卽尋常士民家。亦要存濟世之心。如遇人窮途絕食。匍匐待斃。買得米漿一碗入腹。卽不死。是一文錢可救一時之命也。晝不舉火。枵腹難支。買得米半升。薪半束。以療饑。卽不死。是十文錢。可救一日之命也。至他鄉孤苦。飄流丐食。及老弱殘疾。尤屬可憐。如仁人義士。日施百錢。可救十人之命。推之殘羹剩飯。也好濟人之饑。破衣敗絮。也可濟人之寒。切切爲窮人算計。存剩餘以濟人。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德可成大德。故救難憐貧。尤爲善中第一大功課。

魏叔子云。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不如不行害人事。美衣食不如贈人。贈交遊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疾苦顛連者。濟疾苦顛連者不如奉親。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常思不見之德。以上金樹本迪吉篇

人生必讀書云。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無所歸。此天倫之定理。非人事之強合也。今人多昧焉。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乘其孤弱。吞其財產。百端擾害之者。如是則與禽獸何異焉。

人生必讀書云。待鄰里當謙和退讓。不可較量是非。苟能情意浹洽。不但無口角爭端。倘急難時。且得匡扶救助之益。今人可笑者。一言語之愆。些小之過。不能謙讓容忍。因而報復相尋至不可解。誤之甚也。

鄰里與他人不同。理宜和睦。鄰里善者。義當親之。鄰里橫者。禮當讓之。必不可輕生嫌隙也。

人承祖父遺業。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當讀書守志。安分經營。卽或家貧。亦惟勤學立行。爲鄉黨所重。若喪心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俗子居家。精明之事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

。而務從寬厚。豈惟家治。亦可通於學矣。

謹飭閨門。人盡知之。乃主家者。於服食器用之類。或躬親備辦。或介紹分勞。獨於婦女。抵掠脂粉。及女紅針線等物。每多聽其自購。常見閭巷閨雛。朱門媵婢。叢透竚立。與街市貨郎。擇揀精粗。奪來搶去。男女混雜。殊爲不雅。豈禮嚴內外。獨此不禁耶。深心者當令僮僕代之。

儉而曰節者。以其儉中有節也。不儉者一味好勝爭奇。全不量入爲出。鮮衣美食。揮金不顧。初則暗地挪移。喬粧虛體。繼則當場出醜。稱貸無門。此不知儉。豈知有節乎。若一味鄙吝。事事錙銖剝削。一文可取。唾罵自甘。家有餘糧。身無完布。所謂放於利而行多怨。怨則一旦變生意外。人且樂其有事。將乘此以舒其宿憤。蕩其資財。勢必蕩產破家而後止。此知儉而不知有節也。詩所以有刺儉不中禮者。宜酌而行之。

節儉與鄙吝不同。慷慨與奢華不同。鄙吝者止知做家而不知做人。奢華者止知做人而不知做家。二者皆屬不當。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一絲一粟。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謬也。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合。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疥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常寬懷處之。循理化之。精誠感之。曷忌忿恨激烈。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思辨錄云。教家之道。第一以敬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屯積米穀。心不可自問。况爲鄉里所怨。鬼神所憎。何必。

吾人身家子女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末了的事。此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時俱了。所以古人有了塵吟。

馮猶龍先生曰。天下有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做起。天下有無窮禍端。皆從捨不得錢擔

受。

富饒之家。捐田作束修以教同族貧乏子弟。亦是一大美事。最能增光宗黨。

世間有種婦人。自己不能生育。丈夫年紀雖過四十。猶不容納妾。過此精血衰弱。竟斷了宗祀。一切家業。親族人等。羣起爭嚷。屍臭不能入棺。可嘆可恨。爲夫爲婦者。各宜猛省。

奴僕下人。天資多拙。作事違背。得便偷閑。又性易忘。囑之以事。或不記憶。又性多執。不肯自認不是。輕於抵對。不識尊卑。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當原情體卹。以寬處之。卽或犯事當懲治。亦不可親自鞭打。旣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當如常。不可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事後逞稱其失。使之疑而懼。

未使奴僕。先問饑寒。至於臥宿處所。冬時風冽。夏日蚊虫。必須爲之檢點。遇有疾病。卽當延醫診視。若幽置別室。付之度外。使痛苦無告。倘有不測。不惟陰隲有虧。亦且開人藉口之端。

人有尊卑。情無上下。每見富家大室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十四而未配者。甚有髮白齒落而未適人者。是天地間陰陽二道。竟屬徒然。夫婦一倫。遂成虛設。此乃主人喜用無夫之婢。便於出入房幃。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遂不覺老之將至。及其老也。欲行婚配。又無樂受之人。此所以子處一生。永絕于歸之樂也。試問呼奴使婢之家。親生兒女。過期不婚。未有不爲擇配。而望其生育者。且如自家妻妾。樂我琴瑟之歡。使用婢女。忍彼向隅之泣。何不加體貼若是耶。

常見人家婢女。自幼服役勤勞。及至長成。若稍有姿色。定復收入房幃。始用其力。繼用其身。彼之報効於我者。亦云苦矣。往往又厭常喜新。罔念平昔之功。或復轉賣他人。不問彼家寬嚴。年紀老少。惟圖身價厚重。在買者既出厚資。決非配偶。必是仍留使用。一身苦樂。悉聽於人。婢雖有身。而不能自由。有口而無可訴說。是婢之服役於人者。與牛馬相同。而人之報施於婢者。殆牛馬之弗若也。蓋牛馬人用其力。或憐其老而放生之。或憫其死而埋瘞之。食肉有戒。屠戮有禁。猶足動人憐憫。獨是奴婢之苦。竟無過而問焉。鬱鬱此



心。誰爲憐惜。反而思之。譬如我曾有恩於人。未必不望人之報。我曾有德於世。未必不望天之知。人之貴賤雖殊。而報施之道則一也。

奢人持齋。不如察下人之暴殄。悍婦禮佛。不如減奴婢之鞭箠。

凡奴僕得罪於主人。可恕也。得罪於親友。不可恕也。此輩豈知道義。須預戢之。親友經過。多不起立。此節更所常犯。

凡奴婢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架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矣。

錢財爲人養命之源。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意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爲養家活口之計。尤當倍加優卹。蓋因此種人取之甚難。在我釐毫之寬。所去有限。在彼分文之得。其喜無窮。吾人靠天吃飯。天又何處不可補償於我。而用刻薄於人哉。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算到此種地步。平生刻取者幾何。而所費者又幾何。其利害得失爲何如也。

人有一好。卽有一累。而賭爲甚。一入其場。衆心歡悅。幫客之逢迎。紅裙之諂媚。按摩之小功。變童之會意。左右前後。無非吸汝之髓。呼汝之膏者。無論汝之伎倆。不能出入範圍。卽偶獲一勝。不過將取姑與之計。漏盡方休。日出又集。所得必不多。自然花費若水。所失必不少。屹然鐵案如山。其始也。人求汝。惟恐汝之不往。其繼也。汝尋人。而人竟不可得見。急早回頭。尙留一半。若圖恢復。勢必全輸。以至一敗塗地。爲父母憂。爲妻子怨。爲朋友所不齒。爲賭家所不收。至於寒素之子。尤宜切戒。古云，一擲千金渾是膽。惟其有也。今以空拳而冒白刃。未臨敵先已氣怯。其愚甚矣。請試思之。好賭而思一擲全輸。則賭念自息。好嫖而想受毒苦楚。則嫖念自消。

錢財係祖父辛勤拮据得來。理應寶貴。爲養身之策。溺於賭者。蕩產傾家而不顧。饑寒困苦而自甘。同儕共賭。不分貴賤賢愚。不別尊卑上下。偶得一勝。則吐氣揚眉。旣已一輸。卽面紅耳熱。甚至竊衣飾貲囊以償宿賬。更或借開場撮頭以補輸錢。卜晝卜夜。無內無外。是奸盜邪淫鮮廉寡恥。未有不由於呼盧一道者也。若溺於嫖者。惟圖目下歡娛。不念費財

受毒。一入迷魂之陣。鮮不蕩費無遺。害病受累。可不慎與。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有事莫推明日。明日又怕陰雨。天晴又有別事。此事却幹不成。炎天又怕暑熱。寒冷又怕出門。爲人怕寒畏熱。怎能發迹成人。

諺云。朱門生饑殍。白屋出公卿。雖或未必盡然。蓋貧而富。富而貧。猶如暑往寒來之理。常見輕薄之流。因門族中曾有讀書僥倖者。或有貿易致富者。開口便鄙笑他人爲暴發戶。何許人。獨不思自己祖父門族。亦從暴發戶何許人而來。使天下無暴發戶何許人。則舉世之貧賤富貴。永無轉變矣。豈一歲之春夏秋冬。能不遞更乎。每見富貴後裔自暴自棄。不肯讀書。不屑經營。反不如暴發子弟。讀書則憤志。貿易則誠實。孝友和順。勤儉雍睦。轉覺妥貼可觀。總之將相無種。人當自強。若徒仗先人餘蔭。虛華架勢。大言不慚。不惟衰禍所伏。且爲識者所哂。

百錢三處放之說。此語雖係俗談。亦屬至論。蓋不獨錢財一端爲然。卽如人生三子。若

盡貿易。則書香何繼。若盡讀書。則資生何賴。此中擇聰明者讀書。善籌算者經營。豈非三處放之遺意乎。至於一切生財置產。皆當以此語爲法。如生財也。若以薙資置一物。或意外之變生。或時價之不一。其間盈虛之理。焉能未卜先知。卽或偶中。不過一時僥倖。倘有失足。則孤注一擲。豈不險哉。

人之經營財利。倍收厚息者。必其命運偶通。鬼神陰祐。故致此。世有見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卽欲以人事昧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目下或得贏餘。而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之。終於貧乏。况又因假壞真。用以虧本者。往往而是。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貨物必真。常存敬慎。又不敢貪求厚利。順天理行之。雖目下所得不多。異日必無他患。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者。謗的是本身罪惡。

古云，嫁女必勝吾家。娶婦不若吾家。斯言最爲切當。

凡慢神褻天。踐踏字紙五穀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而加之禍也。彼於天神聖賢且不

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理。

各處風俗不同。祀神則無二理。每見人將紙印神像供於道傍。一經風雨。則墮溝廁。不惟穢污神像。抑且聖賢字跡。沿路踐踏。大爲不敬。明理惜字者。能逢人勸導。未必無補於德。

祭祀之要有三。宜專，宜潔，宜時。專者何。祭器是也。當作一櫥置祠堂內。諸凡攢盒。甄筋。合用若干。悉貯其中。臨祭取水濯之。用畢仍濯而藏之。不得移借他用。潔者何。祭品是也。或用三牲。或用熟味。各隨所宜。並應豐潔。與宴客相似。不然。是敬先不及客也。時者何。取古人薦其時食之義。如清明則加角黍。端陽則加菖蒲雄黃之類。事死如生。孝子慈孫。理當留意。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年之養。邱墓是也。

日記錄云。人所喜者是便宜。人所惡者是吃虧。詎知天道自有總算盤在。每見占便宜一世。子孫卽被人欺侮。甘吃虧半生。自己忽一朝發達。或子孫隆盛。冥冥中不由人算如此。

蓋淺言之爲吃虧。精言之卽顏子之犯而不校。故前人有吃虧歌。勸世最善。

閱歷名言云。大凡來揭貸。除貿易相信。不能瑣碎外。其餘以產業作按者。必訪過確有其田產。確有其契券。並非重當揭。亦寫典數。其人亦正宗生理。不甚大險。乃穩妥耳。

世俗初立妾時。每以首飾衣服媚悅其心志。後來縱恣不可復制。此等婦女。較正室更不識禮體。况由儉人奢易。由奢入儉難。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設義田義學亦然。皆種福事也。饒裕之家。當勉爲之。

牛哲云。毋以人之性命。佐權貴之喜怒。毋以人之身家。供官府之愛憎。以上李仲麟願體集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以上馮沅醒世寶言

我家係詩禮士大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

且。庶子孫有所觀法以上楊椒山公家訓

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公一扣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爲處昆季鄉黨之法。歐陽南野

二南何以多婦人之詩。先生曰。天下易私而難化者。惟婦人。婦人旣化。丈夫可知矣。此文王刑于之化也。堯之試舜以二女。亦是此意。文王之道。便自堯舜傳來。故孔子教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就是夫婦之間一步不可行也。伯魚以是傳之子思。故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呂涇野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止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澹水司馬氏

治家最忌僭奢。人皆知之。日用最忌鄙嗇。人多不知。心中原無分曉。故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呂新吾

人家盛衰。只看後來人如何。後來人賢不肖。未必是天生定。亦在人學不學耳。學則檢束身心。存養德性。處事接人。自循道理。一起心動念。便恐不合於人。便恐不合於天。便恐得罪於鬼神。寧過於厚。無流於薄。如此等人。心地光明。行事平易。處富貴可長保富貴。處貧賤可免恥辱。卽此便是盛也。若不學之人。祇知利己。不顧損人。人我相忒分明。卽父子兄弟夫婦間。也隔藩籬。分爾我。廣大心胸。自割狹小。更何地方容人。更何地方受福。如此等人。處富貴多斂怨。處貧賤多苦惱。卽此便是衰也。人皆謂盛衰天數。若如此看。盛衰却是人自取也。故能自損則日益。能自辱則日榮。何謂自損。檢察己過。自責自克。不敢貳過。不敢文過。不憚改過是也。何謂自辱。割己之愛。與人共之。舍己之欲。與人同之。食甘自菲。衣甘自惡。處甘自下是也。吾嘗思前人勤儉辛苦淡泊。積福與我後人受享。忠厚謙謹。積德與我後人受報。若我後人享盡福。受盡報。則我後之人。無所受我報矣。可懼



可省。一身喫着有限。喫些粗的。着些粗的。將就用些。却何不可。若分些與人。且不論人感德。只此心亦何等快樂。去刻覈之私。而享和平之福。自然人悅神怡。百祿來同矣。周訥溪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產。奪人之業。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離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王陽明

獨慨夫譜系不具。誼分不聯。貧富異居。耕商異業。流居寓處。久漸睽疎。恐今之可知者。數世以後。亦復不可知。則與殊方絕域之人無異也。自吾祖分脈。服且未盡。其勢將至於殊方絕域之人視之。不甚可懼也乎。謹據所聞知的然者無疑者。做蘇氏族譜譜之。以授後之人。若夫婚喪患難。往來相助。凡吾昆弟。皆能勉之。敬老恤孤。賙貧振弱。使一族之人。咸得如願。怡餽未能。空言何補。姑隨力所能及。爲族人歲辦墓祭之費。俟後漸漸圖之。更以望族人賢者。周訥溪

鄉里生才。宗族愛之。閭黨敬之。謂其能表正風俗而增重鄉里也。一膺宦秩。凌傲侵奪

。剝人肥己。無所忌憚。鄉黨何樂於生此才哉。呂新吾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語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衽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也。鹿乾嶽

傳家兩字讀與耕。興家兩字儉與勤。安家兩字忍與讓。防家兩字盜與姦。亡家兩字暴與

淫。呂新吾

卻金堂四箴曰。士君子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功。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婣。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尙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身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飢荒。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燕饗。聚珍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益。傷財者滿而訕。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怒忿。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

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呂涇野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職相近。庶彼此得知災禍福命。後二人一人受鄂州教授。一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祝於柩前曰。我與公同時生。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明日死。已後君一日矣。君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曰。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後鄂州者仕至典郡。此可悟造化乘除之理。不可爽也。書此以爲後生小子不儉用而享用太過之戒。

來瞿塘

便僻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鹿乾嶽

衛武公灑掃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是他神爽處。賀陽亭 以上李雲棟作人編

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乃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以責善。兄弟或因以爭財。亦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人徒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名其妙。蓋人之性。或寬緩。或

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儉。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少。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啓。而終身失權者有之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凡悖逆之事。皆起於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僮僕。到處怨尤。無如意時。必每事三自反。胸中自然快活。處事自然安恬。

兄弟子姪貧富不同。富者既欲獨善。又多傲慢。貧者不能勉力。又多嫉妬。所以不和。若富者稍稍分惠。不欲其知恩。貧者知有定分。不望其分惠。則何爭之有。

自古聖賢。未有不親先九族。然後施及於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苟爲獨居。斯可畏矣。蓋以遠從房族。

亦屬水源木本。畢竟與異姓不同。還當加意軫恤。若財力優裕。更當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祀宗族之無後者。置義學以教宗族之無供給者。買義田以贍宗族之無衣食者。文正公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晝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恥愧。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此言用度宜有節也。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辭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鬪很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可。才子之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尅薄不可。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成。這一般利。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資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阨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人家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饑不寒耳。此語最宜深味。量入爲出四字。有國有家。不可不講。

夫家庭之內。和氣可以致祥。而兆和之法。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矣。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色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而不卽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誤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者十數次。可不至形於言而徵於色矣。此所謂善處忍者。

凡爲子弟娶婦。不妨求之小姓。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締姻。鮮不爲所及。胡文定公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世俗好利。動以娶富貴女爲幸。而或嫁資不足。遂輕慢其媳。不知生長富貴。奢怠性成。恃財傲睨。違逆公姑。挾制夫長。輕慢妯娌。且好眠晏

起。浪用家資。如湯沃雪耳。不如荆釵裙布之女。克勤克儉。能順能敬。家既可保。又一堂歡愛。和氣致祥。每生麟鳳。又何羨區區珍玉哉。

待奴婢如行軍。法律要嚴。情意要洽。

奴婢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違背。無有便當省力之處。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狠。輕於應對。不識守分。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宜寬以處之。多方教誨。省其嗔怒。如此則婢僕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至於頑暴不善之人。宜善遣之。若過於嚴尅。或挾怨以爲惡。小人無知。恐生意外之患。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須於前夕成之。臨發匆匆。必多遺漏。

嘗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認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東坡在黃州。嘗書警曰。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

有召我者。以此告之。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一道也。一則曰安分以養福。再則曰寬胃以養氣。三則曰省費以養財。此言飲食宜有節也。以上沈之譜理學格言

兄弟不和。多由婦人起。兄弟本是一氣。婦人以異姓合在一處。若非十分賢德。必然私心日起。必然嫌疑易生。全在男子心中有大把柄。古人云。不聽婦人言。但此事極難。枕畔巧語。影響牽合。或因緣妯娌小錯。密語爲之張大。或裝借自己小容忍。密語極口含冤。或訐人巧。或露已拙。使男子細細察之。竟不覺墮其術中。漸不可解。所以婦人之言。不但不是處不可聽。便說得似是處。也不可聽。婦人之行。不但不好處要識他的真。便裝得極好處。也要識得他未必是他的真。總之看得父母兄弟一團天性。十分真切。如大樹深根固蒂。牢不可拔。這些邪風碎雨。又豈能搖動。

儉亦人生最要緊事。官不儉。則必至於貪。士民不儉。則必至於濫。貪則遂爲罪人矣。濫則遂爲小人矣。豈不可怕。

勤字要緊。愚者猶能知之。儉字要緊。智者或反不察。每自謂不拘小節。不知既無以寡



已過。又無以示子孫。其所損者。不既大乎。

每見鄉里間。凡家業初裕者。其人未有不儉。一傳再傳。而子孫不知祖父艱難。則未有不奢。未有不縱。奢縱則未有不敗。往往不過數十年間事耳。

有一等奢侈子弟。不聽正言。輒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不知古人此語。自有志者看去。便有大道理在內。如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此便是人生行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便是須富貴何爲。並不是以奢侈爲行樂。愚人看得奢侈是行樂。君子看他却正是作苦。又有一等富貴子弟。不甘儉樸。輒謂素富貴行乎富貴。不知行乎富貴。是要致君澤民。不是自身受用。

五金貨財。原是天地所生。天地所寶。暴殄者固受天誅。厚藏者亦遭鬼瞰。所以節儉是美德。鄙吝又是怨府。要曉得自處宜儉。處事待人。又宜慷慨。或周濟貧乏。或矜恤孤寡。或救災拯難。或卹鄰厚族。力所能爲則當慨然爲之。若一味積聚。全不肯散。當與不與。當濟不濟。常用不用。辜負天生地寶。所謂守財奴。究竟何嘗守得。

人總要有好生之德。方可以爲人。不但傷生害命的藝業。斷不可做。就是人家廚饌中。若無故傷生。習以爲常。一種乖忍不祥之氣。便漸漸日積月累。令人隱隱不覺。所以富貴人家。或不能長久。或生乖戾子孫。或遭意外禍患。蓋卽此口腹一端。傷生不少。不祥之氣所鍾者已大也。豈不可怕。

或謂戒殺近於佛道。不知古聖人立法甚嚴。禮有君大夫士無故不殺生之文。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可見君大夫士之貴。無故不殺生。何況平人。庶人無故尙不得食珍味。何況殺生

。以上紀氏敬義堂家訓

顏公茂猷曰。人身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夫苟失歡。別無他望矣。試思飢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事我之身。舍其父母而事我之父母。一遇經商之人。遊學之士。早作夜眠。衾寒枕冷。頗有朝夕無炊。針黹自活者。乃薄倖男子。寵妾凌妻。或眠花戀柳。且有一旦貴顯。而罔念糟糠者。嗟呼。貧賤與共。富貴棄之。忍乎忍乎。又如事舅姑。睦妯娌。以及正繼嫡庶之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間

憂煩輾轉。忍辱吞聲。未可盡言。豈其望我終身者。

鹿門先生曰。婦人之性。愛繁華而愁寂寞。好強勝而惡吃虧。是以富貴則喜。貧賤則怨。竊見貧賤之家。衣食無鮮美則怨。飲食無甘旨則怨。蛇心之欲不遂。鴛枕之念頓移。形迹羈縻。情意不合。其於夫也。惟見落寞之形可輕。不識綱常之系爲重。交謫媠媠。冷面悠悠。非等買臣之婦。便同蘇季之妻。尙可言哉。

格言云。閨門之內。所教與教子弟不同。子弟欲其讀書明理。婦人則不必識字通文。但以無才爲德而已。至於居家務宜早起。婦女亦然。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且蓬頭。庭除未掃。案几堆塵。大非佳景。况家主未起。而奴婢之奸盜詐僞。何所不至哉。

司馬溫公曰。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無故不晝居私室。女子無故不窺中門。

許世家訓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紡織。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恣性越理。入寺燒香。搭蓬觀戲。登船放遊。銜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爲父兄丈夫者。明知而故縱之。何哉。

曹大家曰。今日之君子。訓男不訓女。豈以女無可教乎。清閑貞靜。行己有恥。是謂婦

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專事紡績。不好戲笑。潔治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教之大要也。

周安士曰。女子在家。全賴有母拘束。至五歲時。男女不可同臥。七八歲時。知識漸開。卽須訓以禮義。使知羞恥。男女不可同席。暑月不可乘涼。勿使僮僕抱持。中表弟兄。不可同伴嬉遊。暮夜不可任其獨行。若平時大意。不能防範。以爲斷無此事。而誰知竟有此事矣。以爲至親至戚。斷不忍爲。而誰知竟忍爲矣。以爲至卑至賤。斷不敢爲。而誰知竟敢爲矣。一生有玷。悔何及矣。所以規矩要極嚴。門戶當極慎。內外要分別。早晚要留心。忙時病時。婚喪設祭時。家主出門時。或生辰令節。月夕花晨。皆弊竇也。可不謹哉。至於性情流動者。婚嫁宜早。謹樸者。婚嫁宜遲。家主當早起晚眠。門戶嚴謹。此整肅閨門之大略也。

胡氏曰。聘媳之道。貴擇清勤樸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端靜。娶以爲媳。入門之後。自可以佐君子。風妯娌。式後人。此返樸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矜奢傲惰。家道之替。由此矣。至於嫁女娶媳。亦宜稱家之有無。不必奢靡爭勝。曾見詩譚一咏

云。婚姻幾見門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成底事。粧奩賣與別人家。

箋註云。一家之衰旺。卽其一家之人以下吉凶。未有和氣萃焉而其家不隆者。若其家將衰。必先有戾氣凝結不解。而後非意之殃隨之。故友恭之五。一曰輕財帛。人家兄弟。當養生送死時。譬如父母少生一子。當析產受業時。譬如父母多生一子。則一團戾氣自然瓦解矣。乃今世之人於父母分財便互相爭競。及爲父母用財。又互相推諉。是父母生一子卽增一害。不如無生之爲愈矣。二曰訓婦女。我爲丈夫。稍知禮義。且與兄弟同氣連枝。尙不能無彼此。况妯娌之間。異姓牽合。又未必知禮義耶。所以娶婦之後。分別門戶。嫌隙易生。背後譏評。彼此互相傳遞。甚或從而增易其言。兩家之怨。必至牢不可破。須在爲丈夫者。自處於正。先使婦言。無從而入。更以義禮開曉之。庶勿致反化於彼矣。三曰忘愛憎。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慈。情豈無偏。凡衣服飲食言詞笑貌之間。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憤懣日多。積久成仇。皆由於此。抑思情關手足。彼此俱當護持。安有手足而自相攪攘者乎。四曰泯意氣。骨肉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理必傷情。傷情卽非

理矣。况兄弟朝夕同居。誰無差錯。每有小事而翻成大隙者。只因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矣。若有一能先下氣者。出言行事。毫無猜忌。則彼雖強不順理，亦當感愧交集。相好如初矣。至於兄弟之情性。又種種不同。或剛或柔。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惟各隨所宜。勿求其必合於我。即欲勉之以正。亦只宜平心和氣。婉轉而勸導之。如是而不睦者未之有也。五曰任公平。父母家貧子衆。婚嫁之事。或有未完。爲長兄者。宜佐父母經畫。以畢其室家之願。雖兄弟有繼有庶。其源實一人所出也。若父母已沒。益宜引爲己任。一切衣食以及從師娶妻分產等事。總要與己子一般。至於兄弟早亡。遺下孤寡。尤宜撫養。近見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每有侵凌之意。簿書出入。勿令幼者與知。幼者亦不能承順。於是藏怒宿怨。妄取橫求。皆不公平之所致也。故長者宜總提大綱。時謀於幼。而幼者亦分幹細務。必聽於長。兩盡其心。爭端至此絕矣。誠能行此五者。亦孰不能友兄恭弟耶。世人兄弟不和有三。一曰言語之忿。兄弟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稍失檢點。嫌隙易生。至於性格不同。見解各異。臨事爭執。而不和至此始焉。惟行其必是。

不求順已。庶乖戾泯焉。二曰財產之爭。夫財產有命。原不因分拆之多寡。而遂定其多寡也。况兄弟有私財。原非便宜別人。斷不可以彼富我貧。致生怨恨。蓋富者苟因衆營私。自問豈能無愧。貧者雖相形見絀。自立亦可成家。又况骨肉本重。財產本輕。若因財物起見。遂至骨肉傷殘。是以區區身外之物。而害及天性之恩可乎。三曰婦女之讒。蓋婦女異姓相聚。性本不親。又未讀書明理。不識天倫之重。忘大體而重小嫌。枕邊浸潤之言。丈夫易惑。遂有分居各爨。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不肯以姪爲後。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憐兄弟之貧。供膳必欲輪值。葬親必欲均財者。有爲小姑則讒兄嫂於母。爲嫂妯則讒姑叔於夫者。事難備述。其故又多由婢妾。彼愚賤無知。以言他人之短爲忠於主母。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志焉。

兄弟爲一家之朋友。幼同居。長同事。父母之樂在此。家道之興亦在此。至朋友究屬異姓。世乃有視同胞之兄弟。不如結義之兄弟者。惑之甚矣。

張拱震曰。兄弟之間。不當論報施。但當各盡其心。豈可以弟不恭而兄廢其友。豈可以

兄不友而弟廢厥恭。必欲囚爲報施。將一體之恩。不同市井交易之道哉。

箋註云。兄弟有同胞焉。有嫡庶焉。有堂從焉。均當敬之耳。同胞兄與我一乳。嫡庶兄與我一體。如不敬是不知有父母也。堂從兄與我一本。如不敬是不知有祖宗也。故必親之愛之。我富也。不忍令彼安於貧。我貴也。不忍令彼安於賤。我之兒女成雙也。不忍令彼之兒女怨曠。我之子孫讀書也。不忍令彼之子孫癡愚。如是則化行於家。妯娌相歡。子姪和睦。自然合爨同居。恩聯意洽矣。至於財力優裕者。尤當置義田義學。使宗族之人咸有贍給。又從敬兄之道推而廣之也。

眉公書云。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世既無利澤到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己。循環之理。鑿鑿不爽。慳吝自苦者。可發深思。

聯芳集云。奴婢亦係人子。特所少者錢耳。以貧乏之故。自幼卽離父母。故兩行珠淚。骨肉東西。很心者又從而殘虐之飢寒之。令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心何忍哉。每見婦女凌虐婢妾。有炮烙拶割之刑。多起於妬根。誰致之縱之。則丈夫不得辭其責矣。况此輩天資多



暗。作事愚頑。居上者宜寬處教誨。家中子弟。亦不可擅行笞楚。有事當告之家長。又雖責其出力辦事。亦不可不察飢寒。宿臥之處。亦當留意。冬冷風寒。夏時蚊帳。亦須爲之檢察。庶幾仁人之用心也。昔有賣兒女詩云。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有詩云。此輩愚頑墮下塵。只須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爨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衆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閒刻。其當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燂薰蒸。汗如雨下。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尙有閒時。司爨者刻期供具。難乘一瞬之涼。及至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饕餮之易。當辨服役之勞。

娶妾之事。凡人有子則不可。妻妒更不可。苟業已有子。而多置媵妾以供淫慾。難免妒妻鞭撻以傷生。狡妾讒言以搆釁。是誰之咎歟。又云人但知妻妒婢妾。而不知婢妾善能妒妻。人知我污婢妾。而不知婢妾亦能污我。夫賤人貞靜者少。淫佚者多。或爭寵而巧相讒搆。或挾怨而陰爲謀害。致令同室操戈。此家道之不和也。或骨肉不知而聚麀。或主僕交迷而荐

寢。遂使醜聲外播。此家道之不肅也。

沈文端公云，

沈公名鯉字化龍河南人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惟有恥心。方始可用。

故雖有過不常數責。不常數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爲先後。若應轆轤情。處分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顛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

靈璧子曰。古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土宜。別墳壤。民知耕種而五穀成熟焉。孟子曰。五穀熟則民人育。所以仰事俯畜者。咸賴乎此。且天之生之也。雨露以養之。風雷以鼓之。陰陽以達之。人之成之也。蚤夜以作之。胼胝以力之。寒暑以播之。五穀之熟。豈易易哉。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凡爲民粒食計者至切也。人可不珍重而愛惜之乎。

王法進曰。凶歲穀少。固當珍重。稔歲穀多。尤宜愛惜。何世之人貴金玉賤五穀。遺穗而不知收者有矣。棄穗而不知斂者有矣。狼藉於場圃者有矣。委散於踐履者有矣。紅朽於倉困者有矣。污穢於糞壤者有矣。輕棄如此。罪尙忍言哉。及至凶年飢歲。有升珠而不能易斗

粟者。枵然飢餒。殘喘莫延。此皆不敬惜五穀之罪也。可不畏哉。

錢開少曰。仁呂之輯。原不止戒殺生。實欲學者由淺入深。因事見道。世未有不忍於物。而忍於君父骨肉者。則生生一念。未始非忠臣孝子義夫順婦之法門也。

放生一事。貴於隨遇隨買隨放。不沽名。不露相。如必結社邀朋。尅定時日。射利之徒。因而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爲放也。不如耳目所及。隨買隨放。是謂放無常期。江河林藪。使得悠然長往。是謂放無常處。近有世人。外結放生之社。家中不斷宰殺。或壞垣而破塾。或覆巢而毀卵。或以虫蚓而飼禽魚。此乃放而不放。殊不足觀。

朱璣云。經營還債。勝於布施。結會放生。必須戒殺。

言行錄云。世人行善濟恤爲第一功德。然必平日有慈祥愷悌之心。則隨境生憐。觸處皆應。將我之有餘。濟人之不足。積種種之陰功。行時時之方便。則爲積福之本。有愈散而愈聚者。

朗川先生曰。聚財之人。日夜爲子孫謀。不知天道忌盈。人以貪吝聚之。安知子孫不以

淫蕩散之。惟大慧人。善解天道。善體天心。廣種福田。以散爲聚。自可綿福壽於無窮也。崔控子曰。今人偶行一善便欲獲報。稍不如意。則曰天理難知。豈知但不飢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人得耕田。時開笑口。目少愁眉。卽此便是平安之福。故知福方能享福。不知福者。妄心一生。便生妄事。

靈聖真君曰。虫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孝友方便忍辱勸善。是謂不費財行萬善。贊揚善事。歡喜善人。抄刻善書。感動善念。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顏猷茂曰。有一等人，遇善輒阻。見人放生。則曰救人爲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衣食爲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賑之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夫所謂爲善。須時存方便。施或因其常陋。事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致。隨在可行。隨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爲善者也。以上醒庵氏祥雲集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儉用亦能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

未來難以預定。算穀到頭不穀。每事常餘三分。那有悔的時候。

恩怕先益後損。則恩反爲仇。前功盡棄。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反招怨怒。以上

### 呂新吾續小兒語

少年婦女。最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

婦女妝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

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婦。荆釵布裙。

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窮漢。糠土也喫。

古分內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

以上呂近溪女小兒語

兄弟間偶有不和愜處。不如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

夫主倡。貴振立夫綱。刑于有道。步步正身以化。使克全婦順。切勿昵於私愛。養成驕悍。令得專制。無所忌憚。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幼孩。近見人家婦女。或挾制丈夫。或不敬翁姑。或妯娌不和。或凌虐婢妾。或狎昵無度。或縱意往來出入。種種惡習。雖女子稟性

之劣。皆由男子有以養成之。畏其悍戾。惟命是從。惜其嬌癡。有言必聽。平時既不能閑以禮義。當其有過。或復勸行剛暴。以致乖離。不可化誨。參安定家訓

吳興姚氏祖訓曰。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祖宗必以通族之人通族之事付託之矣。間有不能養不能教不能嫁娶不能殮葬。及別有患難不能整理者。皆當竭心力以成全之。此是子孫承受祖宗付托分內事。切不可視爲泛常。臆存推諉。并不可自居恩惠。略有驕矜。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來往。不戲謔父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

胡振安曰。酒以成禮合歡。不禁人飲。但須有度。無度則醉。喪德喪儀。悖禮亂行。雖素號循謹者。或猶不免。蓋其血氣忿盈。心膽粗壯。淫殺皆所可爲。醒後未必不悔。雖悔何追。甚且有損肺腐腸因之招疾而殞者。故五戒以酒爲第一。而古人斥爲禍泉。指爲狂藥。其

垂戒深矣。附善堂功過格

甚矣酒之爲害也。柔弱之人得酒而暴。恬靜之人得酒而躁。簡默之人得酒而譁。事宜密者酒洩之。事宜急者酒懈之。事宜記者酒忘之。有心病。酒助之鬪。有癡情。酒益之狂。

習是編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婢僕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語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出願體集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必不能無爭。蓋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難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甯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出袁氏世範下同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家蕩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

於興隆者。皆賢婦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胡振安曰。凡家業之興。由精勤節儉。家業之廢。由懶惰驕奢。所以人家養了男子。從幼便要習知稼穡艱難。稍長便要與他治生的道理。最忌尙居無業。又最忌見利卽鑽。倘命運屯蹇。福分輕微。不能進取功名。常以訓蒙耕織營生。不可別尋分外下等道業。東走西奔。攬中作保。說長道短。求爲媒妁。小則圖口腹。大則詐財貨。或至兩相構訟。則親友疑其偏向而怨尤。官司鄙其無藉而輕賤。廉恥喪盡。刑獄難逃。所得少而所失多矣。此皆由沒箇生理。見利卽鑽所致也。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日矣。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



也。人生必語書

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意處便好。人家要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彙纂功過格

周安士曰。天下至愚至苦者奴婢也。惟其愚。故賦性健忘。七顛八倒。惟其苦。故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且其出言粗率。往往唐突主人。而又自以爲是。紛紛強辯不已。凡此皆自取鞭扑之道也。然以如是之人。而必欲責備苛求。則主人亦欠聰明。亦少度量矣。惟願仁人長者。寬之恕之。常作自己之兒女想。常答撻者。且加訶責。常訶責者。且作勸勉。則自己之精神不費。奴僕之肢體不傷。不特享現在之令名。且可作將來之家法矣。陰鸷文廣義

婢僕宿臥去處。夏日蚊多。冬時風冽。皆須檢點。以至牛馬豬羊雞犬之屬。遇嚴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近世人情刁詐。更有奸徒唆使。誑作人命。圖賴破財。受累不少。故輕病卽當醫治。重病則立召其親屬陪視。庶無後言。若扶病送歸。恐舟車風雨。增病殞命。仁者不爲也。(習是篇)

朱在庵曰。婢女雖屬下賤。必當念其始終。完其志節。年十六七卽宜婚配。此非徒病其失時。正所以豫清閨閣。

凡人口衆多之家。口舌是非。在所不免。婦女奴婢。尤喜搬嘴。彼此若一聽信。必成嫌隙。漸而吵鬧。漸而怨恨。乃家門衰敗之兆。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此二句真和家妙法。人家有小兒女。凡熱湯壺碗及刀斧利物。須安桌裏穩處。不可放於案傍。恐小兒無知。伸手勾製。爲害不小。如火籠火鑪。不可令小兒近旁。河橋塘井。尤不可令小兒輕往。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乃積德之報。若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勉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見乞人哀求。輒與之錢。或與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損之。不可解也。今且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

宗族親黨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粒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接。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掩埋。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至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幫言語。解人阨。治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揚人之善。皆是。次及於物類。戒殺放生。莫非民物之仁。又如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矣。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朱柏廬先生勸言



## 訓子

張敬堂座右銘曰。多事爲讀書第一病。多慾爲養生第一病。多言爲處世第一病。多智爲立心第一病。多費爲作家第一病。悅心集

程大中曰。凡課訓子弟。必須使他知貧賤意味。世事艱難。惟艱難則思自立。若富貴之子弟。一切如意。不知勞苦。養成傲性。以至待人接物。未有不開罪於其前者。是誰之過歟。王氏家訓曰。人之子孫。不問富貴貧賤。智賢愚不肖。皆當教養。所謂教養者。不徒誦讀章句。知文識字而已。必要使之明道理。顧廉恥。存本心。知仁義。不犯非禮悖德之事。克盡人道斯可矣。

呻吟語曰。人之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生煩惱心。生驚怖心。生愁悶心。有難言心。有缺少心。必當先意承志。盡力盡心。此謂之悅親。此謂之色養。

郎處敬曰。人能以愛妻子。愛愛親。定是孝子。能以畏妻子之畏畏親。定是肖子。

沈幼宰曰。凡破家蕩產之子。未有不以爲能幹。而利析秋毫。且算無遺策。父母深以爲喜。迨其後。諸凡縱欲逞能。一敗塗地。望其爲守財虜。轉不可得矣。爲父母者。可不預防而訓導之。

標元曰。父兄爲五倫之首。孝弟爲百行之先。必當恭敬順從。愉色婉顏。縱或父有偏曲。兄有侵私。只宜從容調理。若其執迷不返。亦須平心和氣。久久自然融洽。至於忿言惡語。暴戾抵觸。豈不有傷根本。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必常以讀書通世事。

王沂公曰。每見子姪學人好尙。效人舉止。先人言語。隨人趨向。必常痛抑之。開陳其利害。母以小過而不警戒。積久弊深。流爲輕浮淺薄之徒。於是省察。恐亦晚矣。

李不羣曰。稱呼尊長。必須面前背後一樣。非特從厚。卽所訓後。

郎處敬曰。教兒子。只要他能明理。勿慮其不聰明。只要他能自立。勿慮其受人欺。只要他通世情。勿慮其無口給。只要他知甘苦。勿慮其不經紀。

鞭心集曰。不肖子不肯作家。固無論矣。如肯作家者。不脩體面。一味鄙吝。終亦不是好消息。

臥雲子曰。少年子弟。斷不可令其浮閒無業。而放蕩其身心。或小或大。必要尋一件事與他去做。則身心得以拘束。事務得以演習。人情得以暗練。學識得以長進。經營得以慣熟。這便是得大利益處。何必堆金積玉。而後稱富足哉。若子弟浮閒無業。流入匪類。就是趨窮的根子。

月旦曰。人家孩童至十三歲外。切不可隨老婢及乳母同榻而臥。倘被此輩敗壞。以至壯齡孱弱。爲人父母者。不可不知。妻妾殘妬。每伺其產時。賄囑穩婆。害其性命。終於絕嗣。爲人夫者。不可不知。

砭時偶紀曰。親一生精神。無一刻不在子身。子身一生精神。無一件能體親心。若將父母心作己心。便是立地孝子。以上李士麟心影集

才子弟。制其愛。毋弛其誨。故不以驕敗。不肖子弟。嚴其誨。毋薄其愛。故不以怨

離。

黃山谷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王叔載名厚戒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污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黃山谷曰。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訓蒙之師。能與子弟講品行。此風化之原也。

少年只想我現在幹得何項事。到頭成得何項人。便有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爲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



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衲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於方板。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而襯其沿。隨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輩。每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知乎。當宜誌之。此語真足爲少年易視先人遺書者。痛下針砭。

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望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弟。以存其元氣。

昔人云。祖宗基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其成。則不知有勤儉矣。祖宗福澤。自詩書中來。子孫承其蔭。則不知有詩書矣。爲人後者。三復斯言。能不淚涔涔下。

鄭耕老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

以中材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姿稍耗。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耕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制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校律。合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定制等威。方可謂之真經術。噫。今人能言此者寡矣。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姜西溟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古人讀書。必思得此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周璣采菽堂齋聞

人生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又涵養如不識字人。是爲善讀書者。

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看書貪多。則不精。作事要快。則多誤。

天下之書無窮。人之精神有限。須是不讀無益之書。方能有專功。

這一件理會未得。又理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少年子弟。勿令其事事自如。

身體有父兄防閑。是真福。過失有父兄規責。是真安。門戶有父兄撐持。是真僊。事業有父兄指引。是真路。

遠邪佞。是富貴家教子弟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弟第一義。

絕嗣之墳墓。無非輕薄狂且。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刻薄之徒。處處預行算盡。

件件預行占盡。焉得留有餘地步以貽子孫。

師字與天地君親字平列。何等鄭重。世儒多恃爲天地君親之尊。全不顧天地君親之義。甚至安心曠館。膜視生徒。天地君親。顧如是耶。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爲蝗蟲。謂鬻園田而食。次變爲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爲大蟲。謂賣人食。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上汪汲座右銘類篇

人士有與吾輩同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劇談大噱者。心竊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放翁家訓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佚。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關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兒女輩。常着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警。到自專時。尙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集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學者不長進。病根只在護短。聞一善言。不知不肯問。理有所疑。對人不肯問。恐人笑已之不知。孔文子不恥下問。今也恥上問。顏子以能問不能。今也以不能不問能。這般護短。到底成箇人笑之人。避一笑之恥。而貽終身之笑。顧不恥乎。兒曹戒之。

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喜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責。

難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後學之殃。而才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明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奧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

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以上呂子呻吟語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禮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及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之尤甚哉。

子孫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爲賢子弟矣。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其人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况自家入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凌辱人乎。

家人違犯。必令人撲責。決不拳打脚踢。恐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至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逸。偶令服勞。便多方推諉。二也。言語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意衝突。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肆。三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蕩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四也。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取於親。稍不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養。有兄弟互推而棄親弗顧者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博。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卽怨親偏黨。關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矣。

天下有四等父母。一曰老。眼昏難見。耳聾難聽。齒落難吃。脚重難步。全仗兒媳扶持

若不孝順。倚靠何人。一曰病。偏風久臥。屎尿在床。無人服事。就是活受地獄。一曰鰥寡。寒衾獨宿。誰堪共枕溫柔。萬種愁腸。沒個知情伴侶。兒子不孝。便空守半生苦志。一曰貧乏。少年強壯。掙些膏血撫養兒女。到得男婚女嫁。力盡筋疲。不克支持。凍餒致死。這等父母。怨氣冲天。至若婢妾而爲生母。笑啼不敢。愁苦倍甚。不善承順。天地不容。爲子者益當盡孝。

人到婚娶後。當時時存一報親之心。切不可私妻子而稍薄其父母。諺云。娶得一房媳婦。賣去一個兒子。此語最爲痛心。爲子者。不可不戒。

魏冰叔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子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箇。則天地之內。止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再尋一個來湊不得。

世有以分財之少。而厭惡兄弟之多者。但知父母所遺家資。皆爲我有。獨不思財有定分。命中有財。兄弟雖多。無礙於爾。若命中無財。即使父母止生一子。亦不能多積財產以遺



汝也。卽多積以遺汝。汝能長保此財產乎。

子弟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蓋鈍者。多是安分。不敢妄作。若小有才智。舉動輕剽。百事無恒。放心肆己。而克有終者鮮矣。子弟幼時。卽當教之以禮。如見尊長必揖。長者經過。必起立。長者呼。卽趨之。對必名。不可曰我。凡朔望參祠。四時祭祀。皆當預也。稍有縱恣妄動。使性凌人。搬弄是非。支手撫脚。卽正色呵禁之。不可小加姑息。飲食不可啗以甘旨。十二歲出就外傳。其責在父與師。爲母者尤宜加嚴。不許擅入於內。則彼不見學堂之苦。先生亦易於施教矣。倘爲母積寬於始。彼且以學堂爲囹圄。一心要躲在裏面。又平日放恣慣了。先生如何約束。故內嚴尤爲教小子之要。

子有過。往往父未及知。而母先知之。乃母以愛子之過。旣不忍責治。又不令父知。動輒代爲隱蔽。父嚴於外而母縱於內。父督於暫而母恣於常。欲子之成。終無日矣。

子弟傲法。必視父兄。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恭而子弟傲慢者矣。若父兄傲慢。而責子弟以謙恭。父兄淫侈。而責子弟以節儉。無是理也。故立教有本。爲父母者。當先

自省飭。

子弟資性愚鈍。莫將舉業久担。早令練達世務。不必定要作官。但存好心。做好人。知禮讓。守法度。習勤儉。顧廉恥。勿遊手好閒。勿縱酒賭博。勿親近匪類。如此則無不肖之習。不致玷辱家門矣。

子弟知識少開。課誦之餘。一切家計出入。人情世故。亦須講究。卽如飲食。使知耕種辛苦。衣服。使知機杼工苦。并田莊望歲時豐稔。經營慨物力艱難。漸漸說到創業守成。防危慮患。多方譬喻。此等言語。較之詩書易於入耳。使之平日了然胸中。及長庶幾稍知把持矣。

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箇好人。卽便是件大陰功。利人自利。定有應感。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是與庸醫殺人等罪矣。亦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惟幸留意。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幼年知識未開。天真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偶爾提起。尙可數行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持久。故

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蓰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月無多。切不可荒功。及讀不急之書。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書易左傳禮記兩漢八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便束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採取。而向塗人乞漿乎。我願汝曹半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壁。一月之內。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通其義蘊。而運用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矣。

東軒晚語云。不肖子不肯作家。毋論已。即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緜遠。以上金樹本迪吉篇

人子於父母俱當盡孝。獨有四種父母。待子之孝尤切。曰病。曰老。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時。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疾。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暖誰問。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個個樂事多。漏聲長處不可問。

。枕邊淚溼與誰同。祇憑半點骨肉。以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喰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爲子者於斯。更宜喫緊。

古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是子弟做法。必視父兄。乃父兄訓之節儉。而仍然淫侈。父兄訓之謙勤。而仍然傲慢者。其故何歟。良由父兄日爲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父兄日爲淫侈。而責子弟以節儉。正犯孟子所言。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爲父兄者。當先作榜樣。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爲有餘。他事皆可區處。唯子孫不肖。無策可治。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爲之營生。謂之智不可也。

子弟不當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子弟幼時。不可不督以讀書。書不讀則不知禮法文墨。而淪於俗。及列於大庭廣衆之前。

談文論古之際。外雖佯作笑容。內若針氈刺股。求其早散一刻不可得。爲父兄者。於子弟成人時。察其資質。可讀則讀。卽不能爲科貢第。猶可爲鄉祭酒。及長而不能讀。速督令習耕。爲勤儉守家之人。若非耕讀。而習於商賈。已爲逐末。非承先啓後之道。倘任其游蕩。惟好鮮衣美食。一味浪飲酣歌。讀又不成。耕又不成。勢必流入無賴窮徒。而此皆爲父兄者不教之過也。

子弟至十五六歲時。他自己身上。便有些費用。宜微與錢財。以遏其困迫萌賭之志。

吾之一身。常有少不同壯。壯不同老。吾之身后。焉有子能肖父。孫能肖祖。如此期望。盡屬妄想。所可盡者。惟留好樣與兒孫看而已。

親故因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倘或不能償。在人爲負欠。在己或責望者有之。如力量實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誤了事。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鄰里。人生闕一不可。然四者獨睦族更宜講求。每見今人修建寺宇。鎔金塑像。更有蓄養歌童妓女。賭賽豪華。往往不惜千金。獨宗族面上反爭釐較。

忽。不肯用一文。殊不知一族之中。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人饑寒困苦。况盛衰理本循環。在我未必常保豐盈。在彼未必終處貧賤。我視之如陌路。恐未幾身後子孫流落。彼亦陌路視之矣。常見親友貧富相形。終年而不相聚。卽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卽相餽無物。幾同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欲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此際卽富者曲意周旋。尙增幾許跼蹐。况以傲慢臨之手。此日遠日疎。骨肉所以間闊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其在少年。尤當兢兢守禮。不得一味率真。少年子弟。父母蔭下。教以讀書。如牽羊入肆。死不肯讀。及至父母歿後。家務纏擾。或境遇艱難。欲讀不能。無論不能顯達功名。出人頭地。甚至舉筆重若千斤。措詞奚啻十年三賦。卽酒席之間。欲行一令。道一底。便覺手足無措。若遇文人談笑。惟有瞪目而視。不知所言何事。追思從前父兄之訓。何可得也。

看書如看戲。有何不看之書。悔過如悔碁。有何不悔之過。

禮節雖屬虛文。爲人不可不習熟。卽如作揖打躬安席告坐謝茶之類。素不留心。驟一登場。必然手足無措。故孟僖不能相禮。囑懿子學禮於孔聖。

吾人每遇新達。或發巍科者。卽願與之親狎。亦由德量狹隘耳。烏知我日後不登科第乎。所以學者最要開拓心胸。

世間藝業。知其滋味。便一往情深。不能阻遏。今日子弟。不能耐心書案。爲父兄師長者。宜多方開其大志。逐日與之講求詩文妙義。字畫輕重。引入理景。使知味道。無暇他想矣。

字乃天地間之寶。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能令古今人隔千萬年。覲面共語。能使天下人遠千萬里。攜手談心。傳古聖欲傳之心法。記今人難記之瑣事。無往不賴乎字。若無福之人。竭力求之。旋得旋失。有福之人。藏之胸臆。盜賊能劫之使去。豈非寶之至者乎。以天地之至寶。而糊牆裏物。拭穢燃燈。不幾大損福分乎。今一字不識之人。見片紙隻字於道旁。必舉而投之於壁隙。以待惜字者取而焚之。隨祝之曰願來生識字。其敬吾儒之字也如此。吾儒反自輕之。豈不可怪可歎。願同君子。凡

遇斷簡殘編。卽貯內庫以貽後裔。以資來世。更有磁器上詩句圖章。及其損壞。沉溺坑廁者甚多。倘見者卽取而擣之爲粉。付之水火。亦惜字之推廣也。若夫欺心昧心。誣人害人之字。下筆卽有果報。或名利暗滅。刑禍潛生。或書香絕脉。子孫聾瞶。又豈可不大大加慎惜哉。勸惜字紙。載諸編者累累矣。但路途字紙。有作福者。使人檢拾。不過在於通衢道路。若人宅內。焉能入室尋覓。因思婦女。罔知惜字。或任其委擲溝廁污穢之處。甚爲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籠上寫收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必加護惜。是則所費無多。所收甚普矣。

清明祭掃。歲一舉行。此乃蒸嘗之遺意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派值。或糾衆合行。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者。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朋攜友。藉此遊玩踏青。不敬甚矣。勿以書文裏物糊牆燒茶拭桌。勿塗抹好書。濫寫門壁。於塗穢中尤宜慎。人不讀鑑史不知古。不閱邸抄不知今。通今博古。乃可行世。



朱子家訓云。得意不可再往。此語最爲切中。又人家書籍。除上文所應置者。如本草綱目。律例圖說辨僞。達生篇。家禮辨定。草法大全。不拘士商之家。不可不備。

羅一峯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曰。所謂好子弟者。非謂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以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霄壤同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名臣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乃惡子弟。非好子弟也。

先哲云。作文詞。他人或改易一二字。便爲之噴怒。由器量狹隘耳。必當看其改得是不是。所改者何人。或問夏原吉曰。量可學乎。答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嘗見世俗間。有讀書上進者。初無所激。不知自奮。後因人欺侮。然後勵志成立。可見人非不可以造就也。唯自暴自棄耳。子弟聰明有志者。可以責撲罵詈愧恥之。使之激勵進益。愚頑無志者。督責之。則彼益自棄而安於下流。無上進之機矣。惟故加獎譽。并立賞格鼓

舞之。用銀錢鞋襪或頑要物件則踴躍向往之心生。未可知也。以上李仲麟願體集

觀古人爲政。必賞罰並行。乃能致治。則知父兄教子弟。神機妙用。亦在獎賞與督責並行也。

孝道無窮。惟盡我之心而已。爲父母者。待子能養時。大約五六十歲矣。去日甚多。來日甚少。爲人子者。倘不盡心而事之。及至白髮雙親。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此時痛改前非。悔之無益。幸未及此。速宜孝養。

父母見諸子中有貧者。往往念之。飲食衣服之分。偶有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與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富者或以爲怨。殆未之思也。試思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馮元醒世寶言

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父母。陸桴亭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司

凡諸卑幼。毋得專行。必須稟知家長。凡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速行之。事畢。乃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委曲白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人子事親。要仰體其日日望子之心。人間名利。非可必得。然讀書者刻苦埋頭。務農者努力胼胝。貿易者盡心營運。置身於可富可貴之地。使父母意中。常作一做封翁做富翁之想。亦是養志之一訣。爲人子。而使父母無此妄想。則其心慟矣。于鐵樵

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故舊聯絡。一也。鄉黨信服。二也。子孫稟令。童僕遵規。三也。說祖宗故事。與郡邑先輩典型。四也。解和少年暴急。五也。照料瑣細。六也。溫節孝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伊川程子

父子兄弟之間。不論施報。各務自盡其心。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人之性情。或剛或柔。或謹守。或豪縱。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卽或有偏僻處。不忍旁視。只宜平心和氣。婉轉勸導。如此而不睦者。未之有也。曹月川

兄弟一體而分。比之手足。誼至重也。概觀人間。成人無兄弟。而孩提有兄弟。壯歲無兄弟。而暮年有兄弟。富貴無兄弟。而窮賤有兄弟。有心者宜思之。范竹溪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已稍重。雖是毫末。獨必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公則皆取於公。取於私則皆取於私。衆有分。雖果實之類。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袁氏世範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簿籍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

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事。袁氏世範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同居而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曰美事。至於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常分。宜早有所定。兄弟果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其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袁氏世範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尙或喜其富愛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妬。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以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尙與我益。况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陸桴亭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妬兄弟富貴。則在賢者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與己無與。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早已爲他人觀破。一文不值。陸桴亭

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且須理會曲禮小儀。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再理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東萊呂氏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着意督師。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陸桴亭

教子孫守禮法。却不可導之退縮迂緩。戒子孫貪財貨。却不可縱之輕費暴殄。呂新吾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各有一定之命。命應富貴也。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所遺乎。

鹿乾嶽

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鄉黨爲之羞。妻子爲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呂新吾

積金積粟。積之數十年。未有不散。授田授宅。授之四五代。未有不移。惟殘書幾卷。可教子孫讀誦。良心一點。可爲身後流傳。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以上呂新吾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來處。以至轉徙四方。往往親未絕而不相識。伊川程子

書祇貴讀。讀多自然曉。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祇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朱子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下功夫。仔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讀者。朱子

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厚實重。小心謹畏。不害爲君子者。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未免爲小人者。此等處皆後生所常識別，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勉學也。勉齋黃氏

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奮發曰。到家時却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再二字。因循過了一生。白首竟成浩嘆。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舞不倦。除却進德是死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七年。無不成之理。然而成者百無一二。何也。志之不立。而爲之不早也。呂涇野

讀書要明道理。存心養性。處爲真儒。出爲名世。非爲取科第之階也。時時用敬。常若父兄師長在前。必慎其獨。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爲清修之士。言語飲食。毫不可苟。謙光而有厚器者。必有大成。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呂豫石戒子則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語最警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蕩蕩。心神會無歸着。譬



之箕人丐子。瑣尾流離。靡所定止。不亦難乎。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慮。皆有安頓處。才有進步處。馮少墟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要在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使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若全不下手。則目下錯過難得底少壯時節。卽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有益也。朱子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祇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夫。又况心慮慌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朱子

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亦息也。歌詩寫字。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論學。以收斂身心。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工。才謂之孳孳爲善。馮少墟

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得乎句讀。須有沉潛之功。將義理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

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朱子

聖賢之言。須常時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朱子

讀史當如身在其中。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人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也。范陽張氏

一友問讀書記不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王陽明

存心必由靜坐而入。窮理必由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由朋友講習而入。從事於此。其益無方。非天下大福人不得與於斯。是入德要訣。卽舉業要訣也。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朱子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

俾往誦之。人咸精熟。朱子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聲音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閑邪存誠。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東萊呂氏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詞。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馮少墟

某寫字時甚敬。不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伊川程子 以上李雲凍作人篇  
今士子讀書。不惜字紙。不敬書籍。或困躓場屋。或偃蹇終身。或子孫愚闇。豈曰無因。能不悚然敬惜乎。

世人忠孝。率從外求。不知忠之一字。不必仕進而後致君澤民也。人之心君。爲身之主宰。一念欺心昧理。不可對人言。即是昧厥本身之君。故此心不欺昧。卽仕進不仕進。皆可

謂之全忠也。孝之一字。豈必事父母能竭其力。卽此身是父母遺體。但行住坐臥十二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臟。故雖父母存與不存。皆可謂之全孝也。若外事親則盡敬。而中置身於不善之境。以虧辱其身體。雖名爲孝。非真孝也。故善事身心。卽名真忠孝。豈必仕進而後爲忠。豈必有親而後爲孝乎。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見高人舉動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近言也。卽詩文亦然。贊者未必當。若指我之失。卽淺學所論。亦是有理。不可忽也。

世人多惑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數年不得葬其親者。有旣葬不吉。一掘而巳。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昆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讎敵者。年復一年。幾無入土之望。一遇水火。遂有漂焚之虞。嗟乎。龍穴非遙。只在貯存方寸地。牛眠伊邇。空勞踏破嶺頭雲。

自幼而長。教學相成。今乃不教而誤之。是隕霜殺禾稼。而鳩毒戕心腑也。爲師者慎之。

哉。爲子者慎之哉。擇師者慎之哉。蓋人家一代之興替。全關子弟。而子弟終身之成敗。係於師長。凡子弟正在妙齡。及時迎機訓導。隨材造就。多術提撕。設法誘掖。寬嚴並用。恩義兼盡。使之聞正言。見正事。作好人。存好心。小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而孝弟忠信之道。禮義廉恥之防。窮理盡性。仁民愛物之要。無不訓迪。無不講究。養成聖賢之才。蔚爲卿相之器。德行足以傳家。文章堪以華國。世道賴之。朝廷功之。鄉黨榮之。宗族樂之。庶幾成已成物。有始有卒。誨人不倦。啓發有權。陶鑄之德。功侔造物。栽培之仁。量過生成。此其食報。豈有窮乎。

聖賢千言萬語。都只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浮沉世俗間。或更作人污下。卽將蒼頡以來書讀盡。也只是個沒學問的人。取古法帖時陳左右。晏閒之餘。卽臨摹數行。頗勝弈碁廢日。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往率略。

你仔細想。你身子是何人生的。就知道父母之恩。時刻不可忘了。你仔細想。你身子如何長大。全虧着何人撫養。就知道父母之恩。時刻不可忘了。你仔細想。你心性。知南識北。賴着何人教訓指引。就知道父母之恩。時刻不可忘了。所以古人將父母之恩。比同天地之高厚。原不虛也。你只想父母生箇兒子。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也不知受了多少艱難勞苦。擔了多少憂愁驚怕。卽如儂乾就濕。出入提攜。行走坐臥。痧麻痘疹。不知用盡了多少精神。若是見兒嘻笑。心裏就有許多喜歡。見兒啼哭。心裏就有許多煩惱。自己未曾吃飯。先怕兒子肚裏飢餓。自己未曾穿衣。先怕兒子身上寒冷。時時防兒子有病。事事要兒子常安。巴得長大成人。就代你延師教訓。不惜銀錢。定親婚娶。多費資財。期你興家治業。望你立志成人。若是兒子有些病。爲父母的不說幼弱難養。反怨自己調理失錯。就日夜焦心。急忙去合藥求醫。禱神問卜。恨不得將身替代你。若外出遠行。爲父母的。日常牽心掛意。夜常睡夢難安。就是早去遲來。還要倚門懸望。總而言之。爲父母的。一生一世。經營算計。那一件不是爲兒子的心腸。若教得像幾分人。父母不甚歡喜。若教不得成人。便死不瞑目。可憐

父母的精神心血。都費在兒子身上。及至兒子年紀長大。要知父母日漸衰老。如此深恩。急圖報答。尚恐不及盡萬分之一。你們爲子的。各人細細想一想。可不趁早孝順麼。

人若不知父母的恩愛。但看自己撫養兒子。便是式樣。知道自己養活兒子的劬勞。便知道父母生投自己的恩愛。知道自己責成兒子的心腸。便知父母指望自己的主意。

凡人在初生的時。一刻也離不得父母。半載週歲。認得人的面目。在父母懷中便喜。若別人抱去便啼。自三四歲以至十四五歲。飢則向父母要食。寒則向父母要衣。以前時日。人人知道親愛父母。及至娶了媳婦。添了房中許多恩愛。就與父母間隔一層了。及至生了兒子。又添了眼前許多恩愛。又與父母間隔一層了。若遇着賢孝的妻子。就是家門之幸。遇着不賢孝的妻子。這個在枕邊說公婆的是非。那箇在膝前說爺奶的厚薄。三言兩語。蓄積心頭。反覺得父母有許多不是。日深月久。妻子漸親。父母漸疎。妻子漸厚。父母漸薄。止知房中妻子是自己的。把兩箇老人家。丟在堂上。冷冷清清全然不管。絕不思想你當初十四五歲以前。何曾有妻。何曾有子。那時候懷抱你的何人。衣食你的何人。噫。照這樣良心喪盡

的人。真正不如禽獸了。

凡爲人子者。要知自己日長一日。父母日老一日。若不及時孝順。及至父母去世。縱有三牲五鼎。父母全不見。語云。子欲養而親不在。追悔也是遲了。最恨今人却有一種議論。說爲子雖該孝順。也要看前親後晚。父母待子女爲如何。此等邪說。陷人不小。斷斷不可聽他。縱使親晚嫡庶間。父母有些責備。畢竟是爲子者有不盡理處。須當更加敬心誠意。和顏悅色。再無不感悟的。

父母萬一有先去世的。單留鰥父寡母。全要你爲子者加倍體貼。不致寂寞孤棲。纔是好子。看今日爲人子者。只知攜自己妻子。入房團聚歡樂。全不念老親一人。悽慘苦楚。其在風雨寒暑。更是難堪。爲子者若不存心體貼。辜負養育大恩。試問生子何用。

至於父母亡後。乘時葬埋。其祭奠自有當盡的道理。全要一點至誠哀慕的真心。不在外邊擺佈的體面。貧者量家有無。不當妄費。富者隨分盡情。勿得越禮。縱年深日久。須當帶子孫春秋祭掃。常常思念父母。事死如事生。纔是盡孝。



又如受業的師長。自古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要想到粗者精。拙者巧。虧着何人指引教訓。豈可背義忘恩。我看而今人。自己得了地步。都不把師恩放在心上。惡薄人往往有之。

世人接續宗祀。保守家業。揚名顯親。光前耀後。全在子孫身上。子孫賢則道昌盛。子孫不賢則道消敗。這子孫。關係甚是重大。無論貧富貴賤。爲父祖的俱該把子孫加意愛惜。但是爲父祖的。不知愛惜之道。所以把子孫都擔誤壞了。何謂愛惜之道。教之一字。時刻也是少他不得。試看古者。婦人一有懷孕。就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這叫做胎教。所以生子。形容端正。聰明過人。子能吃飯。就教他用右手。子能說話。就戒他莫罵人。六七歲時。男女就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一切出入飲食。教他遜讓長者。衣服不許綢帛。飲食俱有時度。八歲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歲。入大學。教之以明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至於女子。十五歲時。就不許出閨門。教以針剪績紡之法。飲食廚灶之事。一切言語容貌。俱要溫恭柔順。古人教訓之法還多。不能盡述。想他當日。豈不

是愛惜子孫。爲甚麼把子孫這樣管束呢。正爲不是這樣管束。就成不得人。所以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必定要勞苦子孫。纔不擔誤子孫。纔是真正愛惜子孫。

世人教子讀書。只圖做官。這也不是。從來讀書的多。做官的少。也有讀書做官的。遺臭萬年。也有讀書不做官的。流芳百世。但論子孫賢與不賢。不在做官與不做官也。若是子孫資識聰明。可以讀書的。須要請端方嚴正的先生。把聖賢道理。實實教導他。果然教得子孫知道孝弟忠信。知道禮義廉恥。知道安分循理。知道畏法奉公。這就是賢子孫了。至於窮通有命。富貴在天。做官的忠君爲國。潔己愛民。上受朝廷的恩榮。下留萬民的歌頌。使人稱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這纔叫做揚名顯親。不做官的。守義安貧。循規蹈矩。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背違清議。使人稱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這也就是光前耀後。若氣質愚鈍。不能讀書的。就教他做正經的生理。爲農也可。爲工也可。爲商賈也無不可。但要教他存好心。教他行好事。教他節儉辛勤。不可奢靡懶惰。教他循禮守法。不可意大心高。教他義中求利。本分生涯。不可利己損人。明謀詐騙。至若縱酒行凶。姦淫賭博。興詞好訟。嫁害良

人。諸如此類。尤當禁止。總之只要把子孫教他不惹事。不招災。自然享許多安樂快活。這纔是父祖的真心慈愛。

大約子孫的規矩。是父祖造下來的。子孫的習氣。是父祖開下來的。子孫的好尚。是父祖引下來的。所以教子孫的。不止以口教他。須當以身教他。人家父母祖宗。就是個師傅。平日家庭間。子孫在眼前。父母說一句話。行一件事。早晚間子孫聽着看着。件件都照個影子。存在心裏。不記自記。不會自會。就如嫖賭淫酗下流不肖等事。爲父祖者。何嘗以此教導子孫。但恐自家遊戲稍開其端。子孫便自不知不覺。盡情摹倣。所以身教。最爲緊要。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爲父祖者。先要做好式樣與子孫倣效。古人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可見父祖若原是歪邪的人。就把聖賢的道理。時刻與子孫講說。子孫誰肯信服。這叫做自己不正。焉能正人。

母與女。師與徒。也是如此。照依教子一樣。不可姑息他。從少教他氣性和平。言語柔順。一切紡績廚灶針線衣服的事。俱要教他親做。切不可令他驕惰。食飯麵不可不盡一器。

食餅餌等。不可不盡一枚。不可食精遺粗。碗底餘粒餘麵。不可不盡。

師於訓蒙。多不經意。不知初學是入門之始。尤不可一刻放鬆。蓋童蒙渾樸未雕。訓導有法。養成令質。他日充之。可望大成。否則亦不失爲馴謹人。所以一切內外事體。都要時加提撥。不是教他句讀習字。便足塞責。若併此視爲具文。徒藉爲自課自給之資。尤不堪問矣。

朱晦菴夫子讀法。人資性鈍。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千字。且看二百字。自能記憶。自然澹洽。

混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閒客人省見一兩箇也好。逐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靜坐讀書。如是三年。何患不進。

陳烈甫先生讀書法。我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得。因閉門靜坐。不讀書月餘。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黃谷山先生讀書法。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

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交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目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乎。

陳明卿先生讀書法。或問讀書用功之法。余曰。會喫飯。會酣睡。會念書。卽是用功之法。或曰。喫飯。酣睡。何與用功。余曰。喫飽飯。則有氣力。足以念書。酣睡足。則有精神。足以念書。只要飢時便喫。喫飽就念。倦時便睡。睡醒就念。十二時中。少不得有五六箇時用功。如是三年功必成矣。

賀叔文先生讀書法。精神一日不用則愚。若無事用在何處。只宜讀書。

一開卷。便有無數好人相交接。

前人云。開卷有益。益者益其人。不特益其言語文字也。卽如對六經四書。則千古聖賢。俱來耳提面命。對史鑑。則聖主賢臣。高人偉士。森羅案上。此等交接。諸公解得否。若

解得此義。自覺榮幸多矣。

毛程黃先生讀書法。讀書有四要。一曰收。將心收在身子裏。將身收在書房裏是也。二曰簡。惟簡纔熟。若所治者多。則用力分而奏功少。精神疲而歲月耗矣。三曰專。置心一處。無事不辦。二三其心。必無成就。四曰恆。雖專心致志於一矣。若時作時輟。有初鮮終。亦無成也。

讀書有三法。要療治空腹。則用記誦法。要洗滌腸胃。則用展玩法。要變化氣質。則用體驗法。有此三法。自覺體氣欲仙。笑談皆珠玉矣。

唐翼修先生讀書法。有當讀之書。有當熟之書。有當看之書。有當再三細看之書。有必當備以查考之書。書既有正有間。而正經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異。是以有五等分別也。學者若不分別當讀者何書。當熟讀者何書。當看者何書。當熟看者何書。則工夫緩急先後俱誤矣。至於當備考究之書。若不備存。則無以查考。學問知識。從何而長哉。

予每謂小學生讀書。父師先逐字逐句。用常言俗語。粗粗與之講說。俟後來再向細講。

彼既知書中之大義。自然讀之有味。則受授易而記誦亦易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人無職事者。身居庶民之中。若一無所事。坐享衣食。是天地之耗蠹。民生之蝨賊也。俗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要知治家涉世。勤是第一件。勤則一家之人。不至於懶惰廢業。而無遊手閒食之人。卽如當家主公主母。每日清晨早起。先盡其家長之職。以率其男女子弟。令各勉其卑幼之職。子弟初學。先令其明長幼之分。發孝弟之情。言動有儀。飲食有節。不許笑罵人。然後問其每日讀書功課。

人之耳目心思。必有所用。不用於正。卽入於邪。若專好在沒要緊處着精神。則於要緊處。反不照管矣。讀書。治家。做人。都是如此。何以謂沒有要緊處。如好酒。好色。結交。遊蕩。看閒書。管閒事。音樂。技藝。玩好。蓄養之類。皆是也。所以凡觀人者。只看其所好何事。其人邪正可知矣。

路上行走。如欲小便。須要四邊一看。恐路上有婦女行走。或有婦女立於門口。卽無人說。自覺不雅。

古人對聯極多。予最愛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必讀書。二句。要知人生在世。除讀書積善之外。並無比此更勝之法。蓋讀書則人敬之。積善則神鬼敬之。讀書。則細心而浮氣自然收斂。積善。則胆小而光明漸久自生。世人只要專在此二件用力向前。自然定有大好受用。目前之貴賤貧富。俱所不論。所謂已得水之源頭。木之根本也。予撰俗語正訛書一部行世。內有一編。是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若依此說。則積陰功乃最要者。反在命運風水之後。揆厥正理。不通甚矣。豈可不笑。予改云。不論命運風水事。只在陰功與讀書。似爲確當。

人人都具有善性。但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其本來善性。未免漸致沉沒。所以賴於勸正之力者居多。

子有過失。父母怨詈之。鞭捶之。然未必無愛憐之意也。卽或父母果不慈愛。而加之以不堪。在子只宜順受。不可存一毫怨念。韓魏公云。凡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能孝。乃爲大耳。此真千古至言也。增改身世準繩



兄弟雖衆。當各盡其孝心。不可有一毫推諉之念。若因推諉。而致父母有多子不如子獨之恨。設使我爲獨子。又將誰推諉。節改身世準繩

世有但知愛妻子。而不顧父母者。飲食衣服。獨厚妻子。而不思父母。亦思我生之初。呱呱待哺。豈卽有妻。懷抱我。撫養我。而致長大耶。父母辛勤鞠育。指望有婦。可以代勞服事。乃有婦而父母反不得有子耶。至人之於子。豈不當愛。但子爲我子。我爲父母之子。我不顧父母。則我子將來亦不顧我矣。我亦何賴有子哉。故人之愛父母。必勝於愛妻子。方可爲孝。刪改身世準繩

娶婦之家。不舉樂。喜處卽正悲處。若因娶婦而漸至忘親。親亦何賴乎子之有婦。諺云。娶得一房婦。賣去一箇兒子。此語最爲沉痛。最當猛省。虞汝明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近思錄

鮮民之艱。莫痛於終天之一日。自蓋棺後。父母音聲笑貌。豈能復覩復聞。逢此一日。而不流涕沾襟者。不可以爲子。昔日王修哭母。鄰里罷社。禮記所謂忌日者。君子終身之喪

也。衣冠必純素。處則不移步。不會食。仕則不視事。不見賓。茹齋獨宿。嗟呼此諱日也。誕而追憶承歡。以酬以祝。是日不移步。不會食。不視事。不見賓。茹齋獨宿。衣冠則吉。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是謂夫。作者妣誕諱。蓋自傷也。并以傷世之無怙無恃者彭無山

祭墓者。春以清明。秋以重陽。此卽祭義雨露旣濡。霜露旣降。履之而忱惕。履之而悽愴者也。自父母之葬也。則離於我矣。一歲之中。見父母之墓。止此兩日。祖宗亦然。夫以兩日之爲敬爲誠爲哀。其爲誠敬哀也微矣。而况不敬不誠不哀乎。又有甚者。并此兩日而亦不至焉。是一歲絕無見父母祖宗之日也。反身自問。忍乎不忍乎。爲之約曰。望墓生敬。至墓生誠。辭墓生哀。無故不至。與至而無徘徊眷戀之心者。陌錢甫化。醉飽隨之。不敬不誠不哀。皆不孝之甚者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彭無山

人類至多。同胞無幾。故兄弟非泛然戚屬比也。處兄弟之間。必當友愛。最要容忍。設彼貧困。或有急難。自應竭力救濟。不可吝惜錢財。卽或誅求無已。甚至不堪。亦只宜忍耐相安。俟其自化。不可因此傷手足之情。試觀舜之於象。尙親愛之而絕無怨怒。况我之兄弟

。未必如象。何忍藏怒宿怨。竟忘父母均愛之心哉。刪改身世進繩

人家兄弟不睦。多因爭財起見。爭財多因婦言起見。蓋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間。卽切切於心。嘖嘖於口。聽言者日積月累。以爲近情達理。遂至錢財念重。兄弟誼疎。獨不思錢財易求。兄弟難得。夫妻乃異姓相聚。兄弟是一體分形。安可因婦言而重財。竟至薄兄弟而不恤耶。若能化道婦人。使知舅姑之愛諸子。一如己之愛諸子。則兄弟無患其不睦矣。  
。李勤文增改願體集

兄弟爲一家之朋友。幼則同居。長則同事。出則同作。入則同息。讀則同窗。耕則同畝。父母之樂在此。家道之興亦在此。至朋友異姓之兄弟。以義合。不以情合。以人合。不以天合。世乃有盟心誓日。不相背負。甚至視同胞兄弟。不如結義兄弟者。惑之甚矣。虞汝明

凡子弟言語要緩。顏色要和。步趨要謹。不可疾言遽色。不可疾走跳擲。女子亦然。範身集  
人家生子。當於孩稚時。稍有知識。便加教誨。不許他任性。不許他妄言。比及數歲。

可省答責。倘或恣其所欲。毫無畏懼。既而捶撻之。則無及矣。刪改顏氏家訓

非積善。不能生聰慧之兒。非讀書。不能登顯貴之地。積善以培其本。讀書以達其枝。

兩者缺一不可。節錄願體集

讀書所以明理。開卷自然有益。獨淫詞小說。多以無恥之事爲風流。少年閱之。必至意蕩心迷。神魂顛倒。在作者本屬子虛。在看者竟認爲實有。因而越禮犯法。傷風敗俗者有之。則小說之爲禍最烈。教子弟者不可以不嚴禁也。

人之有子。必使各有所業。貧賤有業。必不至於飢寒。富貴有業。必不至於遊蕩。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賭博。飾輿馬。美衣服。與羣小爲伍。以致破家而不顧者。非其本心不肖。由無業以消日。遂以遊蕩爲常。小人贊其爲非。有舖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贊成之也。  
。袁君載

父母有愛子弟之心者。當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近思錄

豐殖者。驕侈之具。多藏者。禍亂之招。爲祖父而以財貨貽子孫。是愚之也。是戕之也。

。非賢父母矣。爲子孫而望祖父以財貨貽之。是欲自愚也。是欲自戕也。非賢子孫矣。余天相世家子弟。每每怠惰奢侈。不知稼穡艱難。皆由父母失教之故。假如自幼喫好着好。後來必至賣田賣業。以供衣食。自幼打人罵人。後來必至自由自縱。以惹災禍。自幼閒暇遊蕩。後來必至愛嫖愛賭。以喪身家。夫子弟之賢不肖。關係家運之盛衰。安可不及早提防。認真教訓耶。刪改格語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子肖孫。便足以破家。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之手。其敗可立待也。倪文節

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爲最。若戒此二者。自能尋向上去。範身集

祖父教訓子孫。尤宜爲之痛戒者。惟賭博一事。蓋賭博不惟耗財破家而已。彼此角勝。同於劫奪。則壞心地也。埋頭酣戰。百事不理。則廢正業也。名利無成。爲人輕賤。則損品望也。晝夜不息。寒暑不顧。則致疾病也。讎家出首。痛受官刑。則召侮辱也。己身角戰。

子孫習見。則失家教也。以致父子不睦。夫婦相爭。則又傷天倫矣。如此多害。而可染其習乎。日邇來賭局。險詐百端。昔賢有戒賭詩曰。凡人百藝可隨身。賭博場中莫去親。能使英雄爲下賤。慣教富貴作飢貧。衣衫襤褸親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噴。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敗了多少人。好賭者讀此。亦可猛省矣。至於設局窩賭。引誘良家子弟。此與設阱害人者無異。尤堪切齒。而當痛懲之者也。

人家子弟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繡。禮稱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非獨尊卑長幼之分。亦使知惜福也。沈文端

人家鍾愛子女。飾以珠寶金銀。一遇歹人。輕則拐帶飄流。重則取費損命。是殺子者。金珠也。使之殺子者。父母也。故曰愛之實以害之。凡爲父母者。不可不鑒悟。願體集

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若乘人骨肉相殘。而因以爲利。其能安享耶。真西山

范文正云。吾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然自吾祖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來。積德

百年。得報於吾。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又置良田爲義莊。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其子純仁克承父志。俸祿盡廣義莊。至今子孫科第仕宦不絕。金

鑑錄

世間事無鉅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此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則應。不待思索。格言

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朱夫子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薛文清

入廟牛敬。過墟生哀。哀敬之心。隨觸而動。故有觸之而不動者。必無不觸而自動者。古之墓祭。庶人無廟。此禮之不可拘者也。立石於塚而春秋必祭。設位於祠而朔望畢集。庶幾瞻神位而見臨之在上者。則敬心生。撫碑碣而思長眠於下者。則哀心生。哀敬生。而仁孝之念油然而起矣。春秋祭掃。則奸細無覬覦心。而松楸不伐。塋域可保。朔望畢集。則族黨無

懈怠心。而情誼相聯。匪眦亦釋。故祭墓不特可以展孝。而亦可以弭患。謁祠不特可以敦本。而亦可以睦族。虞衡侯

人有開口卽談淫嫖賭博者。宜遠避之。倘在羣衆聚好之地。勢不能遠。則聞如不聞可也

。李杲附識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束水。其潰甚易。微者。義理之心。如帷燈隱現。見之難。晦之易也。人心靈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書乃養心第一妙物。無事之人。日不觀書。則身心無所栖泊。必顛倒妄想。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皇。覺舉動無不礙者。此不讀書之人也。古人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使生他想。旨哉斯言。至於子孫之累尤多。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歧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便無底止。夫年壽旣高。子息蕃衍。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謙讓。讀書立品。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縈心。但視己無大偏私



。則後人自當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則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

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爲之。斂怨招尤。莫此爲甚。鄉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見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

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不費錢。然彼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易所謂勞謙是也。

人牛以擇友爲第一事。自出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母之教。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朋友投契。諦其言。甘如蘭芷。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友言是信。有一匪人。未有不爲其所移者。至仕宦子弟尤甚。一入彀中。迷而不悟。脫有尊長誠諭。反生嫌隙。益滋乖張。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况嬉遊徵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痛切言之。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

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幼長驕慣。爲戚友之所優容。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品。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疑人鄙其勢利。甚至吹毛索瘢。摘指過失。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於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恆恕。而背後責之恆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乎。故世家子弟。謹飭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尙不如寒士。必也。謹飭倍於寒士。勤苦倍於寒士。樂聞規勸倍於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能謙謹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人情故也。以上張文端公格言節錄

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有不孝父母之子孫。殊不知我之愛子。卽父母之愛我也。人能以愛子之心愛父母。則天下無不孝之子孫矣。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朝夕不離。潔奉甘旨。而親心悅。故舅姑得

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依依膝下。順承靡違。而親心悅。故祖父母添一孝孫。又添一孝子。

人子於服勞奉養。慎終追遠。諸大事。苟吾力所優爲者。卽宜一力應承。不可稍存吝惜。此從來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得以常享豐厚也。世有三兄四弟。成立分家。每於父母身上應爲之事。彼此互相推諉。不肯假借分毫。則亦思身從何來。事父母能竭其力之謂何。乃於天性至親。較鎔銖而成市道。其不干天怒而招人禍者鮮矣。

人有髻年失怙。惟依孀母以托命者。爾時爲之母者。或矢節於青年。或鏡分於中道。惟靠藐孤一綫。之死靡他。其境之苦。心之痛。情之不堪者。幾難名狀。幸而子漸長成。各有房室。正宜刻骨鏤心。披肝瀝血。以少報恩勤於萬一。乃有子因驕養。罔念艱辛。媳以後來。莫知荼苦。致令衰年寡母。悲酸飲泣。則較尋常有虧孝行者。獲罪尤甚。然則爲節母之子者。可不加意承歡以上酬罔極乎。世之人子。嫡母生母不存。其不得不有後母者。勢也。乃以後母之故。而得不孝之名者。十之七八。豈盡後母之性好虐而多忌哉。蓋以後母之分雖親

。而意則疎。子之不得於後母者。由於情僞而心疑。情僞則天性隔。心疑則嫌隙生。子不協。而姑婦愈睽。舉凡言辭色笑衣服禮節飲食貨財之類。皆足爲啓釁之端。要惟小心以承之。無私以待之。積誠以感之。天下甯有不可事之後母哉。

世有婢妾而爲生母者。同是一般子女。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同裯之夕少。孤眠獨宿之夜多。或遇正室賢慧。尙可勉強度日。若逢悍妬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凌辱。辨一語卽噴犯分。訴半句卽恨教唆。更遇不良之子女媳婦。不思爲父翁矜恤。一味向母姑搬挑。下人從而和之。風波起於平地。霹靂降自青天。又不幸。主人情薄。冷暖不知。疾痛不恤。甚且溺愛新寵。厭棄舊情。薄命自憐。幾番尋死。偶爾得胎。多方掩飾。幸而無恙。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及至得子。妬忌不容。加意小心。勳云恃子放肆。子有疾病。剜肉醫瘡。甘受凍餓。懷保調護。勤苦十倍尋常。到子長大成人。享有妻子田房。那復知今日受用。都從吾母血枯骨瘠淚乾腸斷中來。言及此能不爲之酸鼻乎。爲子者當常想此情。居恒侍奉。盡心竭力。愛養無虧。發憤立志。誓圖一日顯揚。以報半生辛苦。庶可慰親心於萬一云。

爾。

情關手足。務事事從寬。盡其在我。勿問孰貧孰富。勿計孰巧孰拙。勿分孰賢孰愚。勿念孰厚孰薄。總之有急必周。有難必援。有光必分。有澤必及。有過必宥。有疑必釋。有隙必忘。有犯必忍。念先人同體至戚。法古人友於厚誼。而一切友僕之讒言。防之如防鼠雀之穿我墉。妻子之短見。禦之如禦風雨之搖我室。則施恩者既好惡與同。而受恩者自憂樂與共矣。

釋法昭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一詩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大凡家庭之內。和氣可以致祥。而取和之道。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而不見。聞而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子弟性質拙鈍。莫將舉業擔誤。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其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

治室者。峻其門戶。厚其牆垣。華其輪奐。堅其臺石。冀爲千百年之謀。一二傳。子孫零落。家業蕭條。欲轉貨於人。倉卒無主。時不能待。遂拆毀零賣。不能酬十之半。受者詭爲得計。而他姓又復涎而吞矣。嗚呼。枉作馬牛。竟何益哉。

古人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所謂經師者。課章句。闡義理。明經焉已耳。若夫人師。威儀必可象。言行必可法。德望必可尊。其於教人。凡居家處鄉。治身涉世。服官立朝。建功立業等事。無不示以淵源。資爲經濟。然後造就出第一等人品來。蓋不僅工詞章。稱博洽而已。昔文中子教授河汾。其門人爲有唐一代名臣。胡定安教授蘇湖。其門人爲有宋一代儒宗。師之關係。爲何如耶。

凡授書不在乎多。但貴精熟。量其資能讀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有餘則無

厭苦之狀。而有自得之致。

王虛中曰。凡書中有難讀之句。摘出多讀數十遍。則通體易熟。若知斷續頓挫之法。則書中之神情透露。不但易熟。而亦易解。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甯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退不忌者。當以理直之。

子孫毋得與人眩奇鬥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乎。

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果酒三行。亡者則致祭祠堂。終日追慕。

子孫須恂恂孝友。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饌不拘。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嚴行祇揖。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者。見卽焚燬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會變好的。積惡之家。子孫好的。也會變不好。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服素。不飲酒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敬之。

葬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一二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墓拜掃。若隔郡邑。葬於寫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迨至時易勢殊。或爲土豪暗中侵佔。遂成孤墳。非孝子之用心也。

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葬者欲人不得見也。此古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也。後之人漫不之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而穴。擇吉而窆。感於貪求。已失古道。猶可也。至今人多置棺而不葬。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無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而失。或遭盜賊之剖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業蕭條。或值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深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



而獸侵蟻食。以致遺棄於荒郊古廟。敗棘頽垣者。不可數計。夫死者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冒寒受濕。則身體必病。矧死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慘斷。重泉之憾。罪可追乎。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祕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神工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衍祥堂述聞 訓子

# 涉世

陳繼儒曰。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麼。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麼。不禮爹娘禮世尊。敬甚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憂甚麼。奴僕也是父娘生。凌甚麼。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刀筆殺人終自殺。刁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文章自古無憑據。誇甚麼。榮華富貴眼前花。傲甚麼。他家富貴生前定。妬甚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苦甚麼。補破遮寒暖卽休。擺甚麼。纔過三寸成何物。饑甚麼。死後一文裝不去。慳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謊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辯甚麼。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麼。嫖賭之人沒下稍。耍甚麼。治家勤儉勝求人。奢甚麼。人爭閒氣一場空。惱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結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誚

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卜甚麼。

蘆居淺語曰。節飲醫醉。獨宿醫淫。布衣醫豔。茹蔬醫腥。輸糧醫累。償逋醫羞。訓子醫老。息訟醫讎。慎言醫禍。敏事醫慵。反求醫侮。無辨醫謗。安分醫貪。卑己醫驕。省費醫貪。勤學醫賤。靜坐醫煩。清淡醫寂。種花醫俗。啜茗醫睡。彈琴醫躁。索句醫愁。研理醫思。達觀醫滯。去非醫過。矯性醫偏。

知足歌。人生儘受福。人苦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着便是福。思量疾厄苦。無病便是福。思量患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着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起來一日三餐。有許多自然之福。我勸世間人。不可不知足。

雜錄格言曰。凡親友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當揣其意而先問之。力所能爲。不可推諉。

雜錄格言曰。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損於人。何益於己。徒自壞心術耳。以上悅心集。

李靜山曰。好醜大明。則物不契。賢愚過別。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其平。賢愚共受其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陳棨曰。鑑物宜平。不可濫於取而吝於與。立心應厚。但當責諸己而恕諸人。

王達善曰。攻人之惡無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無過高。當使其可從。處世不必邀功。無過便爲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筆帖曰。處世甯失於寬。毋失於急。甯失於略。毋失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能以中道持之。庶幾爲行事之法。

薛文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自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茅鹿門曰。人有拂逆之事臨身。必當受之以忍。大事能忍。則勢必浸微。小事能忍。則機亦消釋。苟當血氣憤盈之時。悻悻然必欲取勝於人。及至事勢決裂。未嘗不悔從前之暴戾也。誠能寬容以待事。遜讓以居身。事無大小。情無順逆。一一含忍。終歸利益。縱當場鬱悶於一時。而事後得安坦於無窮。

退思鈔曰。凡事物稍留餘地。不得盡情發露。在我未見多虧。在人受惠無窮。卽言語人情。亦當如是。

政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蓋容能恕人。忍能耐事。如一毫之拂。卽勃然逞怒。一事之違。卽憤然驟發。一得之長。遂爲表白。一言之譽。遂爲動容。是無涵養之功。而福薄德輕之人也。

沈孺人家訓曰。處順境最要體貼人情。人情旣到。方不招人背後怨恨。處逆境。愈當照顧行止。行止不錯。方不令人當面鄙薄。

張顧存曰。議論使人可行。方是真經濟。緩急使人有賴。方是真幹才。

王夢峯曰。忍可以敵災眚。儉可以敵貧窘。謙可以敵外侮。脩此三者。得以遠害全身矣。

林和靖曰。慷慨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茅鹿門曰。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

。當體患難的景况。處旁觀之地。原諒局內的苦心。凡涉斯境。萬勿忽略而不留心焉。

李靜山曰。輕財須量分寸。否則爲浪子矣。忍辱當傍道理。不爾爲鄙夫矣。

竹窗新語曰。無事常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常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清涼散曰。恕人有六。彼或識見有不到處。或聽聞有未真處。或力量有不及處。或心跡有所苦楚處。或精神有所忽略處。或意慮有所委曲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恕人。

劉慊齋曰。見事貴乎理明。處事在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而不逐於利。則事無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省心集要曰。臨事讓人一步。綽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終多餘味。

歷後語曰。凡遇難處之事。當虛以應之。虛能生明。遇難化之人。當誠以待之。誠能動物。

自警編曰。或問呂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應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必欲與之較量。不但損氣勞神。却與此等人相同也。如此自處。忿怒亦潛消矣。

林和靖曰。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處家之法。上遜下睦。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涉世。

仲長子光曰。凡事留不盡之意。則機圓。凡物留不盡之意。則用裕。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言留不盡之意。則致遠。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凡才留不盡之意。則神滿。得有餘不盡之用。不但趣味深長。而心神亦得怡曠矣。

法語彙曰。怕事耐事不生事。自然無事。平心守心不欺心。何等放心。

鹿門子曰。不言人短有三益焉。一則長厚居心。屏絕口過。澆浮之氣消。豁刻之念泯矣。一則內不起釁。外不招辱。而伐口戕口之過免矣。一則誠樸待人。感之者衆。愛之者深。而忠厚之道。未有不歸焉。是亦持躬涉世之良法也。



昨非菴曰。常想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畏及人尤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曹長詢曰。人當小失意處。便生咨嗟怨恨。若遇稍得意處。必至輕跳猖狂。豈是享福之人。失意時。須認自己十分不是。得意時。須思自己命薄難當。則福澤到來。自然承受得起。

陳眉公曰。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太室山人曰。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陳眉公曰。品詣常看勝於我者。則媿恥自增。享用常看不如我者。則尤怨自息。

靜山子曰。世人最煩苦而難調衆好者。莫如爲人。爲人極謹持而猶多缺失者。無過言語。

許梅屋曰。人生世上。那管得這許多。那好得這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說我

不是。只要做事不差。心上過得去便了。

葛水鑑曰。世間財。得之難。用之易。宜勤宜儉。怒時發言。發之速。悔之遲。再思再忍。

清涼散曰。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要看他會受。天將福人。必先以微禍傲之。要看他能救。

郎處敬曰。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值苦境而反覺安。方爲曠達之士。

座右銘曰。便宜話不可說。刻薄事不可行。逸樂處不可安。機變人不可近。

陳白沙曰。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實多。休誇我能勝人。勝我者亦不少。

銘座常言曰。戒酒後語。忌食時噎。忍難堪事。順不明人。

林警庸曰。安詳是處世法。要善決斷。謙退是保身法。要能循理。涵容是待人法。要識邪正。灑脫是養身法。要常鎮定。

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者。縱實聞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者。縱閒談慎勿

輕言。

橫浦語錄曰。言人過於君子之前。則無益。言人過於小人之前。則有禍。

李昞曰。人之處世。當令人敬。不當令人畏。當令人愛。不當令人憐。

楊天游曰。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此動心忍性立身成德之境。不可輕忽視過。

趙賓廷曰。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出一言以提醒。逢人急難。發一言以解救。亦是無量功德。

陳眉公曰。遇富貴人。不難於有禮。而難於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禮。

歷後語曰。大凡世故不熟。時務不曉。人情不透。學問不深。事理不明。而善用其疑。亂用其猜。則觸處有礙。而頭頭是網矣。

龍湖集曰。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不知辱。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氣骨。

陳棨曰。明日事尙不可知。何必使機心而圖久遠。及身業猶不能保。毋勞占便宜以貽子孫。

呂簡叔曰。貪喫這一盃。把百盃都嘔出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費卻了。斯言喚醒貪吝者不淺矣。

郎處敬曰。世無長壽百年之人。真如夢幻泡影。凡事當留餘地以自居。心思不可用盡。言語不可說盡。便宜不可僭盡。冤家不可結盡。勢焰不可使盡。

許當世曰。移施金裝佛之資。而修橋砌路。佛亦首肯。破祈籤問神之習。而據理行事。神亦心欽。

塵談曰。乘勢作威者。如大人帶鬼面以駭小兒。背地便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箸。回家則亂吞。

木鐸聲曰。倚勢凌人者。勢敗而受人之凌更慘。恃財侮人者。財散而受人之侮愈毒。

李元君曰。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親愛

骨肉。買物放生。不如存心戒殺。發願布施。不如清還宿債。

先哲格言曰。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謹防再加一滴。處危急者。如木之將拆。切忌再加一搨。

長者言曰。諸凡減省一分。不但胸次超脫。事機亦得和平。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怨尤。思慮減。則精不耗。聰明減。則神可全。若逐日營謀。不但桎梏此身。而此心亦爲之勞苦矣。

沈龍江曰。親朋往來。禮儀交際。只可視情義疏密。以爲隆殺。若計家道貧窮。作青白俗眼。量子姓興衰。爲炎涼世態者。則市井交易之道。而風俗惡薄矣。在長厚者。當力挽其弊。

龍記曰。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皆因無涵養。無度量。學問淺。識見少。涉歷不深。事理不明。故有此暴戾之氣色加人。

會心言曰。公正則人畏之。不必立威。謙和則人愛之。何須獻媚。反是而行。取笑取譏。

不少矣。

備嘗語曰。稱人之長。雖有過情。不傷厚道。攻人之短。卽有實據。總屬澆風。

砭心言曰。事未親見。切勿信口談人。境未親臨。安得從旁論事。是以聽傳聞者。或致傷人。喜揣摹者。未必諳事。

許彥輔曰。世緣蝟集。望了何時能了。丟得過便是了。胸次繁擾。要寬何地可寬。放得開。便是寬。

介石堂曰。簡傲不可謂高。諂諛不可謂謙。刻薄不可謂嚴明。闊茸不可謂寬大。

許少薇曰。人謀不如天謀。人巧不如天巧。從來伶俐人得便宜在此。失便宜亦在此。樸實人失便宜在此。得便宜卻亦在此。

洪自誠曰。人生才力幾何。分量幾何。福德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智巧必欲用盡。是猶焚林而獵。竭澤而漁。轉盼間。其如無魚無獸何。

王穉登曰。日用儘多自然福。人生苦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散便是福。思量饑寒苦。

。飽暖便是福。思量疾病苦。康健便是福。思量患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臨終苦。活着便是福。不必高官與厚祿。不必堆金共積玉。看來一日之間。原有許多自然福。只因看不破。終日忙促促。堪嘆夢昧人。那個會享自然福。奉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迷空碌碌。

老子曰。凡今之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隱惡者也。

讀書而兼理事。則理事時。莫非讀書。理事而兼讀書。則讀書時。莫非理事。往往有書理窒礙不通。至應事而忽悟者。亦有家事世事。窒礙不行。至讀書時。始悟其處之失當者。可止齋曰。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學力不到。識見不充。世情不透。凡惡人如蛇蝎虎狼。戾氣所鍾。造物有所不能絕者。如遇之。必當以善待之。以和接之。以順受之。以遜承之。以遠避之。使不能爲害可也。或介介疾視。若旦夕不相容。非惟所見不廣。而反有所傷焉。以上李士麟心影集

行一事自己要賺便宜。出一語自家要占地步。利之所在。必以與已。害之所在。必以與人。以此爲有才。則牙僧奸賈。莫非才士矣。奔走勢利。交通聲氣。歡呼於酒肉之場。投契於博筭之具。以此爲有才。則市娼黠僕，莫非才人矣。夫謂之才者。能治天下之事者也。能治小事者。謂之小才。能治大事者。謂之大才。以此求之。恒見其難。苟其得之。如獲異寶。

凡財產交關銀錢賬目之事。須及時辨斷。使一了百了。切不可寬泛延留。以成後日之累。若夫是非毀譽。衆口搬弄之言。則不必與辨。愈辨愈亂。只不辨便自然明白。以上謝金鑾教諭語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交之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好辨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受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情最難久。故多情入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終不失性。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從冷視熱。然後知熱處之奔馳無益。從冗入閑。然後覺閑中之滋味最長。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之輩。故讒之路難塞。世上人事無窮。越幹越見不了。我輩光陰有限。越閒越見清高。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有譽於前。不若無毀於後。有樂於身。不若無憂於心。

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

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始是閒。

乍交不可傾倒。傾倒則交不終。久與不可隱匿。隱匿則心必嶮。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名利場中。難容伶俐。生死路上。正要糊塗。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

君子雖不過信人。君子斷不過疑人。

莫行心上過不去事。莫存事上行不去心。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國家。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則可以維繫無厭之人心。御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智。則可以隄防不測之事變。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跡宜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要愈隆。

用人不宜刻。刻則思効者去。交友不宜濫。濫則貢諛者來。

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意味偏長。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好醜不可太明。議論不可務盡。情勢不可殫竭。好惡不可驟施。

待小人不難於嚴。而難於不惡。待君子不難於恭。而難於有禮。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重友者交時極難。看得難。以故轉重。輕友者。交時極易。看得易。以故轉輕。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以上陸紹珩醉古堂劍掃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者。人亦惡我。人亦慢我。

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遭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以上高忠憲公家訓

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末矣。然賢於使人惴惴而莫或敢

忤者。

精明須藏渾厚中。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人惟恐不精明。所以愚也。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用嚴者。道莫利於簡。夫嚴故憚。簡故安。煩而細。嚴之所以窮也。

王丹麓曰。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爲天下式。

子朱子曰。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粗。王文成曰。人須在世上磨練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

恩慎其可繼也。威慎其可伸也。不繼之恩。覆得怨焉。不伸之威。覆得侮焉。

湯卿謀曰。吾輩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時時可死。則身

輕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則性善而業緣不墮。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王嘉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魏善伯曰。惟忍足以治心。惟恕足以治事。惟平足以自服。惟公足以服人。

衛玠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道。不意美風神善清談者。乃得此長者之言。

張文端曰。年來得一法。守方寸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榮辱升沉死生得失之念。闌入其中。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不可告人事決不做。凡

事因物付物。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

人只知道人心難料。不知己心更難料。只道人心不平。不知己心更不平。人能於此著力。便是省察到極細微處。

顧亭林曰。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恕無不成之禍。

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程子曰。德進。則言自簡。多經疾苦。可與謀攝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損壞。皆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凡人怠心勝者。事無一成。疑心勝者。事無一成。驕心勝者。事無一成。行事不恆者。事無一成。言語不一者。事無一成。易生嗔恚者。事無一成。是皆爲脩身行己者戒。

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練性。學在其中矣。

教之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之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自視太無用。疑天下皆有用之人。則必受無用之累。

自視太有用。疑天下皆無用之人。又必受有用之累。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省用一可不用之物。則省取一不可取之錢。省交一可不交之人。則省弭一不可弭之事。

敬仲云。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

久要。理到之言也。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

小人。一般受禍。

張德遠座右銘曰。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疑矣。逆詐於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人之善。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應之以誠。則彼自愧。犯我以非禮。而我服之。

以禮。則彼自服。我以容人則易。人以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毋疑人以不肖。毋強人以不能。毋乞人所不願。毋責人以不堪。以上周璣采菽堂舊聞

行事說話。先存心爲自己想一想。再存心替人想一想。乃是第一等學問。

恩仇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欲人勿聞。莫如勿言

。欲人勿知。莫如勿爲。

人之黑白。只宜在心。不宜在口。

料無事。必有事。怕有事。必無事。

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

庸人之情有三變。事未至人人逞說。事已至人人避難。事既過人人居功。

有益於人。無損於己。當樂爲之。有益於人。稍損於己。亦勉爲之。有損於人。無益於

己。決不可爲。徒益於己。有損於人。更不可爲。

凡一事關人終身。雖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一語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誼慎勿形言。



聽人說話。待他說完了。自己再說。不可從中截斷搶說。

有口無心之人。不可以假口。卻可與談心。

多門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掃興敗興之事。皆從高興而來。

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等人。太無含蓄。大不濟事。

人皆狎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自喪其德。施之小人則自殺其身。可勿懼哉。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

儕於小人。

說人所必不從。求人所必不與。強人以甚不便。制人以必不甘。此種情形。不過自討苦  
喫。

小人固常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常親。然亦不可曲爲附會。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人有心害我耶。雖有疑不足以化其心。使人無心害我耶。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

無義之人。不得已而與之居。須要外和吾色。內平吾心。庶幾不及於禍。

朋友有不是處。寧可十分責備他。不可一點輕薄他。

好字上加個相字。是就兩邊說。本屬自然。故好亦好得久。若好字上加個討字。是就一邊說了。如何靠得住。

大抵人惟先忘記自己爲何等人。並不量領受者爲何等人。且不顧旁觀者又有何等人。遂不覺自大自便自是。自贊之病。一齊舉發。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淺。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分。欣欣者易親。乍親忽然成怨。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錯過。反生嗔怒。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務名者毀至。討好之心。釀禍之根。施恩之念。結仇之券。

善生愛。愛生狎。狎生玩。玩生驕。驕生悍。悍生死。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己不費力。不知造化尤巧。汝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汝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乃巧於自射自殺耳。

飯不嚼就嚥。路不看就走。人不擇就交。話不想就說。事不思就做。此種人。終身不得長進。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世反逞所長以形人之短。天富一人。以濟衆人之困。世反挾

所有以凌人之貧。豈非天之戮民哉。

使人懼。不若使人愛。使人愛。不若使人敬。

趙季仁謂羅大經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予更有一願。願行盡世間好事。亦知必不能盡。但所爲不敢輕易放過耳。以上汪汲座右銘類篇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怒臨喜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爭多起於人各有欲。言多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胸中有無限快

活處。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得心有餘樂。若盡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規模先要箇闊大。意思先要箇安閑。古之人約已而豐人。故事事樂爲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已不勞。而事事極精詳。褊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得意便了。最無成功。

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知其一。而君子知其他也。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慍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十分見識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况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

之。則臯陶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尙有所不堪。而况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私情。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無責人。自脩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夫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皂。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妬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辯。必有辯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余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源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此。法度是朝廷的。財貨是百姓的。真做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的。假借些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底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休作有損於世底人。受不得誣謗。只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是辨明。若污讖名行。閑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忿懣耳。不若付之忘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的。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聖人處小人。不露形迹。中間自有不得已處。高崖陡壑。直氣壯顏。皆褊也。卽不論取禍。近小丈夫矣。孟子見樂正子從王驩。何等深惡。及處王驩。與行而不與比。雖然。猶形迹矣。孔子處陽貨。只是箇紿法。處向魑。只是箇躲法。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媿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一先達爲文示予。令改之。予謙讓。先達曰。某不護短。卽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爲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予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

。豈獨文哉。豈獨一二人哉。以上呂子呻吟語



有一友易動氣責人。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我是人非。若能反己。方見得己亦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之化象。其機只在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是見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言語最要謹慎。交友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又云。人生喪身亡家。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輕言濫交者戒之。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恩。背後之議。銜之者常至刻骨。

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骨髓。俗語所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

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

杜讒消釁之道。無過精察。今有謗人者曰。某人罵汝。其人曰。縱罵我。不噴他。此人并精察俱不用。可謂大度長者矣。不知此等學問。稍不及大聖賢廓然大公。胸中畢竟未能全化。讒言來時。一次不怒。五六次便怒。五六次不怒。十次便怒矣。嘗有忍至九次。其後一次不忍。從前憤怒。一齊發出。決裂狠斷。十倍常人者。若能每事精察真假。如果真也。則當日逆來順受。何所不容。或自反曰。我自處原有不是。如其假也。則既見此人之讒。使小人不能復行其說。又可辨彼人之誣。不至枉人於冥冥之中。斷無有積疑成釁。一發莫禦者矣。

人於境遇事物上。不可有必得心。無必得心。則胸中自然安樂寬裕。若有必得心。則事前有許多希冀疑惑。及事不如意。不但愛憤難堪。恐便枉了學術。壞了心術。去成就此事。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亦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就是。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况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惟理在我。又退一步。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陶柵林曰。聞人影響問好事。甯信其有。聞人暗昧中惡事。甯信其無。

備嘗語曰。人在患難中。我雖有怨。不可再爲下石。人當緩急時。我可着力。還當曲爲解懸。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克有濟。君子之德。未有不成就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

者。一言之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起。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人也。故君子當容人。而不可爲人所容。當忍人。而不可爲人所忍。

惜福。非慳吝也。千金贈人之士。必不肯暴殄天物。結納。非慷慨也。趨炎附勢之人。必不肯援手貧交。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馬援戒兄子書曰。我欲汝曾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

凡人正氣盛時。不可遽加阻遏。必先平其氣。而徐示以所樂聞。方纔與說。不勸自行。尙可使改。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烏窮則啄。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異語。告以難應之故。不可疾言遽色。拒之太嚴。亦不可托故延展。令其失望。

處鄉黨。只有謙以持身。恕以及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平則寡怨。遇勝己者。不可萌忌嫉卑詘之心。遇不如己者。不可露輕侮凌虐之意。洪範曰。無虐癸獨而畏高明。非獨鄉黨爲然。鄉黨尤切近者也。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不戲謔。父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方稱厚道。富貴方稱久長。

朋友借貸。固所不免。然亦不可頻頻多索。致令與者生厭。彼此都要諒情。此謂久交之道。

素相親厚之人。若有過失。只宜於僻靜處委曲言之。方成相愛之意。若對衆面責之。彼必不樂。非惟失厚。亦斂怨也。

朋友卽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不得輕出惡言。亦不必

逢人懇說。恐怒過心回。無顏再見。以上金樹本迪吉編

願體集云。交財一事最難。雖至戚好友。亦須明白。甯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先含糊。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當爲天下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不可常之事。當思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凡人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事遇快意處常轉。言遇快意處常住。

不到極逆之境。不知平日之安。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厚之善。不遇別離之苦。不知聚處之歡。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旁觀。

毆人思及抵命。則其手自戕。告人慮及招誣。則其詞自焚。

人不自重。每每取辱。非但親友班輩之間。即一切細人。亦不可輕易肆言動手。倘彼一時不遜。必受恥辱。縱使懲治。在彼無足重輕。在我已傷體面。

人若一味老實。到頭來。大可成大。小可成小。若使一味說謊虛花。平時無甚關係。及有至急之情。即傾肺附吐心腹。人亦謊誕目之矣。豈不自誤。

先哲云。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於人。徒自壞心術耳。

人有與我爲仇敵者。我在人前。反說他之好。彼知之。正以見我度量之大。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得憑爲口實。至於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交絕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而復與通好。則前言可愧。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博戲之交不終日。飲食之交不終月。勢利之交不終歲。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

有才而性緩。定是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爲大智。

凡觀人須先觀其平昔之於父母兄弟也。親戚也。宗族也。鄰里鄉黨也。卽其所重者忽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若至待我而後觀人晚矣。

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銷之。此謂之不言之教。

有人告吾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取怨招禍。言語占了八分。此是常人最易犯處。不可不收緊。壞品賤相。錢財占了八分。此是常人最易動處。不可不放鬆。

交接宴會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或鄉村鄙僻。藝業粗疎。或言張三之非。而在坐之李四便與之有親。如此之類。言語之間。須留心檢點。切勿犯人忌諱。令其愧恨。不獨自失厚道。亦且結怨於人。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人生必讀書云。骨肉親友。休戚相關。苟有常言之事不言。而膜外視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但出語委婉。顏色愉和。令彼能諒我之情。若言過激烈。令彼難堪。彼不悅亦不聽。斗斛秤戥之類。今人有兩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此損人利己之事。富貴有命。全不在此些微之間。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必爭之事。愈宜無意。君子處事。應緩應急。定有精義之學存焉。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辨。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凡身家富厚者。地方官年節禮亦不可省。否則怪人不睬他。一旦有事。便不作情。但相與之中。宜淡不宜濃耳。非公亦不宜輕至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士君子處世。當存含垢納汙之量。不可有執拗刻

薄之行。

人處順境。不但凡事易於爲力。且無往而不以爲是。譬如順境之人。赴席偶爾來早。主家卽喜其周旋。設或稍遲。又必原其事冗。在逆境者則不然也。早則主家追陪懈怠。遲則厭其故意延推。世態炎涼。人情惡薄。卽此一端。可慨其餘。豈知逆境之人。遇邀飲而不至者。或慚衣履之不整。或慮齒長而僭坐。或防風雨驟至。途次泥滯。或恐席遲夜歸。路無燈火。一舉一動。大費躊躇耶。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毫無所補。而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

娼妓最苦。見之者當生憐憫心。常因隔船失起坐。隔席未逢迎。遂至逞英雄誇手段。打罵呈告。獨不思人至娼妓。卑賤極矣。我卽處之盡情。亦不過得志於若輩耳。何足爲榮耶。然亦不近人情矣。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事事留心。久久習慣

。雖不見福。禍自消矣。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

爲人在世。不可多事。然分內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若至必不能行。在我之心已盡。而親友亦自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吃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托。卽攢眉蹙額。沉吟推諉。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有事。未必不求於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強人所難。獨是同一施與。有因一緩急間。在己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食物。無不備具。及僕從工食。并親友補助。必推至除夕。方肯給送。殊不知度歲之需。自己旣欲早辦。何不推已及人。且此日銀縱到手。市物闌殘。非貴卽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

凡親友有喜事。於禮必要去道喜。凶事必要親弔。有大病大訟。必要親候。切勿輕忽懶

步。

措臣先生云。赴席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令人生厭。若不赴。則早辭之。免人虛費。

結姻親先察訪其家教。次論其門戶將興將衰。富貴已經燦爛者。恐又不宜也。夕陽曉月。恆無久駐之光。春雪秋花。止有暫敷之景。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粗無婦人之態。柔無兒女之態。嬌無市井之態。鄙無俗子之態。庸無蕩子之態。佻無優伶之態。滑無閭閻之態。野無堂下之態。局無好子之態。

卑無偵諜之態。詭無商賈之態。售

羅洪先生云。無益語言休着口。不關己事莫當頭。

毛稱黃曰。人生極壞陰德。不可不戒者。有四。以不可信之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子弟。不可信之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生命。不可信之堪輿。而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先骸後蔭。不可信之子女。而以私情媒之。使人託以宗廟之主。家道之重。繼世之大。

四者媒爲尤甚。蓋一事而祖宗父母兄弟子孫。皆所關切故也。

史搢臣曰。向人說貧。須要說得有意無意。旁見側出。否則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又隣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

一誠字一謙字。自處處人。終身受用不盡。然此二字。最爲老生常談。須閱歷之久。身經蹉跌。方覺是處身涉世祕訣。如獲異聞也。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慚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或言事偏執。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己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尙可使改。

內省編云。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訾。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

乍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鄙。

湘潭有張大同者。素在糧食店傭工。常曰。只有我辭人。未見人辭我。語雖近俚。然深  
有意味。凡受人僱值者。可爲龜鑑。所謂不以人廢言。

人或失禮於我。我能代彼一想。必得其所以然。自能消釋芥蒂。卽是我之真學問也。  
凡朋友交接饋遺。不可暗分彼此。勿謂彼未必知也。

坦遊編云。遇事一味鎮定從容。雖紛若亂絲。終常就緒。待人無半點矯詐欺僞。雖狡如  
山鬼。亦自獻誠。亦是個人忠信篤敬之理。以上李仲麟願體集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冰。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一步是進步地位。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根基。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面責人之短。  
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人之常情也。

凡與人皆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醜。此禍關殺身。非止

有傷忠厚已也。

對失意人。不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好說人陰諱事。及閨闈醜惡者。必得奇禍。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

客次坐席。不能徧識。切不可妄談時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斥其父兄之名。或於其親知前。道其短行。必遭貽禍。

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後。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身。己有可毀。彼言當矣。己無可毀。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我。又何報焉。

凡人以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

凡友待我雖好。而待他友每多不情者。可不與之友。伊之待我好者。必有所藉於我。至我無可藉時。亦不情待我矣。以上馮沅醒世寶言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我能讓人。勿使人讓我。我能容人。勿使人容我。我能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我能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淺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楊椒山公家訓

利害心太明。則親不睦。賢愚心太明。則友不交。呂新吾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馮少墟



彰死友之過。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望其能改。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况說某官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况又勸其當廉。况又責其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誼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相干涉。則箝口而已。

儉而有惠。庶不爲人所怨。慈而有威。庶不爲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爲人所厭。嚴毅而有容。庶不爲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爲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爲人所忌。

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聞人之惡當閉口。利人之有喪其節。言人之非招其禍。發人之私損其福。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蓋世功名。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俗情濃豔處淡得下。俗情勞攘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

。俗情牽纏處斬得下。言語快意時忍默得。意氣發揚時收斂得。憤怒騰沸時消化得。嗜慾貪戀時割捨得。以上呂新吾

貧賤時不可輕於受恩。當思酬報之難。富貴時不可濫於施恩。當思應付之難。來斯行

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我德乎。夫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爲此與二三樂義君子。衣食之外。各辦餘金。共建倉庾。如遇粟賤之年。盡數收糴。別爲斂散之法。名其倉曰。同善。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好事。嗚呼人未有以施而貧者。卽以施而貧。不猶愈於禍而貧乎。達人曷審思之呂新吾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語之曰。我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世。須屈抑一分。乃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矣。况以貨財雄長一方。以當以貨財覆庇一方。至於假之顏色。溫我言語。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者也。唐一庵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呂新吾

凡諫說於君。論辦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程子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五峯胡氏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卽活。憂患好樂。皆偏係也。朱子

毀譽皆是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不求自慊。祇在他人人口頭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尤西川

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卽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楊椒山

明道爲人。盎然春陽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嘆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僞學之

議。未必非嚴厲之過爾。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肅。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而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呂涇野

收斂動靜。與躲閑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諸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鄒東臯以上李

雲棟作人編

人若念念爲善。利物濟人。便是天地之心也。儒者有六法。一者恆存方便。二者勸人好學。三者助人伸冤。四者見人救難。愆惡護持。五者見人施濟。傳揚贊美。六者遇惡必除。與人共樂。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肯背我之人。軟熟一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

面諛之辭。有知者未必心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常至刻骨。人之黑白。宜在心。不宜在口。

毋輕棄人之善。毋輕信人之言。毋輕快人之意。毋輕談人之短。皆是忠厚自持之道。而

彰短一節。尤爲尅薄奸險之本。蓋始敗壞人之德行。而後乃招尤取禍。喪人喪已。相因而至。君子烏得不凜凜哉。

人不論衆寡貧賤。一以禮接之。事不論輕重大小。一以敬處之。至靜坐反觀。心中毫無愧怍。何憂何懼。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凡事必使爲可加。酒飲微醺花半開。此意可味。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圓之妙。便宜在一耐字。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情。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必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交友之先宜慎。交友之後宜信。

離人背後之誹論。皆足供我箴規。蓋尋常親友。當面言旣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

有嫌隙者。揭我之過。不遺餘力。我乃方知向日所行之非。反躬自責。則讎者皆恩矣。

以不肖待人。雖愚者不甘。以非禮處人。雖恩者亦怨。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奸。

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沉潛簡重。豐采不露者。必有道之士也。

凡宴會賓客雜坐之時。非可質疑問難。且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憾之。聞人有善則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翻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私閱人笥篋中字跡。尤爲不可。有經濟人。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亦惟有經濟人。能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

變化氣質。居恆無所見。惟臨利害。遇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此能不憤怒。平時

倉惶失措者。此能不倉惶失措。便是得力處亦即是用力處。

家坐無聊。亦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尙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衫。

受寄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誼不能辭。斷勿輕諾。

范忠宣公曰。吾生平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人雖至明。至於恕己則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今之事干求而責人無已者。能曉此乎。以上沈之縉理學格言

大凡人要喫得虧。喫得虧。便是得便宜。若不肯喫虧。縱使在我理直。也不足服人心。也不免招災惹禍。所以說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孟子謂橫逆之來三自反。愚人謂如此難以處世。不知如此便容易處世。切不要將此事看錯了。

人不肯喫虧。一半固是自私。一半卻也是好勝。不知越有勢力。越要讓人。越要損己益人。自處越退。身分越高。切不要爲好勝之心誤了。以上紀氏敬義堂家訓

陸桴亭云。已有過。不敢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直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剖切。論人須帶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亦天地涵養之氣也。

與餓夫一飯。爲實在之因果。與寒士一衣。爲眼見之功德。

呂子云。友道極有關係。故與君父等並列而爲五倫。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母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諫。終有可避之嫌。惟朋友朝夕相與。言語無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勵。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焉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五倫之所賴也。若言語嬉嫖。樽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



。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奸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以至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其爲害可勝道哉。

好人品在處窮時見。好友誼在交財時見。人能絕比匪而親端人。則一夕之話。勝讀十年之書。片語之投。珍於百朋之錫。若使交遊太廣。不惟無益。恐是非不免矣。

涉世鏡云。開口說輕生。臨太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到深交畢竟平常。

袁了凡先生曰。閨門之事。所係尤重。倘若一誣其人。使抱終身之恥莫滌。由是夫棄其妻。父逐其子。口舌紛紛。骨肉夷傷者多矣。可不深戒哉。

流離失所人。或父南子北。母東女西。夫婦生離。不惟有骨肉之悲。且一家人永無見面。我或使其完聚。或安其目前。亦是大德無量。

久出無歸人。彼豈無父母妻子。或以資囊告竭。難以言歸。覩物傷情。寸腸欲斷。力使回家完聚。則一家之感何如。至於薄宦天涯。經商異地。客邊溘逝。旅視難歸。哀號無策。有能多方設法。俾還故土。功更大焉。

世間第一等可敬人。忠臣孝子。第一種可憐人。孤兒寡婦。

貧困之人。有將傢伙物件出賣。人若買時。切不可打破。如自買。亦須平其價值。斷不可故意短少。此亦方便之處。至挑肩貿易。小本經營。針頭削鐵。獲利幾何。一夫入市。全家賴以饔飧。乃必算及錙銖。不留餘地。非仁人之心也。

湖振安云。今人餽贈。往往皆於親隣溫飽之家。則不厭煩。而於親戚中貧苦者。曾不一念及之。甌裏塵生。門前草長。徒慨世態之炎涼已耳。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必垂慈。然非空空嘆息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飢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濟。卽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救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繼哉。今人逢寺燒香。自謂功德。殊不知寺不建。佛未必露處。香不燒。佛未必飢餓。若移此濟人。佛必大悅。福報當百倍矣。

陸發源曰。凡搆訟者。自盜賊人命而外。餘者不過一時之忿。若遇正人君子。委曲勸解。

。其隙易消。刀筆者從而主之。於不訟處激成必訟。小訟處激成大訟。遂使仇釁不解。惜名聲不惜資財。顧體面不顧性命。至有破家蕩產而不悔者。哀哉。以上醒庵氏祥雲集

處世無巧術。一謙讓盡之矣。古今稱不肖者。曰象。曰丹朱。總其終身之惡。曰傲象。曰無若丹朱傲。傲凶德也。一傲則萬惡皆所敢爲。一傲則萬物皆所輕藐。此斯世之礙物也。莫尊於天子諸侯。而天子自稱曰眇眇予未小子。諸侯自稱曰孤寡不穀。莫聖於孔子。而動則曰。則吾豈敢。曰吾少也賤。吾執御矣。故謙卦無凶爻。而海受百川之益。至於爭讓二字。禍福之關。故一讓可以媿爭。兩爭不破家亡身不止。所爭豈足以償之。噫。非明哲不足以語此。今之學者。以傲爲德。以爭爲雄。可哀也已。呂叔簡四禮翼成人編

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災殃。一些不由自己。不惜壞了心腸。人各有命。嫉妒何益。休與小人爲讎。小人自有對頭。我但忍他。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此受氣不過者之通病。若大辱不能必至家敗身亡。以上

呂近溪小兒話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閒煩。免你暗禍。怪人深。則禍必不測。望人深。則心必不遂。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己要厚。責人要薄。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求福免禍心切。只是諂賂神明。大家都說行善。不知此心爲神乎。爲己乎。爲善乎。爲利乎。不如救些貧難。這都是善事。又不肯爲。彼善事上官。忘情民瘼者。何以異此。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無束燥薪。無激憤人。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以上呂新吾續小兒語翼蒙養編合刻

呂涇野曰。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惟如是。而後可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與通功易事有益於民同也。彙纂功過格

貧寒親友。彼來借貸。原無償意。我借之而滿望其償。人而不償。頻加取索。從前美情。因此成怨矣。不如抹去借字。量吾力以贖之。何其善也。若果力不能。當婉辭以謝之。不可游移輾轉。先諾而後不應。自取大怨也。

處事甚難。惟深思之後。再與二三高明者。細商之。方有成見。人凡事不肯虛懷下問。妄作妄行。以致越禮犯分。違條犯法。若初時能虛懷下問。何至後悔。

橫逆之來。必宜自反。自反有過。方責己不暇。何暇責人。若自反無失。而受人侵侮。則惡業自彼造。惡名自彼招。與我何與。且彼凶暴性成。我與之輕鬥。是自招禍也。彼雖強橫。我自退讓。善心歸我。何爲忿怒不已哉。

人情盛喜時。必率略於約信。輕易於許人。後日不能踐言。多至債事。爲人輕鄙。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氣暴。不知我者

謂我怒彼而發噴。啓人仇怨矣。又人怒時。一語不合。卽加遷怒。甚且遷怒於毫無關涉之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害。舉生平最機密之事。盡吐露於人。醒時有茫然不知者。卽知而百計挽回。恐無及矣。故醉極莫多言也。此常情所易犯。切宜隨時檢點。以上人生必讀書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故言出而人信之。輕言戲謔。後縱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省心微言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平。引之言語。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辭。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時譬喻。亦可使其遷善改過。補救不少。三也。魏叔子目錄

大凡見貧賤小人。不宜倨慢。當益謙和。我以禮待之。則彼雖貧賤。亦當屈服於禮。我一倨慢。則小人蓄怨於心。必借端生釁。而我反受其毒。何如我以禮待之。語云。勿輕小人

。小虫毒身。勿輕小事。小隙沉舟。能善御小人者。然後能爲大人。石氏傳家寶下同

大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已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已之所作。可見凡事只反諸已。有種必收。理本如此。諺云。在家不曾留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亦是此意也。

凡有要緊之事機。不可輕與人言。有要緊之筆札。不可輕與人手。所以然者。防小人心。奸險不測也。易容之傳家寶

朱柏廬曰。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隣里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賑死賻。惟力是視。且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步步是德。步步可積。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不富不貴時不肯

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時之果肯爲否也。勸言

史搢臣曰。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願體集

唐翼修曰。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敬。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下同

貧賤則人疏遠之。蓋有故焉。一無所仰望於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他往來減我體面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

溫節孝曰。貧賤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座。偶失物件。必指貧賤者爲盜藪。幾人在座。羣言作弄。必持貧賤者爲語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爾受。不受也要爾受。

程漢舒曰。切勿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筆記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惟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家訓

蔡虛齋曰。惡莫大於言人之非。瑣言



程漢舒曰。說人是非處。試把自己一一勘驗。筆記

程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彼好譏議者。每舍諸長而取一短。舍衆善而言一惡。其居心之刻薄可知矣。

湯潛庵曰。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好議論人的過。至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頭。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安可以一眚律之乎。又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直言。此無論友果有過與否。先見自己不忠厚不光明。其過更大。語錄

顏廷表曰。天下奇苦。是此輩人。失蔭無依。孤棲飲泣。甘心人後。自分人欺。苟能易地以觀。豈忍怱然坐視。凡事饒他一著。助他幾分。所謂矜恤也。彼昏不知。且有反矜恤而爲陵逼者。怨氣能無動天否。

魏叔子曰。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日錄

陸桴亭曰。凡處事須視大如小。又須視小如大。視大如小。見作用。視小如大。見小心。昔人所謂。胆欲大而心欲小也。

陸桴亭曰。凡人言語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史搢臣曰。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

袁了凡曰。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何怒之有。聞謗不怒。雖讒燄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刀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

史搢臣曰。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辨。不如能容。容得幾個小人。忍得幾番逆耳。正如人噉橄欖。當下不無酸澀。然回味時。滿口清涼。願體集

唐翼修曰。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卽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

史搢臣曰。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常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者。但念自己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張楊園曰。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

忘也。訓子語

何君錫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二語可以終身守之。人譜

魏環溪曰。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於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於忘。而喜與感更深矣。

廣言

史搢臣曰。餽送儀文。人情不免。貴於所送之物。令人得用。世俗動輒雞魚蹄鴨糕饅喫食之類。若遇喜慶。塞滿庖廚。焉能一時盡用。在隆冬尙可區處。炎夏頃刻餒敗。常有物未出盆。已有臭氣。在餽者必費數星。受者有何濟益。余意可送之物頗多。何必拘於口腹。夏

則涼鞋枕簟。以至紗羅葛苧。冬則煖帽坐褥。以至綢緞靴裘。無不可送。不獨令人可以適用。且免糜費暴殄之過。否則竟用儀函。豐儉隨人。受者款之。不受璧之。彼此兩便。交接可久之道耳。

朱仁執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警世要語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庸言以上朱柏廬先生居家居格言集說

舉人之過。只說到三分。當留其退悔之路。揚人之善。亦只說到七分。當留其精進之路。靜則能耐事。懶則至於廢事。正則不阿人。戾則至於忤人。故敬之一字。所以輔靜。和之一字。所以輔正。以上徐元美艾言

海忠介曰。今之醫國者。止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王仕雲格言謹錄

熱鬧場中。人向前。我向後。退讓一步。緩緩再行。則身無傾覆。安樂甚多。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忍耐幾分。想想再說。則事無差謬。禍患不及。

不求得。故不失。不求榮。故不辱。

不必求人說好。不可令人說不好。以上劉芳哲拙翁庸語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魏禧

日錄裏言下同

凡不能儉於己者。必妄取於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常用而不用。

施恩之道有二。一日施恩使己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納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日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憶之所以爲薄道也。

予少時嚴於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便當任爲己事。若伏處貧賤逞快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役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色不宜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將陰窺吾怯。欲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聽人說事理。卽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若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己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最忌於衆中稱說己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於己。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卽稱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

人於極喜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人之怒。魏際瑞偶書下同

人愈信我。我愈不敢欺人。

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譎詐。則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并且陷我於詐也。而曰人之多詐。豈不謬哉。

納諫進言。在已有愛莫助之之誠。將以如不得已之意。然後我之本心。可以無罪悔也。觀我之所以議人。則知人之所以議我。推我之所以議人。則知我之所以自治。

毀我者誰。向我毀人者是也。以我媚人者誰。以人媚我者是也。人於毀我及以我媚人者。欲殺欲割。而於向我毀人及以人媚我者。則親愛而信之。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已。

事理物必極之於至盡。反有空隙。惟有餘不盡爲無隙。蓋至盡則無餘。無餘則有隙。有餘不盡。則有餘者既無欲盡之意。不盡者其地反得有餘。有餘故無隙也。隙者本欲彌縫而不在意猶有罅裂。若故空之。則不謂隙。

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必須修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不可得而擇。何也。不但賢友不來見親。以我之心術邪亂。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污而去。此如葱蒜之臭。唯不食葱蒜者聞之。如我已自食葱蒜。則與之相化。烏能聞其臭也。且以爲芝蘭之雅。不過如此。至於值端人。聞正論。反格格厭惡之。更施之以刻責詆毀。否亦貌從而心迂。所必然也。故其趨愈下而終不救。然則不修身固不能擇友。友愈雜。身愈墮矣。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又曰。不知其人。視所與遊也。毛先舒小語

語立雅等曰。與人相與。須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爲人所容。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此心翕聚處。不肯少動。方是真能有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卽以聲色相加。此匹夫而未嘗讀書者也。韓信受跨下辱。張良納履橋端。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濟事。靜修之言曰。誤人最是婁師德。何不春生未睡前。學人當進此一步。

人生第一喫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弑君。子弑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我看世間待人不和好的病根。大約有三件。一是損人利己。二是爭強好勝。三是妄自尊大。我逐件說與你聽。那損人利己的。只願自己快心。不管他人死活。却不知世上止有一箇便宜。原是大家公共的。就譬如一條路。能讓人行。固是箇君子。即與人同行。也沒得爭競。若是絕了別人的去路。只顧自己橫行。那些人。爭你不過。也只得忍受。待到那路逢險處。就是吃虧的根本。不獨失了人情。損人即是損己。有何好處。那爭強好勝的。恃財藉勢。背理喪心。不揣內裏的是非。止圖外邊的體面。却不知忍人讓物。纔成豪傑。欺隣壓里。不是英雄。語云。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由。常言道。冤家路窄。不多時人怕的轉而怕人是英雄。語云。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由。常言道。冤家路窄。不多時人怕的轉而怕人。更說甚麼好漢。須知這財勢。不是保得長遠的。平昔仗財靠勢。欺凌於人。一旦財去勢窮。人即以你之所欺凌者。又欺凌於你。自古道。人怕不是福。人欺不是辱。這不是謊話。那妄自尊大的。舉止乖張。語言躁妄。恃自己的才能。便覺眼中無物。把箇鄰里親友如同兒戲。却不知好歹盡在鄉評。是非全憑公論。照這樣人。大家唾罵。衆口交譏。失了鄉情。壞了人品。亦何益矣。人能曉得此理。自知和睦待人。有許多好處。

雖有極好良言。說話時若厲色高聲。在聽話之人。亦不喜歡。何況所說者。非盡順意之言乎。無論向賢愚貴賤說話。俱要溫和低婉。聽者自必喜悅。

前人云。福在醜人邊。又云。紅顏多薄命。予每見大富大貴之人。相貌標緻者少。而醜怪者多。其貧賤庸常之人。儘有面目整齊者。是以君子不以形貌取人也。況且人之形體本無可恃。疲癯殘疾。皆一生難保之事。美目可盲。捷足可折。天災人病。俱不可知。由此觀之。自愛不暇。何敢說人笑人耶。更有聾瞽癡啞之類。萬般苦惱就是現在地獄。總因前世不修。所以今生受此果報。見之者。當生憐憫惻隱之心。自加警惕而不違。何忍說人笑人耶。又有一等人。好捉人誣名。編人歌謠。摩寫酷肖。堪爲絕倒。輕薄口過。莫甚於此。笑人者每不如人。是亦報應昭然耳。予曾撰笑得好書一部。笑人性情。笑人過惡。且備講笑趣。獨於形體虧缺之人。不但不笑。且又諄諄致戒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夫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可告人而卽得富貴者也。至於富貴人。又不可誇張富貴以驕人。令聽者或

增慚愧。或暗譏笑。無益而有損也。是以無論貴賤貧富。若於羣聚之中。惟淡然漠然。總付之謹默而已。

有等人。特有口才。每每題人綽號。捏人歌謠。最當切戒。蓋一出其口。則好事者必傳爲美談。爲人終身之玷。其怨恨當何如耶。彼亦將極口譏訕。以爲報復矣。豈非自損。又有發人陰私短處。害亦同此。

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愚而不肯事賢。此是人之三不祥也。總是一傲字爲害。世人先除去傲性。纔得成事。

遇盛喜中。不可濫許人事物。遇盛怒中。不可輕與人書柬。蓋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而不恭也。言語書柬。俱當謹慎。

值人私語時。不可傾耳竊聽。入人宅內。不可側目窺望。人之箱櫃。亦不可擅開。人之書集柬帖。亦不可展看。所爲者。恐犯其人之疑忌失漏而生端也。

無義小人。不得已而與之往來。須要外和吾色。內平吾心。一言一動。都要存神。庶可

免害。

凡說話行事。雖要認真。然亦不可認真太過。其可以圓活者。還須體順人情。通融轉動。所以前人有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之言。誠爲持已妙法。卽如直言無忌。動輒招尤。豈不是立身大害。

凡看人文章。論人行事。非最相知厚密者。不可太直。蓋旣以形人之短。亦且炫已之長。皆招尤取侮之道也。至於向人說話。無論相知不相知。切不可任已之性。直說得太盡。

大有識力人。凡事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徹。撇得開。放得下。才疎學淺者不能。然亦要習學。

騎驃馬行走。全要照看路上。恐有小兒病人老人。飢寒乞丐。瞽目殘疾之類。避讓不及。須呼令早讓。坐轎須勤勤吩咐轎夫。不可亂跑。要麼呼往來人早讓。若市口人擠處。更要留心。大抵城市之中。非至緊急事。不可慌忙奔走。予每見因轎馬撞破人家器物者。挨倒人者。踏損小兒者。累害主人。喧擾不已。何苦來由。縱或自己貴勢炎炎。誰敢較量。反而思

之。於心何安。

語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事。到難處時。要與高明老成人商量。立出主意。決定而行。平時擇交良友。斷要留心。到此便用得着。

出門交友。羣居共處。性情豈能盡合。意見必不相同。各有偏辯。各自爲是。或喜文墨。或好武藝。或稟賦愚直。或資格聰明。或科第仕宦。或貿易生理。或所見者廣大。或所知者微小。卽一母所生之同胞兄弟。亦多長短不齊。何況他人乎。須要凡事涵容。耐心和厚。若只管自以爲是。見人之非。初時心內憎嫌。後來出言訛議。彼此兩不相容。往往釀成大害。是皆識量不廣之所致也。

世俗結交人。當其得用時。極肯周旋。過後便就冷落。若後來再用此人。自然不得力矣。可知薄情之人。識者所鄙也。或平時不曾加厚於人。一旦有事。望人扶助。必不可得。昔趙簡子。食翳桑之餓夫。後來藉以脫難。當時豈意其有厚報。要知待人之法。凡事量力從厚。不可忽也。

凡至親友家候問慶慰諸事。如有款留茶酒飯食之類。見其敬意諄切而不可却者。不妨竟領。惟是飲食之中。茶有粗惡者。酒有酸薄者。飯有硬爛生焦者。餚有凍宿腐敗。鹹淡不和。米有粗糲難以入口者。總莫惡嫌。不但不可說出。亦不可少見於顏色。要知人家各有人情。或因時常習慣。或因廚中一時治辦匆忙。或因家貧難於措備。所以如此。豈能盡如自己心意。其款留者。不過彼人尊我好意。或答以酒量甚淺。或辭以腹中甚飽。全不露出嫌惡本意。恐致彼人慚愧沒趣也。不獨此一事爲然。卽如他人面貌之醜陋。身體之殘缺。言語之村俗。見識之卑微。房屋之破壞。衣帽之襤褸。器物之粗惡。以及滿臉勢利。遍體炎涼。與夫一切可嫌可鄙。可恨可惱之事。俱要如予所說飲食之事。一樣包容。務須和光混俗。不必孑然自高。則到處人皆喜悅。纔是涉世待人之法。

親戚朋友。但有患難。原要彼此相恤。予每見今人交往。平日酒食相聚。則親密不減昆仲。及至臨難。則漠然如路人。或有不可救。不能救而不救。猶可相諒。事可救力能救而不救。則平日相交何爲。而且誰人保得長無事。倘日後自己一有患難。他人亦必漠視於已。更

有反爲下石者。又有於中取利者。是皆喪心小人矣。

滿肚皮不合時宜。止可自己存之於肚內。不可顯露於辭色。若以傷時之言。逢人刺刺不休。恐非全身遠害之道。

人能自己有好見識。再肯虛心下氣。請教有主意的好人細細指點。自然做事停當。做人安穩。

人有求於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勿含糊。致誤其事也。

親友中。如好說謊妄言者。或誇張自己才能。或亂說他人長短。或講過去之官場。或談未來之大話。或扯漢入唐。或將無作有。我只是耳聽口應。明知其妄。却不可駁削。亦不可譏誚。要知彼雖妄言。我却妄聽。原與我無干礙。何妨任彼談論。既不種怨。又不惹嫌。此涉世最妙之法。

凡朋友親戚族中。如有奸狡刻毒險惡之人。我會同做過事。或會與交往。雖然知得十分真確。總要存在自己心裏。免令結冤。更切不可將他壞處。向人訴說。一則存我厚道。一則

恐再遇壞人傳說聞之。彼不自悔。反生怨恨。仇隙排陷。每每由此而起。所以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大有高見也。以上石成金傳家寶

人心當近君子遠小人。蓋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致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小人之言。多刻薄浮淺。此言先入於吾心。到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淺。且如朝夕聞人尙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尙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浮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力者。必不能免漸染之患也。袁君載

無義之人。不得已而與之居。外和我色。內平吾心。庶幾不及於禍。願體集

人當暴怒勃發。以爲不如是則不快。迨事過氣平之後。我則抱歉。人則飲恨。何所利焉。故無論人之尊卑。事之曲直。常使不安在人。無歉在我。則此中之受用無窮矣。于鐵樵

勿與庸俗人及簡傲人爭禮節。勿與盛氣人及執拗人爭是非。身世準繩

嫉惡不可過甚。非惟斂怨於人。正是自家量窄處。亦是自家福薄處。座右編

自家尙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快我意。朱夫子



世間大福大慧之人。造出無量功德。只是逢人苦楚。如在自身。今人極大病痛。只是見人痛癢。不相關涉。胸中冰冷。斷絕了溫暖生意。與那生物的天心相反。不知自天看來。已是箇大惡人了。

或云做好事。輪不著我們。此語極悞。豈有好事。而或有人做得。有人做不得之理。只是不肯去做耳。陳幾亭

與人相處。雖情投意合。亦不可狎昵太甚。笑語戲謔之際。必當有節。心鑑錄

世事多變。天道如此。天道十年一小變。試看鄉里中。成敗興衰。何常有定。今人毫無遠識。見人興旺。及有如意事。則懷妬忌。見人衰退及不如意事。則生訕笑。不思十年前光景。比今不同。則十年後光景。亦必不同。盈虛之理。禍福之機。一轉盼間。便分高下。知此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及他人乎。增改心鑑錄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雞犬。到處可憎。孟子三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李亦人

面諛之詞。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常刻骨。陳仲醇

顏色辭氣。貴乎和平。如諫人之失。面能溫顏下氣以道之。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初無傷人之意。而顏色亢厲。未免爲人所怪恨。不可不知。袁君載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徐嗣雲

持身不可太皓潔。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得。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賢愚好醜。要包容得。心鑑錄

辱之一字。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由此敗。然試念辱我者爲小人。則直在我而不必怒。若辱我者爲君子。則直在彼而無可怒。世人不察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仇而已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王耐軒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肯負人。此謂血性男子。若軟熟者。掉臂而去。不肯回顧。此謂無恥小人。願體集

凡救人性命。所損無幾。所益實多。如貧病危急之際。在富人一過宿之費。足救數命。師巫一禳禱之費。足救數十命。千金之子。終歲之用。衣服飲食等類。十嗇其一。足救百千命。若得數人同心協力。集會置屋。收養孤獨疾廢之人。使免風殮露宿之患。則貧者不致凍餒。病者得以調養。一鄉之內。更無流離失所。而又得老成練達以掌管之。給示曉諭以防範之。其功甚鉅而其事亦可久。增補池吉錄

士居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著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謗。禍必及矣。求之者衆。怨必集之。王耐軒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閹人多有驕悍之氣。苟可無求。只宜少往。甯令怪其不來。毋令厭其數至也。願體集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毋拾短而棄長。論己無登技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

。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劾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談經濟外。甯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甯談風月。可以息機。談心性外。甯談因果。可以勸善。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事有急之不暇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諭之不從者。緩之或自化。無操切以益其頑。

或問寡怨有道乎。曰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待人以不肖。

羅近谿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只是一箇傲字。千罪百惡。皆從傲上出來。謙抑乃是對症之藥。謙抑不但外貌恭敬。其自視欲然。實見得已有不足處。有不是處。纔能虛已受益。

袁坤儀曰。余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之氣。恂恂款款。不敢先人。或受侮不答。或聞謗不辨。人見之方可愛而可敬也。鬼神安得不祐乎。

李謙菴先生戒子弟曰。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皇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闊。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無藏物也。

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不可遽懷鄙薄之意。乃君子與人爲善。而已之謙德。亦無損矣。

天下雖有不平之事。在我不可有不平之心。世人容有非道之加。在我不可有非道之報。或謂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得失在彼。己何與焉。

容忍二字。不但避禍。實進德大助也。蓋凡不如意事。及橫逆之來。皆是困心橫慮。自反內省之地。若一語之侵。卽欲復之。乃市井惡少攘臂常態。有涵養者。肯同之耶。然此大是難事。必忠厚惻怛。有學問有見識者。而後能容忍。蓋忠厚惻怛。則與物無忤。常存愛恤。

。有學問。則知從來能忍之獲福。不能忍之得禍。某事某人。皆在胸中。有見識。則先機預察。倉猝洞灼。如留候之躡足銷變。張耳之俛首受笞。此豈常人所易及哉。

朋友列五倫之一。所以輔學問。成道德。共事功。且同患難。而寄死生者也。所關甚重。與其交而後擇。以生怨。孰若擇而後交。可寡尤。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氣親。淡如水也。故能久長。小人之交也。以勢利結。以酒食親。甘如醴也。故易怨尤。

隣里與人不同。理宜和睦。隣里善者。義當親之。隣里橫者。義當讓之。必不可輕生嫌隙也。

鄉紳者。一鄉之望也。家居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上也。卽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非所敢道矣。

親識假貸。只隨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將本圖利。以生後隙。若隣里中孤嫠婚喪。誣枉

困甚。尤必矜恤援濟。且能施者。慎無德色。爲小丈夫。

親族里隣。居址甚近。相與甚久。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競。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誤。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已。不可責人。方能處久。若不忍小忿。邊生嗔怒。或丁多者。恃其人衆。家富者挾其多財。機巧者逞其智謀。致彼此俱不相下。則仇怨相尋。終無了時。其實所爭無幾也。當局有明理之人。務必急思退步。旁觀有公正之士。尤宜極力調停。庶幾同歸於好。斯所忍小。而所全多矣。

朱子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之心。故曰宰相有日日可行的善事。平人亦有日日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差過耳。

凡方便事。耳有所聞。目有所觸。須婉轉做去。度已力不逮。則勸親友共爲之。如親友不從。則務勉強自爲之。善心旣發。切勿中阻。

或遇兵火而男女流離。遇鬻賣而母女拆散。兩地情牽。一身如梗。我或爲之締新盟。或爲之聯舊好。是以患難中成好合。其功德尤倍。

或大水大疫。或大饑大兵。致屍骸滿野。觸體如山。我或爲之施棺施地。或爲之掩骼埋  
瘠。是於劫運中行仁慈。其功德爲加倍。

問天下人衆矣。遇禍患者不可勝數。豈能盡救之乎。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况匹夫哉  
。但就耳之所聞。目之所見。有禍患死亡。則起而救之。救一人不爲少。救千萬人不爲多  
也。

施濟是第一陰功。然必先去慳吝心。此心去得淨。自然捨得徹。捨得徹。總是見得到耳  
。蓋財是人命中一定之物。分中有財。捨得去。積得來。天必倍息償之也。分中無財。卽慳  
吝何益。積之囊中。而天地神明。獨不能奪之去乎。故此處要見到耳。

貧家乏食。不能養子。多置路傍。或厭兒女多者。或有私胎畏泄者。或畏離亂累身者。  
皆輒棄之。而溺女一事。舉世習以爲常。竟成風俗。殘民命而傷天性。其慘甚矣。有心濟世  
者。忍不急爲之所乎。



## 居官

林逋曰。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己乎。

魏了翁云。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己。

雜錄格言曰。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以上悅心集

親戚歡娛僮僕飽。此一語是居官入手時第一誤事。此處不立主意。將來便不可救藥。儒者不知做官爲何事。輕易將國計民生。酬應自己私情。致壞了聲名。喪了廉恥。明犯刑法。暗積冤孽。一切罪苦。都只自家承當。此時觀親戚僮僕。都不管了。可以爲知乎。

文字爲居官緊要用。有不可全賴於幕賓書吏者。假使詳明稟帖。上不足以聳動上司。扎諭告條。下不足以聳動百姓。則雖有良法美意。不能自達。而奸宄亂政之徒。得以施行毀害之術矣。

問陋規當除乎。曰。有當即日除之而不可須臾緩者。有除之而未可驟除者。有除之但去其太甚。而不必盡革者。有竟不可除者。須分別治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溥公心則百姓爲兒子。營私利則兒子爲外人。

今人動說做官必不能要錢。既要錢必不能做好官。只此二語。便錯了路頭。愚謂做官固不能不要錢。如果要錢。却必須做好官。不做好官。將自己身家性命。都要不成。尙何要錢之足云哉。以上謝金鑾教諭語

馮孺人閨訓曰。有福量的人。惟恐當權不得行方便。沒福量的人。惟恐當權不能報宿怨。

湯愈曰。人皆知仕宦爲險途。誰肯於盛滿時退一步。人皆知貧富有定數。誰肯於取與中

寬一分。以上李士麟心影集

以林臯安樂懶散心爲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爲官。未有不貪鄙者。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  
子可使爲小人。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世上無好做之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好官之  
人。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尙正  
直。今之居官也。尙媮阿。

范蜀公不喜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以上周璣采叔堂舊聞

做事不求快心。求安心。立法不要人畏。要人服。

與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

馭下者苛虐固所不忍。縱肆尤所不宜。

在生一日。做一日好人。當權一時。行一時方便。

御善良當以寬。則人知所勸。治強暴當以嚴。則人知所懲。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以上汪汲座右銘類篇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沾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於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國家奚賴焉。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只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古人事業精專。志回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况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即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務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分錢。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跪拜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生民疾苦。若聳瞽然。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吾黨恥之。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若姑息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慈愛非威嚴不能行。威嚴非慈愛亦不能行。名色雖殊。其理一也。

水以潤苗。水多則苗腐。膏以助焰。膏重則焰滅。爲治一寬。非民之福也。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殺。天有四時。不能去秋。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寬厚而權常在己。故人無所恃。精明而體貼人情。故人有所容。此中有大學問大經濟。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褻。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嗚呼。可想矣。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而難憑。求之意而不得。手足無措。而尤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甯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卽詢岳牧芻蕘。尙不能自決。况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讎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也。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此五者破道亂政。聖門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歟。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

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媿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詬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讎兩相苦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讎。我之言必不入。

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陵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鄉有縉紳。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媿自恨矣。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麤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効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



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古之學者。窮居而讒兼善之略。今也同爲僚窳。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生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時勢人情。則非所拘矣。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獨斷者。不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我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代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僞。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墮。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墮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

歸諸人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托。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饑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甯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也。甯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也。

養態。士大夫之陋習也。古之君子養德。德成而見諸外者有德容。見可怒則有剛正之德容。見可行則有果毅之德容。當言則終日不虛口。不害其爲默。當刑則不宥小故。不害其爲量。今之人士大夫。以寬厚渾涵爲盛德。以任事敢言爲意氣。銷磨憂國濟時者之志。使之就文法走俗狀。而一無所展布。嗟夫。治平之世宜爾。萬一多故。不知張眉吐膽奮身前步者誰也。此前代之覆轍也。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輒生嘆恨。不知渠當我時。也曾嘆恨前人否。我當渠時。能免後人嘆恨否。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事到手時。事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只任嘵嘵責人。他日縱無可嘆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唇舌。渾如醉夢。

愈上則愈聾聵。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者真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者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爲下司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恥行也。澤潞之役。余與僚友並肩輿。日暮矣。僚友問輿夫去路幾何。曰五十里。僚友慙然。少間又問。尙有幾何。曰四十五里。如此者數問。而聲愈厲。意迫切不可言。甚者怒罵。余少憇輿中。旣下輿戲之曰。君費力如許。到來與我一般。僚友笑曰。余口津且竭矣。而咽若火。始信兄討得便宜多也。問卜筮者亦然。天下豈有兒不下迫而強自催生之理乎。火抵皆擾苗之見也。

無星之秤。公則公矣。而不分明。無權之秤。平則平矣。而不通變。君子不法。

人有夫婦將他出者。託僕守戶。愛子在床。火延寢室。及歸。婦人震號。其夫環庭追僕

而杖之。當是時也。汲水撲火。其兒尙可免。此何時也。此何地也。不思救火而惟追僕而杖。殊不思杖僕之無救於子也。事變之來。不思所以弭禍之方。而惟切於歸咎之計。大率類此。以上呂子呻吟語。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車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得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玉。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後雖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於是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爲官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今流俗滔滔。以線索爲神通。攫騙爲能事。關節爲居奇。依托門戶。此作彼述。恬不爲怪。只是立志不會要做人。不顧廉恥。若要做人。須知男女失節。其實總是一般。

官長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卽稍停片時。待心氣和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當先平己之怒。

居官無過廉勤。而其要尤在於清心。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雞鳴而起。某事當

奏。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心亦安矣。

爲官要把功名看得輕。身家看得重。自己侵挪固不可。倘遇上司乘勢挾逼。亦當立定主意。不可輕易順從。苟以此致上司之怒。不過功名難全。而欲以邀上司之歡。行且身家難保。故居官者。甯爲此不爲彼也。

做官不可太威嚴。太威嚴則下情不敢上達。而胥吏得表裏爲奸。不可太平易。太平易則奸猾無所畏。而真情不肯吐露。須察其人。其人而豪惡奸宄也。則當嚴以懲之。其人而愚懦無知也。則當寬以誘之。然大奸若愚。大巧若拙。愚夫憤激。反似強梁。皆當辨色察言。虛心緩處。不可任一時之聰察。致覆盆莫雪也。

牌票不可亂簽。語曰。官府一點硃。民間千點血。况以之賞差役乎。

吏書門皂。曠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縣令受其名。所宜猛省。

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闇昧不明。優柔

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彼雖不酷。有代之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或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至於催徵錢糧。這是考成。如何寬得緩得。只是要百計千方設出一箇妙法來。便省了無窮板子。便積了無窮陰德。所以父母官一毫用不着火性。只要細細商量。事事忍耐。人人訪問。自然有絕好的政事出來。

鄉紳中亦有不同。有平日假公營私挾嫌報怨。爲鄉里所不服。有平時行止尙覺端方。而地方公事默不肯言。官長虛心請教。也只半吞半吐。明知此事是非利害。不肯明白說一句公話。只是身家之事。纔去關說。也算不得讀書明理有見識的人。

還有一件善事。也要鄉紳做去。鄉紳都是明理的人。那有害人的事。只無奈子姪弟甥。習氣不好。做出那不尷不尬的事來。再有那門下犬馬。與豪奴悍僕。狐假虎威。就要演成十分極不好的事。都是此輩所爲。所以鄉紳家第一要教子弟。不是單教他做文章。第一要教他



明道理。教出一箇明道理的子弟來。便是宦門之福。也實是地方之福。第二要教家人。那生事害人的掌家。最要覺察。一些不到。就要受他負累了。至於役在門下的人。多是假我勢力。行他胸臆。這樣人不可收留在門下。這雖不會爲地方興利除害。那地方受他的福也不少了。凡責杖人於有關世教者。坐大堂對衆杖之。某每遇不孝不弟者。遣出頭門重杖。以別於他犯。且令行路之人。各皆見聞。知所炯戒。

爲官不接見紳衿。甚屬偏見。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諮訪紳士不能周知。若概不接見。勢惟書役之言是聽矣。况邑有興建。非公正紳士不能籌辦。某在鄱修治城垣學宮及各祠廟。建育嬰堂治街道。俱賴紳士倡勸。始終經理。胥吏既無由中飽。費省工堅。已可不勞而治。且免浮言。則不見紳士爲遠嫌。猶未免內不足也。

仕宦家僕多有衣紗緞者。幾與主人無異。非所以別分。且易長驕傲之氣。宜立限制。以上李樹本迪吉編

陶枏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衙役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種德編云。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衙門事體。行過一遍。便成舊例。故創始尤宜慎。

爲家長者。能使一家之中大小男婦無怨言。必有許多深心處。調劑處。

託人辦衙門事。先打定主意。用此人切勿又用他人。若用他人。則暗中必爲害。其事必敗。凡事皆然。予謂人生不過數十年。居官若不做一二件好事。使後人傳頌。豈不枉居此官。民亦何樂於有我也。其負平日所學多矣。以上李士麟願體集

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伊川程子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大抵守官祇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病。纔有所依倚。不知不覺便錯做了事也。

問爲政更張之初。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過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特拍他。要他畏服。若自己見得。何消過嚴。

獄是人命所繫。尤當盡心。今之法家。惑於福禍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是乃所以爲惡爾。何報之有。以上朱子

余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而舉世瞽瞍。不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己肥。遑恤民瘠。壅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千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

廉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魚獵蹊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制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不免於小疵。能而不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短。諸葛武侯語也。可爲萬世相天下者法。以上臨川吳氏

當官者難事勿避。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嘗見前輩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有得。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當官處事。但須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術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爲官當面發工匠及脚夫錢。亦是得民處。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以上東萊呂氏

辭敬軒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又曰。集衆人之耳目。爲一人之耳目。以上李雲棟作人編

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自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不可無。

吏治須以教化爲急。雖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如興文教。設義學。行鄉約。宣諭條。旌獎孝義節烈。着意舉行。自能風勵激勸。

書曰。必有忍事乃濟。忍之一字。在當官處事。尤爲先着。蓋清慎勤之外。更有一忍。則心和氣平。可以周悉於事之前後左右。而無一事之不辦矣。王沂公每說喫得三斗醞醋。方纔做得宰相。蓋言忍也。

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居官行法。常留生意。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四在爲人脅從勿殺。五在已降順之人勿殺。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生人之苦。牢獄爲最。其中穢雜疫癘。苦莫可狀。而暑月尤甚。若得仁人君子。旣奉熱審矜減之例。做行未減者。清理一番。輕辜者邀恩釋放。其重囚減等。仍在繫者。務遣幕官掃囹圄滌枷杻。以廣聖主好生之仁。暑月勿濫受詞。勿輕羈候。不時調閱監簿。分別矜釋。務

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只在當道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德伴覆載矣。

夫罪犯寄監。殊不得已。倘有被誣罔者。一入此門。獄卒便百般作弄。得錢方止。上人在衙內熟睡清夢。亦思量及此乎。善夫朱勝之有言。吏書貪。吾詞不付房。皂隸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婦人有犯。更宜矜全。不可輕繫。非唯軫恤。亦子孫之福也。

以上沈之縉理學格言

大凡身登仕路。最要曉得步步節儉。不失書生素履。上之可勉爲澹泊富靜之儒。下亦不受將來身家之累。若飲食車馬服務爲美觀。用度不敷。必至借貸。借貸易得。難苦愈忘。漸漸奢侈。不覺其非。債累既多。受患日重。方自謂我身既貴。何愁不富。試思富從何來。到得水窮山盡。必至肆行掊克。橫取非義。既大傷於天理。或遂陷於刑戮。不過始於不能節儉。遂有必至於此之勢。可不早思之早戒之。

讀書既登科第。若還政事上自揣不過。甯可再認真讀書。鍊習政治。且莫輕涉仕途。致貽後悔。京官事少。尙可就閱歷中步步講求。若一爲外官。事務叢脞。生靈所臻。實難輕試。

。州縣一官。親民尤切。稍一失脚。其害非小。倘胸中毫無主持。反不如呈請改教爲善。蓋州縣官最易失脚。至難防閑。得此者不可不凜凜畏懼也。

及至得缺。若平日是潔己寡交之人。出京尙不十分拮据。否則七扣八扣對扣之債。四處張羅。加以郡中交遊。薦人効用。不受則情面難却。受之則此輩長隨。得意妄行。殆甚於得缺之官。每人皆不下千金百金之債。耽耽逐逐。都將取償于官。取償于官之書役之百姓。此官初出蓬茅。一切利弊竇徑。又未必如此輩之無微不至。此初出京時。卽先已失脚也。

及至到省。上官皆清正無欲。同寅皆勤慎辦事。足以生其畏憚之心。切磋之益。可謂幸矣。倘或不然。則饋物之饋送。酬應之紛華。公館服用之侈靡。歌舞燕會之恣肆。習其事以爲常。喪其心而不覺。而幕友長隨之薦。又逐日加增。身未到任。而前後之債。或以萬計。內外之人。或以百計。若果爾則已成不可救藥之死證。尙復能自振拔乎。此初到省又已失脚也。

及將赴任。書役之狡黠者。先至公館與家人結納。窺探本官情性好尙。及負累之輕重。



陷之以利。或千或萬。姑竭措以應之。又輒指陳地方事宜。民情澆惡。顛倒附和。侃侃可聽。於是奸書蠹役。盤根深固。侵民而官不能知。侵官而官不能制。久之官之虧空者半。吏之虧空者半。發之則其害速。不發則其害益重。而禍悉歸於官矣。此將到任時先已失脚也。

到任以後。上司清正無欲。經年不必往省。或有疑難之案。上司止有據理駁詰。屬員可以稟明更改。無吹毛之指摘。無故意之刁難。得以專心地方。勤求民隱。事無壅積。心無疑忌。此官之幸。實地方之幸。士民之幸也。倘或事多掣肘。欲難遂意。今日上府。明日上省。費用之繁。彌縫之多。職業之曠。種種弊患。至於上司之按臨。差事之來往。人情公分之。翻應。不一而足。以上百端。難以縷述。稍若不能自振。則此身如在阱中。步步皆失脚也。

由是失脚愈深。火坑愈大。愈貪而愈不足救。愈不足救而愈貪。至於無可展布。則不可以久居其地。而又迫於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爲陞調之策。冀或可以挹彼注茲。於是失脚尤甚。而丞貳中之署其地者。賢者或一時難以展其力。不賢者則百計愈以肆其害。民怨之積。不可復舒。毒氣之所醞釀。其鬱之也爲水旱之災。其潰之也爲禍亂之變。自古以來。民不愛

生。其始皆由於牧民者之不愛其生也。嗚呼。州縣一官。所係豈細故哉。讀書者奈何甘心失脚以爲民病也。以上紀氏敬義堂家訓

治心編云。士人未達時。不可輕受人恩。及其顯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皆有妨於事君之大節者也。前輩云。十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地矣。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必破。一日受刑。終身之苦莫贖。眉公言熟審寒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筆。便造無量大福。

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洩吾一時之忿。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官戒編云。刑者聖人無可奈何之法。以濟德之窮者也。原從悲愍心流出。用之者。當不以犯法爲怒。不以得情爲喜。怒則覺彼罪應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其真。惟知痛快。古云。刑官無後。不可不知也。

航中帆云。居官宜仁明。而正本清源。全在於廉。仁明自此生也。若受賂苞苴。轉成暮

改。或入輕出重。或將無作有。哀此小民。呼籲無路。而坐受其冤。亦思堂堂三尺。豈爲法吏生涯。無論黃金革面。舉目堪羞。卽曰貨財爲重。廉恥爲輕。而以煨煉哀號之慘。博歌舞繁華之具。天鑑昭昭。從無放過。夫功令之嚴盜者。以其圖財害命也。然綠林行劫。猶且暮夜惶惶。而貪吏攫金。公然白晝殺人矣。原情定罪。亦孰重而孰輕乎。更有爲請託而徇情。持徧見而弗察。或因一事之猜疑。或任一時之喜怒。視讞獄爲兒戲。輕人命如草芥者。則亦薄乎云爾。惡得逃譴哉。

作吏安民。在於先訪蠹役猾吏。以清衙門。至於決疑案除外惡第一善法。莫如私訪。政簡則親行。政繁則託人。凡一邑之中紳士耆老內。豈無忠信鯁直之人。而已之所隨。又豈無一二知心者。事之禮之獎之諭之。託爲耳目。潛訪邑中豪強刁詐慣盜訟棍。一切久害地方之人。置册記名。擒而除之。毒害旣除。良民自安。而教養可施矣。昔尹翁歸漢名臣。任東海太守。每秋季巡行屬縣。用此法以收惡。而奸猾強橫無有能脫者。東海大治。莫不頌其德焉。

刻書全是爲名。總不若躬行爲善。今試問刻書者。於本書做了幾多句。

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勸。不若以名節勸之爲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吏才吏廉吏勞吏四種爲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求進於古人之班耶。功令森嚴。身名爲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以上醒庵氏祥雲集

陳明卿曰。取非義之財不一。而尤爲狠毒者二。一陰謀而陰取者。訟師賭客是也。一陽謀而陽取者。貪官污吏是也。凡有心人戒之戒之。金樹本迪吉篇

# 跋一

衍祥堂述聞者。番禺許公星臺所鈔錄先哲嘉言懿行。既自惕厲而奉行之。又分貽其子孫。以爲立身處世之要道。胥於是乎在也。公以咸豐癸丑進士。服官京曹。久之外轉。由贛而蘇而浙。自郡守、陳臬、開藩、護撫。敷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有聲。公歿之日。父老動色相告。婦孺太息呼天。以爲奪我好官。時予甫十齡。然故公之部民也。常耳熟而心儀之。其後十年。予館於公之從子苓西觀察家。平居談論。輒以公之行誼相叩。所聞益於昔。顧勿能詳焉。又越二十年。蘇人之思公者爲立紀念碑。其文出。獲而讀之。而與疇昔所聞者相印證。益信而有徵。以知父老之非妄嘆也。比來考試院。得交公孫公武祕書長。如親炙公。去

身齋

夏出是冊相觀。益嘆公之修己治人。具有本原。而古人正心誠意修家治國之道。貴有實踐。初非高談可侔致也。同人咸慙慙付諸劊劊。並附錄紀念碑文於後。校勘者陳天錫。曹冕。徐天嘯。吳興潘鳳起跋尾。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

# 附錄

護理浙江巡撫浙江布政使前任江蘇按察使番禺許公紀念碑

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刑者。所以期無刑也。然吾儒則言道之以政。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刑。不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三月而魯大治。象魏之縣。顧不重歟。番禺許公之按臨吾蘇也。下車卽察吏治。審民情。首設督審局。準法局。凡歷政所不能斷者。爲之洞僞糾奸。朗若神鑑。吏民驚服。不一年。折獄百數。時頌之曰許青天。陳臬六載。務德化不尙刑罰。奸宄格而風俗純。自洪楊亂後。粵人旅蘇者。須經保善局註冊。防限綦嚴。公蒞任廢除之。

移餘款充育嬰堂經費。存活甚衆。七緝藩條。用才理財。務持其大。設清查沙洲局。行墾荒策。地利闢而國課裕。江蘇濱海。通商以來。外交日繁。大吏以道光丁未。公止英人入粵城互市之役。國權民命。保存至巨。故蘇省交涉案。輒諮詢取決於公。莫不迎刃而解。中外洽焉。考績報最。擢浙江布政使。蘇人咸相喟曰。吳越一家。何朝廷之獨厚越人也。初。公由部曹出守豫章。觀察潯贛。興學校。設義倉。善堂。勦蠶桑局。贛俗薄生女。每多棄溺。公設育嬰堂收養之。迨官臨江。以精兵數百。卻敵數千。郡多游民。習於鬥狠。公曰。民無恆業。所爭利耳。察其土宜。購柑種躬課民植。逾年收效。而果肥美異常。種民食其利。名之曰許公柑。流傳各省。蘇人啖柑思公。嘗曰。安得賢使君惠



臨吾蘇也。及公調浙。人益思公。至公之開藩開府。善政尤多。如興築海鹽塘工。湖州東塘。蕭山西塘。山陰會稽堤堰。令全浙東西有水利而無水患。人比其功於唐渠漢壩。定清訟章程。嚴檄按使清釐積案。仍一本其刑期無刑之素心。其他功德之在民。則別有越之志乘爲詳載耳。謹按公諱應鑠。字昌言。一字星臺。咸豐癸丑年進士。籍番禺。距公歿後三十年。旅蘇粵人。每欽蘇人之思。公僉議奉公粟主祀於鄉館。蘇人與旅蘇之兩浙人士。咸聞而踵集。忻慶成禮。於以歎公之入人者久而彌永矣。館舊有祠宇。祀海忠介公。蔣文定公。陳文恭公。駱文忠公。皆曾官蘇而有德政者。後先俎豆。其揆若一。禮成之日。屬文典等爲文刻石。并備迎送神之樂章。其辭曰。

豸冠蟒服黎庶耽。明箴丹屐德教含。栢楊枉楛詎衆甘。公以片言決  
嘿噤。柏臺霜皎白日酣。埋輪立榜城之郾。尸祝千襪何所慚。金石刻作  
垂醮醢。海蔣陳駱同一龕。薦丹荔兮供黃柑。靈旆彷彿公來驂。

## 跋二

前清同光間。番禺許公星臺之按臨我蘇也。廉明公正。愛民如子。厥後調任浙江。開藩護撫。官階益崇。德望日隆。江浙人士之被其澤者。呼之爲許青天。予幼時。聞諸父老道及公當時之勳績。未嘗不肅然起敬。心儀其人。而以予生也晚。不及親炙爲恨。及來首都。任職考試院。獲與公之文孫公武先生交。備悉公之家世。又因先生之學問道德。迴絕時流。而知修養之有素。淵源之有自。於以想見公之遺範。荏苒數載。受益匪淺。又未嘗不引爲慶幸焉。去年冬。先生出示公所手輯之衍祥堂述聞一書。云將付梓。以廣流傳。原本因兵燹散佚。茲係輾轉傳鈔而來。恐有譌舛。囑爲校勘。全書分類五。曰省身。曰理家。曰涉世。曰

訓子。曰居官。條理井然。極便省覽。拜讀一過。乃恍然於公之操行卓絕。功業彪炳。爲一代名臣。其所以自持者。有由來也。嗟乎。人心之陷溺。國運之否塞。至今日而極矣。欲挽救之。非恢復我國固有之道德不爲功。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此書所輯。皆屬古昔名哲之前言往行。關於修齊治平之道。包括靡遺。設人人能身體而力行之。則所謂固有之道德。不難恢復。而民始可救。國始可救。公武先生有此傳家之寶。所以不敢自私。而欲公諸於世者。其意蓋在於斯。固不僅欲闡揚其先德而已也。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

後學徐天嘯校畢謹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5896B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衍祥堂述聞

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番禺許應鑠星台

校對者

陳天錫 曹天冕  
潘鳳起 徐天嘯

印刷者 考試院印刷所

發行者 各大書局

